婦女雜誌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內務總署登記證政字第十一號

徵文發表：我的奮鬥

拉綺珞芙的生涯與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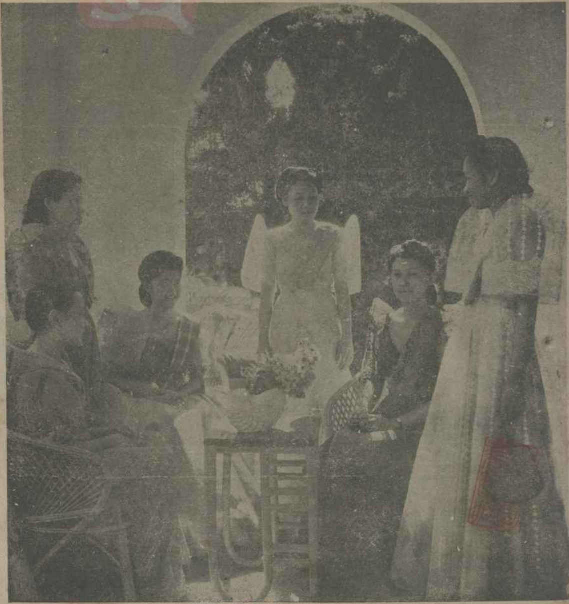
九月文藝：棄婦

執筆者

陳綿　村上知行　張鐵笙　呂奇　吳謙　宋昆　田青　楊蕓　田聽　孤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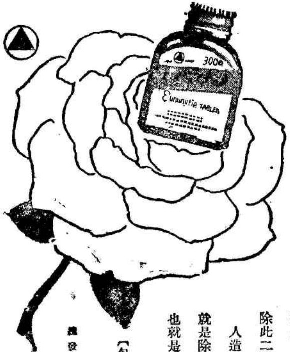
妻和我特輯

九月號
（第五卷　第九期）



（封面說明見48頁）

月經不順
更年障碍



女性健美、並非不能常久、祇因病魔的蠶食、有形無形的便消失了。就中最凶惡的病魔、在青春期要算月經不順、以後、要算閉經期障碍、倘能除此二魔、女性的健美就可保持。

人造女性荷爾蒙製劑阿備司經片、就是除此二魔最銳利的武器、換言之也就是保持女性健美的無二必需品。

【包裝】一〇〇片 三〇〇片

總發行 武田藥品工業株式會社
日本 大阪市東區道修町

華北總發行 北支武田大藥廠
天津・北京・青島・張家口

阿備司經片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412 0021 1480B



·卷首語·

告女青年

當此戰火瀰漫，國家社會要求國民協力共負艱辛以度艱困緊張之期，實爲不得不爲之施策，國民亦願努力激起共禦艱苦，充實强力，以及戰後建設工作謀國家鞏固之基。

故此，乃由國府指導施實新國民運動，掃除貪汚，安定民生，節約勤儉，以身作則推己及人。此運動施展以來，於華中地區甚爲熾烈，各界群呼響應，但於華北依然靜默無聞，新民會組織部有鑒及此，乃由婦運股籌劃之下，爲普及此運動於民間，九月中旬將於北京，及各道尹，特別行政區，擴大從事宣傳工作，聯絡各地婦女協會以爲廣泛普及，消息傳來，實我爲華北頗堪期待與慶賀之事，但願早日完成，得以將華北兵站基地之後防婦女緊密連絡，從事實際工作，以應時代所需。

更願知識婦女，自省覺悟，雖不能隨兵秣馬勇赴疆場，亦應獻心獻力，精誠團結，助我婦女界對國家之貢獻，不再深避閨中自私享樂，振起精神步入社會，以爲鞏固國防之一員。

婦女雜誌 第五卷 第九期（九月號） 目次

卷首語　告女青年

時論　中國婦女運動的展望……蕊　弟……一

時局知識……本社資料室……三

少女經 上海特約寄稿……王　敏……五

獻給過進大學的女生……愛　珠……五

告在校的姊妹們……華　卿……六

每·月·集·談

談談百年後的婦女問題……藍　玫……七

妻和我·特輯·

村上知行……八

陳　錦……孤　雁……

張鐵筌……宋　昆……

吳　謙……呂　奇……

楊　袁……田　聰……一九

海外婦女　印度的寡婦……向　林……二〇

苗民的戀愛……向　林……二二

國內婦女　戰時下上海婦女的陰陽面……王蓑广……二三

女性人物　拉綺絡芙厎生涯與著作……周秋紫……二四

世界女性文藝　蝕　瑞典·拉綺絡芙作　周秋紫譯……四〇

·當代女性剪影·

彫刻家：加萍　畫家：袁玉珊

攝影家：水木衣·

吉田女士……彝·閒青……二七

徵文揭曉

我的奮鬥（一）……華　卿……二九

我的奮鬥（二）……浪　絮……三一

患貧血症的小學教師……寒　淞……三三

照相版　嬰兒的遊戲……三四

夫妻之間

結婚的教育……李　木……三五

人生美化的基點……立本譯……三六

·少女讀物選譯·

千人針……細川武子作　梅娘譯……三九

·九月文藝·

棄　婦……曹　原……四二

家庭看護……端　錦……四六

一問一答

剪刀與漿糊……本　社……四七

月經期的衞生常識……貝　雲……四七

編後記……本　社……四八

中國婦女運動的展望

蕊弟、

婦運肇興

中國婦女運動的勃興，可以上溯到戊戌政變前後。那時風氣漸開，一般愛國志士，從事維新運動，事事着眼遠大處；考究我國積弱之因，固有多端，而民族之偏廢，男女未能平均負責，實其要因之一。於是大聲疾呼，提倡婦女解放。又以我國婦女受束縛已歷有年代，不但知識久遭錮閉，體魄亦大受摧殘。若纏足穿耳等形體上桎梏不除，體育則難以發達。女子體育不發達，影響整個民族體格健全者至為鉅大。民族體格不健全，則東亞病夫之恥不易滌雪，有此相互之因果，遂以解放女子形體上之痛苦為當時婦運之初步工作。如廣東康廣仁等所創之不纏足會，及蘇浙省滬之某某天足會等，均如雨後春筍，相繼成立。

其後，始漸注意到女子形體上之痛苦，固宜解除；知識方面之低陋，亦應補救。於是上海經元善首創經正女學，愛國女學，務本女塾等。此後民立女子中學等始皆應運而生，交通便利各省，亦漸設立女子學校了。寖至欲圖深造之女子，奮起遊學國外，以盟邦日本，同文同種，易於取法，乃紛紛赴日留學。至光緒三十二年暑期，留學日本之我國婦女日形增加。肄業於女子第一高等學校之鄂人李元，感覺留學婦女無正當團體，不能團結精神與交換知識，乃奔走調查，徵得七十餘同志之贊助，遂組織一中國留日女學生會。雖經波折，終告成立，至是女界結合團體之基礎，始告奠定。

在此婦運初期，宣揚婦女解放要義之刊物，亦風起雲湧，相繼出版。其婦女主編刊物之最早者，為光緒二十八年湘人陳擷芬主編之女報，女學報。繼之而起者，有女界月刊，北京報，上海天足會報，中國婦女小雜誌，女子世界，以及女界鐘等。均戮力鼓吹婦女應從事革新運動，擺脫奴隸地位，社交公開，參預政治，婚姻自由等，轟轟烈烈，頗極一時之盛。其中女界鐘並揭示左列八條，為教育女子之標準，（一）教成高尚純潔完全天賦之人；（二）教成擺脫壓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教成思想發達，具有男性之人；（四）教成改造風氣，女界先覺之人；（五）教成體質強壯，誕生健兒之人；（六）教成德性純粹，模範國民之人；（七）教成熱心公德，悲憫眾生之人；（八）教成堅貞節烈，提倡革命之人。其眼光之銳敏，思想之正確，影響於婦運，至深且鉅。一般婦女受此激盪，思想一新，躬行實踐者亦大有人在，如庚子年唐才常漢口起義，事洩被殺，周福貞，毛芷香，劉惠芳三人，咸於是役殉難，即我國婦女犧牲於革命運動之權輿。

然而彼時究屬婦運的初期，一切活動偏於感情之衝動，很少理智之制裁。且其運動的發動，亦多被動的，頗少自動的精神，而更鮮有組織有計劃的團體行動。致在維新運動的巨流中，收穫不多，只不過成為我國婦女運動的前驅而已。

過去的檢討

（一）辛亥革命前後，這一時期，可以稱之為婦女熱心革命時代。其作軍事活動者，有女子軍事團，女子光復軍，女子北伐隊，女子軍，同盟女子經武練習隊等，奮勇殺敵，不讓鬚眉。就中女子軍事團曾有喚起女界注意文一篇云：「祖國存亡，在茲一舉；重造河山，人人有責。彼愛國健男兒，已熱忱奮發，為所當為，我女子豈不之真誠愛國者，奈何閒耳無聞。故同人等欲招集我女子之抱血誠，具好身手而有志軍事者，共同組織戰鬥軍醫二大部，共襄大業。他日直搗黃龍時，河山無恙，同享共和幸福，方無愧色。願我女子，追木蘭良玉之芳躅，投袂來歸，同人等企望焉。」慷慨激昂，讀之令人奮起。且於從軍之餘，並有女子偵探團之發起，從事偵查工作，更足令人振奮。其從事救護工作者，則有張竹君女士所組織之紅十字會。繼起者有紅十字會第二團，紅十字會第二團協助會，女子後援會北伐軍救濟隊，以及五大民族女子紅十字會等。均各盡了應負的使命，其從事勸募工作者，有女界協贊會，女子勸捐會等，積極活動，對於浩繁之軍餉，曾立下不可磨滅的功績。總而言之，此期婦運，完全為救亡熱情所支配，其行動偏於感情衝動者多，而為理智統制者少。

（二）民元以後，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女界於革命潮流所激盪，風氣大開。又以曾參加救護勸募實際工作，益加認識國民的身份與責任，一若迷夢初覺，咸作躍躍欲試之概，遂發起中華女子競進會，女子參政競進會，女子參政同盟會等之預備參政組織。中華女子共和協進會，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浙江女子策進社等協助共和團體。此外更有女子教育會，女學維持會，女子法政學堂，金陵法政女學校等之積極教育人材。女界合羣求進會與中華民國家庭改良會等之致力改良社會風尚。女子興業公司，愛華公司，中華女子國民銀行之熱心發展實業之民國女報，女子國學報，北京女學日報，萬國女子參政會旬報，女權日報，女權月報，婦女旬刊等之致力啓迪知識。風起雲

動，盛極一時，且其目標已由救國運動步入參政運動；換言之，已在要求婦女獲得政治地位，而謀爭取參政權了。

（三）五四時代，五四運動是我國一切民衆運動的綜合表現，譬如青年運動即在此時達到了高潮，婦女運動何能例外，在此時期亦呈現高度的發展，而開始了本格的運動。其最要者爲要求女子受教育機會之均等，與女權之擁護。例如民國八年秋間，有女生王蘭，奚湞，鄧春蘭等，要求北京大學開放女禁。其時考期已過，只能旁聽。是年旁聽者九人。此後，北京大學與南京高等師範，廣東嶺南大學等，一律招收女生。漸至全國各大學中皆開放女禁，而實行了男女同學。至是以往沉寂之婦運空氣頓被衝破，各地女界紛起活動。除女教職員聯合會所在多有外，滬粵浙湘川贛等地，均先後組織女界聯合會，以爲女界交換知識，團結勢力之機構，數年來之冷靜婦運，頓呈現蓬勃富有生氣之氣象。謀家庭社會問題之改革者，有家庭日新會，女青年會，上海婦女會，中華婦女節制會等組織。謀發展女子實業者，有中國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北京女子平民工廠，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女子工業社與甄貞商業所等。而在文化上，更有婦女之友社，女星社，及婦女日報社等，在努力宣揚婦運與婦女參政運動，五花八門，蓬勃蓊鬱，而留有永久之偉績。

（四）國共交爭之下，自北伐進展，國民政府獲得政權以後，婦女運動之情況爲之大變。截至事變前的戰年期間，婦女團體的變化，大概可以分作三期：即婦女協會時期，婦女救濟會時期，婦女會時期。各地雖經過不同，未必一律均有此三個變易組織，而臨時運動及其他團體，亦所在多有，所以大體上可以認這三期爲此八九年間整個婦運嬗遞之階段。其變易乃被動的，純由於國共兩黨相爭的結果。蓋國民黨秉政以來，公開組織婦女協會，日久竟爲共黨勢力潛入，喧賓奪主，致國民黨不得不急起直追，大作淸黨運動，而下令改組。但日久蟲生，乃又發生下次之變易。如此明爭暗鬥，婦運漸成兩黨政爭之工具，陷入魔道，遠離正軌，故雖標示其工作目標爲：除辦理補習學校等外，主要者爲婚姻糾葛之排解，一切家庭壓迫問題之調停，以及繼承過去之參政運動等；而其實竟有如武漢之裸體遊行，打破廉恥等之步入歧途的運動了。

綜上以觀，我國過去的婦運，自戊戌政變肇其端，辛亥革命極其盛，民元後逐漸沉寂，迨五四運動起始又轉入高潮。惜後淪爲黨爭工具，而跌入魔道。回溯既往，固有相當成果，與不可磨滅之功績但其工作效能，及對於婦女界所生影響，却未見有顯著的進步。婦女在社會上地位，男女平等精神，除於法律上政府尙有相當之賦予外，其爲婦運自身所表現之能力，絕未與社會需要相契合。以致婦女地位不但未能伴隨世界情勢而進展，反有每況愈下，危機四伏之趨勢。夷考其因，由於婦運自身之錯誤者半，由於社會仍以歧視眼光，待遇女子，以致種種待遇，徒託口實，未踩實地者半。社會待遇，本常以其自身力量是否堅定爲轉移。婦運自身對於如何始能切實提高女權，如何始能使婦女獲得眞正解放，如何始能使婦女經濟獨立等等問題，均無具體計劃，何怪社會加以歧視，又何怪難獲鉅偉的成績。

將來展望

自大東亞戰爭爆發以還，我國的婦運，特別是在華北方面，始步入了新的階段，婦女協會相繼成立，一洗過去沉寂誤謬情勢，登上生氣煥發，指標正確之坦途。尤其當此對外要實現東亞共榮，對內要興復中國的劃時代使命已降臨在國民大衆每人的肩頭之時，我婦女界尤應檢討以往成果，釐定前進的步伐，淬勵奮發，向前邁進。

第一，要認淸自己地位，盡自己應盡的責任。社會是男女兩性組合的；在組合的任何一方面如得不到正當的發展，社會即難完美的演進；而在民族的進化，尤有絕大的關係。此乃顚撲不破之眞理，世人公認的鐵則。希特勒總統所主張的婦女回到家庭去，義即在此。蓋以婦女旣爲社會構成之一員，家庭乃社會的基礎，婦女盡其家庭之任務，正即盡其對社會之責任。考我國婦運，因幾千年來重男輕女的結果，婦女處處倚賴男子，一旦解放，遂茫然不知責任爲何物，奔走呼號，且在競爭權利，反拋棄應負之責任於不顧。上焉者，尙勉強爲社會國家稍盡一點責任；下焉者，則日惟享樂，出入於歌場舞場，影院戲園，假提高女權的美名，儘情揮霍丈夫辛勞所得，而對其家庭之管理佈置，以及子女之教養等，盡皆委諸傭人手中。似此不但無裨於婦運，而實爲婦運之罪人。今後亟應大澈悟，深深自覺。家庭社會旣均屬兩性組成，能置身於社會爲人民謀幸福，盡其國民責任者固佳；否則，做一賢妻良母，亦未見減低身價，反之，此正盡了對社會的神聖使命，尤爲令人欽敬呢。

第二，要充實自己的知識，提高自己的能力。一般婦女因受長時間之束縛，知識能力，多半低下。固然歷史上也有班昭，李易安等大文學家，梁紅玉花木蘭等女英雄，一類傑出人物，但一般女子終多落後者。一旦解放，則竟不能負其責任。譬如在法律上政府已賦予之權利，竟有無力享受之歎。在職業上，雖已獲得平等待遇，而竟造成「花瓶」之譏。當我國婦運初起之期，即有人注意到婦女教育問題，以設立女學爲推進之工具。故教育運動，遂爲婦女運動之先鋒；例如光緒三十一年惠興女士於杭州創辦貞文女學，無款續辦，竟至抑藥以殉，一時聞風興起，影響於女子求知者至爲鉅大。現則各校女禁早開，女校亦所在多有，婦女教育問題，似亦無庸談及。然不得不向我女同胞進一言者，請勿以掛名學校爲已足，要戮力獲得豐富知識，養成實際作事能力，始可以使婦運美滿達成，使婦運開出光明燦爛之花的呀！

第三，要澈除被動的故型，而爲自主的活動。以往的婦女運動，無可諱言的，幾盡爲同情的男子們所扶持的被動的運動。俗語云：『扶竿不扶繩』。在解放初期，因婦女久遭束縛，一時難以負起重任，同情者加以獎掖贊助，此乃『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者。但婦女運動究爲婦女切身之事，永久倚賴男人，則永無澈底解放之一日；自力活動，始不負同情者熱烈贊助之苦心。而且能有自主自發的運動，始可獨立自主，不致爲人所操縱，而利用爲政爭的工具，如前述國共交爭下婦運之故轍，可資殷鑑。今後女界同胞，亟應如上第二項所論充實個人的知識能力，以自動自主的英姿，在婦運的路途上，爲自發的活動，勿倚賴男人，勿仰仗政府，更勿乞憐社會的同情，健全自己，用自己的雙手，披荊斬棘，開闢廣闊的前途。

總之，我國過去的婦運已造成了輝煌的成績，現在的婦運業已奠定了堅固不拔的基礎，前途已露出了燦爛的曙光。正需我女界同胞奮起戮力，不要彷徨，彷徨是怯弱的表現；不要灰心，灰心是無濟於事的。要堅定步伐，激勵志氣，要勇往直前，認淸指標，認淸應負的使命，剷消婦運路上的障碍，建築婦運平坦廣大的前途，達成婦運最後的使命，從人類生活上，消滅掉「婦女運動」四字，使之成爲人類史上過去的名稱，而實現兩性融和完美無缺的人生。



美渝雙方漸生齟齬

爭論敗戰責任問題

蔣介石最近曾狂呼於六月實行總反攻，但言猶未已，而日軍已於四月十八日突然展開河南作戰，且未滿二旬即行打通京漢線，隴海線已被制壓過半，至五月二十五日渝軍第一戰區之本據洛陽亦被日軍完全佔領，湯恩伯所屬三十個師之主力，亦行潰滅，繼於二十七日起對華中渝方第六第九兩戰區之七十個師展開攻勢，洞庭湖畔之各要衝相繼被佔領，渝軍之兵站基地均已覆滅，故渝軍陣營，極感動搖，關於華中作戰之戰果事暫置不論，但因河南作戰，渝方所遭受經濟上之影響實極嚴重，蓋重慶方面既失肥沃之穀倉地帶復絕財政收入之源泉開發西北抗戰之輸血地亦告喪失，且因京漢線南段之全部開通，隴海線亦打通過半，渝方交通動脈，亦陷窒塞，故重慶方面日陷孤立之苦境亦徑趨肯定企圖使中國大陸漸成美領化，且極力加強在渝美空軍基地以期奪還華北及向日滿實行空襲之美國，曾狂言實行大陸總反攻，但由於日軍展開之制先電擊作戰，已慘遭敗北，渝方亦因此而責難美方武器援助之不足，而美方亦反誣重慶大陸軍事之無力，及對戰爭持旁觀態度。且指摘重慶軍包圍中共，而不參加對日作戰，更以此以慫恿蔣共之合作，如斯美國為試探重慶之戰力，及調整蔣共關係，並激勵重慶及解決以上各懸案，美副總統渥雷斯乃有訪渝之行，因此渥雷斯更明悉預料以外之重慶病態，即渝方之經濟現狀，至今後將如何要挾重慶則頗饒興味也。

援蔣武器之供給眞相：此次河南作戰開始以來，敗退之渝軍均以美方武器貸與不足為理由向渝方泣訴，蓋反軸心軍乃依美為兵器廠，故武器貸與法曾決定延長一年，同時，曾發表至本年一月末之武器貸與實況，計向反軸心方面貸與武器之總額為二百十七億九千四百七十三萬七千十九美元，其中向渝方貸與額為四億一千八百二十九萬六千四百三十六美元，僅佔百分之二，且據美外國經濟院長之報告其主要者為供與在渝美空軍者，故重慶方面之不平不滿，幾為必然之事實，五月十日重慶國民黨機關報大公報之社論，亦加以痛烈批評，其大意如次：武器貸與法延長一年固屬極佳，然對重慶之貸與以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之間，較貸與其他國家之比數實相去遠甚，蓋對英貸與者佔全額之五成，對蘇貸與者佔二成一分，至貸與重慶尚不過二分，且更謂重慶為反軸心陣營之主要一員，必須完成所負之任務，然以此少數之援助，是否得能完成大任其理當可自明，據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對重慶之武器貸與新預算等，其總額為一億四千九百六十一美元，其中分配如次（單位為一千美元）：

軍用戰車汽車二六，〇八〇，汽車補給品及零件七，〇〇〇，以作機械六，〇〇〇，電氣器具九，〇〇〇，鐵路施設八，〇〇〇，其他機械類二〇，〇〇〇，鐵與鋼七，五〇〇銅與黃銅三，〇〇〇，煤油三〇，〇〇〇，醫療用品二，〇〇〇膠皮與其製品五，〇〇〇。

美外國經濟院長在此報告中，並陳述謂之援蔣之唯一大難關乃為輸送問題，並力言不能向中國戰線貸與大宗物資，完全因輸送困難，以巧作辯解，但又自己誇稱去年十二月份一個月中之援蔣物資，較一九四二年全年之總額尤多，但彼更說明所有援蔣之大砲戰車軍等物資，除以空輸之外別無他法且此均為供給在渝軍及在印重慶軍之物資也，總之大公報亦明瞭此點重慶軍得到之援蔣物資，不過東亞其他戰域中之剩餘部分而美方猶責渝方備以此對付中共，而不以此抗日，故雙方亦因此而漸生齟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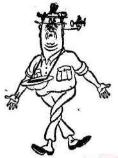
美總統競選問題

將由民主共和兩黨角逐

美共和黨已自本月二十六日起於芝加哥召選舉該黨候補總統大會，而民主黨亦決定自七月十九日起於芝加哥召開該黨全國代表大會，至是美國之競選遂入於正式階段按美國之競選，大致可分為二時期其第一期為此種全國黨代表大會，以前之時期，自黨代表大會，至十一月選舉為第二時期，黨代表大會為有出任總統者，互相間獲取黨候補之競爭，故為黨內有力者之競爭，於此時期中，全美四十八州，各根據現均舉行歡送以及州黨大會選舉出席，全國黨代表大會之代表者，其後此等代表於全國大會席上分別選舉該黨之候補總統，是後各黨候補總統間，遂展開正式之競選。

又美國除有民主共和兩黨外，並有進步農民農工，社會等小黨然此等小黨，實力極為弱小，故總統之競選，可謂為民主共和兩大政黨候補者間之競爭，於黨代表大會席上該黨之候補總統，並發表其當選後預定實施之政策綱領等，然此等發表因係以競選為目標，故為提出最能獲得選舉者心理之事項，實際於當選後亦非一一付諸實行，如一九四〇競舉時民主黨曾聲稱，決不使美國參戰，然當選後之羅斯福則即於次月使美國捲入戰爭之漩渦中，此即為其明顯之實例，本此觀之本年總競選時，當必以完成戰爭為重要之命題，而在對外政策方

圖，則時提出加強反軸心國間之提攜，在對內政策方面，則將提出優遇歸還將士案，與軍需產業之轉向方策。



候補者之人選

共和黨內有望爲大總統候補人者，最初本有多人其後同威爾基與馬加薩表明不參加競選後目下共和黨自堪爲大總統候補人者，厥爲紐約州州長杜威，俄亥俄州長布利卞與尼蘇達前任州長斯塔森三人，當選舉大會時，無何等意外則以杜威最爲有望。

但在民主黨方面則以羅斯福最爲有望，按羅斯福究有無出馬之意現雖尚未得知，而目下民主黨員雖亦有因羅斯福已三度連任，對其四度連任極爲反對，但就各方面之情勢觀之恐羅斯福仍將爲民主黨之候補者故該本年度美國改選總統時，將由杜威與羅斯福二人間，展開競爭云。

蔣共妥協純係爲安局面　本質矛盾相剋勢所必至

據到達里斯本之路透電傳稱渝府爲牽制日軍曾對中共軍要求攻擊山西，但已遭到拒絕此已充分暴露焦頭敗戰之渝府苦衷，但就蔣共本質之矛盾對立觀之，乃爲勢所必至者再探諸最近兩者間成立之妥協勢態，渝府因遭受河南，湖南，日軍之攻勢，已完全處於危殆，乃擬將中國防衛義務委諸中共而逃避重壓，又企圖將對日空襲基地，向西北推進之敵美國亦擬籍調整蔣共關係以獲實利，並已顯露擬赤化陝西省爲對日攻勢基地之野心，設中共欲對日軍出以攻勢，恐亦因去年蔣共相剋時，於物力及精神上，已遭受意外之打擊，及經濟情勢之困難亦不克有何奏效矣，故在日軍對共攻勢之下，只有自陷於潰滅之途，而中共今後對重慶之提言階，亦必日漸擴大，此點頗値注目。

試觀最近之蔣共關係於去年五月起，蔣共兩者於延安方面曾行對立爭抗重慶方面的國際共產黨之解放爲極力謀解消異黨，且陰謀實行消滅陝甘寧邊區共黨勢力，故逐漸向延安方面，增派軍隊，以壓迫中共黨軍於質量雙方均感薄弱之共產軍，已陷頃刻存亡之重大危境中狼狽之中共爲盡力維持自已之勢力及鞏固陝甘寧邊區之防禦，乃積極由晉察冀邊區新西北軍區晉冀魯豫軍區抽調兵力以努力增強防禦，同時並極力攻擊重慶之暴戾，充以本年初之蔣共調整會議決裂後，蔣共兩軍均極力強化軍備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復因印緬情勢之進展，重慶方面，頗感不利，中共因對補助之公路既已潰滅，預料其必將急遽要開闢西北公路以代替之，故於三月下旬中共在延安舉行黨軍政會議之際，曾決議向重慶要求承認陝甘寧邊區而攻向重慶出以攻勢，且因英美各報關於重慶對日抗戰之責難，及重慶軍向外蒙越境之事件重慶曾極感狼狽，五月上旬於西安曾舉行蔣共會議，但因河南作戰，又予重慶軍以極大衝動於會議亦竟無結論據傳僅決定撤兵並以藉口歐洲第二戰線問題約定對日發動總反攻然重慶方面爲對抗此強力之進攻，雖仍維持其剿共方針，但已陷於不能不放棄包圍中共之體勢，此事實予中共以極大之方便且以此而逃開武力之壓迫，故雙方之妥協，不過爲保全自身，敷衍局安之局面而已茲再觀其結果，渝第一戰區軍業已潰滅第八戰區軍亦蒙極大之打擊，此時重慶軍，可謂業已覺悟，在河南作戰之慘敗，繼之在湖南亦遭日軍痛擊，殆已無暇顧及共產軍，據最近到達當地之情報稱，中共自成立暫時之妥協之後，乃因諦結停戰協定，而宣傳已將第一百二十師及一百五十師復歸原防地，但又稱重慶方面，仍懷極大之疑慮，故仍以該兩師配於延安擔當防禦，以備渝軍之北上，目下更積極整頓內部，並訓練幹部人員，此外中共對我方之蠢動，乃以掠奪食糧爲目的，而實行游擊戰，但我方之防共鐵壁，異常堅固，早已阻止其蠢動，故彼將徒招損害而已。

韓奇逢老牌黑鷄白鳳丸
主治婦女經血不調，子宮寒冷，久不生育，小腸塊病，飯食減少，帶下痛經，靑年衰老等症詳細說明書函索各地藥房均有代售。
大盒二百粒十二元，小瓶一百粒七元
總發行　天津第一區三十號路五五號　韓奇逢藥房
華北蒙疆各郡市縣鎭均有代售歡迎批發



少女經

上海特約寄稿

王敏

巷裡的房子是緊緊的一所靠着一所前後排亦是緊緊的挨着,所以要在涼台上站幾分鐘就能看到不少可笑的事情。我家的涼台正面對着前巷一家的亭子間,不大的一個窗洞前時常有一張笑黠可掬的圓面孔向我家張望,看她的姿態和舉止最多不過十七八歲,偏巧我坐在涼台上納涼她又來張望,我便好意地同她笑笑,她呢,也報之一笑,白胖的臉上露出一個大酒渦,兩條長辮子分排在圓圓的臉兒左右,樣子非常天眞可愛我們彼此雖未交一言,可是日子一多,也像有了感情似的。據說她的弟妹們很多,她居長,晚間便睡在那間小亭子間裡,傍晚常聽到 M-O-D-E-S-TMODEST 或是「啊哩啊多」等念書的聲音由那窗口傳出來,無疑地是她自修的時間。

某天,巷裡起了一陣騷亂,我跑到涼台上往下看時,只見我一向認爲善良可愛的小姑娘竟和鄰人吵起來,見她雙手分叉腰間,二目圓睜,嘴裡不住地漫罵「猪玀」「小癟」不一而足。看看對方却是一位身穿黑色拷紗的老太婆,當時我對於這個小姑娘的舉止頗爲不滿,同時更感得那副面孔不但不可愛反而可憎了。小姑娘是應該溫柔和藹的,決不可以隨便在外面同人吵架,雖然我以後聽人說那次吵架原因是爲了掩護她的弟弟而起,我終感覺她的脾氣有些古怪,不大正常。後來她在窗前再向我笑時,我竟笑不出,只能怔怔地望着她,我後悔於無意中打破了我對於她的 Good Impression。

少女是人生最甜蜜最值得寶貴的時期,每一個少女應該竭力維護她的天眞可愛處,一動一靜都該小心翼翼,不可輕易地失掉旁人對自己的愛慕和信仰。

學期之始獻給邁進大學的女性

愛珠

有一天我在某團體接觸學生的報名單,一位女同學問我怎樣塡法,我說照印就的表格寫得越詳細越好;結果她寫得很是馬虎,唯獨學歷一項倒極清楚,我拿起一看,原來是××大學的畢業生!報名單上着重的是姓名和住址,她着重的却是學歷。她從大學教育所得的學識如何,我無從知曉,但所寫的字確還不如我那剛上初中一年級的小妹妹來得清秀!

因爲職務上的關係,常常和一些新、近在大學畢業的男女們接觸;據我看一般國立以及師範大學的出身者,確是樸素肯幹,有着吃苦耐勞的精神,然而一部受過西洋洗禮的人們却不是這樣(自然也是少數的),從不聞她們在學識上有什麼發揮,「學以致用」這句話好像和她們沒有關係,因爲原都是富貴之家的小姐們,升學不過是消遣造資格而已。我們所聽見的只是:

『當我在××的時候,我們學校的歌唱誰也比不了!』

『我們××,宿舍的地板比她們床舖還乾淨!……』

『我們××,星期六進城玩才方便呢……』

『我們××,社交公開,玩玩算什麼,誰像她們那樣老趕!』

『小劉又邊頭髮了,你的雛眞漂亮啊!』

走出了學校以後,學教育的是否眞的致全力於第二代的教導?學文學的是否在學術方面可有什麼發展?社會學系的是否對社會有什麼貢獻?而理化系的同學們有幾個不是放下了儀器離開,實驗室去做闊太太?

在表面上看來,我們的女性是解放了,是進步了;我們的雙足不再受那非人道的綑綁,我們不甘久居在男人的房檐下,我們所需要的是自由平等,所以我們要受較高深的教育,消耗家長的金錢,埋頭苦幹那黃金般的四年。若干年來,有些先進們的確是打開了眼前的阻礙,各有她們的成就,然而一部分「現代女性」却好像根本不知道她們的責任她們的使命是什麼。在這世界各個角落大戰方熾的時候,在爭取大東亞戰爭的時候,她們從不留心戰事的推移,也從不閱讀報紙,什麼德國英雄羅美爾元帥,什麼日本海戰戰果,她們從不注意,因爲和她們無關,吃的不還是大米白麵牛羊肉嗎?她們所崇拜的不是民族英雄

，她們先前所傾心的是嘉柏爾泰倫鮑華，羅伯泰勒米凱龍尼，現在所傾心的是劉瓊碕也爲梅熹殿化。她們所追求的是新型的燙髮高跟的皮鞋，泡咖啡館，和情人溜馬路，虛榮心整個的籠罩着她們，談何進步談何進取？

無疑的這是一般「現代女性」的通病，儘管一封普通信件都寫不通，電影明星的名字卻不能不背得爛熟。「現代女性」衣服穿得是比從前漂亮了，修飾方面是比從前美化了，見了男人不再扭怩不再作態，然而學識方面仍是貧乏得可憐，這與小脚鬆頭的古代美人有什麼分別呢？

寫到這裏，我想起兩位主婦。她們、思想都是很新穎也很年青的，可是我從不會見過她們燙頭髮穿高跟鞋，甚至也很少擦胭脂塗粉。她們利用那些時間去幫忙丈夫料理家務，照顧孩子——坐下寫文章。她們的生活很愉快，她們的孩子很理想，她們沒有像所謂「現代女性」的盡情享受，但是她們懂得生活的藝術，她們也絕沒有「失脚」的危險。她們致學的是文學，所以要長期的不放鬆文學；她們是丈夫的妻子，所以要愛丈夫；她們是孩子的母親，所以要愛孩子。這個故事是很平凡的，不是嗎？可是能做到這個地步的又有多少呢？

於是我又想起「現代女性」對待孩子的殘忍。我有一個孩子，肥胖可愛，需要我的看顧，我常常幻想假若這個孩子沒有母親該怎樣呢？我想到這裡就不禁熱淚縱流。可是事實上告訴我許多有「現代女性」做母親的孩子，倒比那沒有母親的還痛苦呢！他們自已先要享受玩樂啊，孩子整個的交託給乳母，受那「獄卒」的管治這是殘忍的事情！

正像一家純舊式的買賣，突然洋裝起門面，小夥計們也西服革履起來，內部組織卻仍然腐敗，倒不如那百年不加修飾的舊樣，顯着一種古香的美。「現代女性」不會在新的方面有所表現，同時舊的道德也整個消失。

西洋文化的美點我們沒有接受，只學到西洋女人的淫樂安逸；越是受過高深教育的女性，越容易犯這種毛病，這就是西式教育的餘毒。但時代已經轉變了，換句話說我們要認淸了這時代共同奮鬥，不要再做男人的花瓶終日修飾打扮，我們要：

吸收西洋女子的勇敢精神。

效法日本女子的溫柔知禮。

保守中國的舊有道德。

同時更要在戰爭體制下，做些有益於國家有益於社會的工作，我們要「學以致用」有所貢獻，我們要特別的愛護我們的第二代。

在這學期之始，謹草此文獻給邁進大學的女性們，先前的缺陷我們要補贖！今後的使命我們要表現！



告在校的青年姐妹們

華卿

學生們一步步在登高，準備登台表演；在這將要作爲社會活動的一個角色時，我們日常生活言談舉止上，是應當細心加以檢點的，誰都知道社會是險惡的人心是奸詐的，然而險惡奸詐，是空洞的神秘的令人思想不到的，非等到妳受了不良份子的欺騙後，才恍然大悟；然後捶胸頓足或者伏在桌子上流淚，罵人沒良心，怨天怨地，鬧到臨櫬還是怨自己瞎眼。是的，的確怨妳自己沒有淸楚，的確怨妳日常修養的不够。我們在小說上或耳聞上已經見到了不少，那麼我們應當努力克服自己本身表在着的被人一攻而敗的弱點。根據這個問題，來寫出以下幾條來：

一，小說與電影：小說與電影並不是給一部分人來看的，所以它本身的好壞不用去管它。我們總該加以選擇是否必要。同時我們看完了一本小說或一幕電影，要了解它的藝術價值，領會它給我們的暗示與指導，否則妳只學些皮毛的玩藝兒，男人怎樣勾引女人，女人怎麼勾引男人，甚至看到男女擁抱接吻的美態，而引起春情的飄蕩，以致荒廢學業，結交男友，也照小說上電影上的美態來一下，這是好的影響呢？壞的影響呢？茫然不知。這並非是願意電影院關門，小說家餓死，而是希望妳們不要把它看得比生命還重要，藉此而走入另一途徑。

二，感情和理智：理智和感情應當並重，重理智而輕感情，往往變得「不近人情」或「處世滑頭」；若是輕理智重感情，則亦受外界的誘惑而走入歧途，試看一時感情的衝動而被欺騙被糟蹋了一生幸福的人是多麼難過呢！所以多情的小姐們應當抑止一下，來發揮發揮妳的智慧聰明。

三，虛榮心：誰都有愛美的心，只要是個人，不過不要太發了，因爲今天的社會，使人們對過於虛榮的女士是另眼看待的。一個女學生，應當表現樸素敏捷勇敢的精神勁兒來，不該燙髮高跟兒紅指甲紅嘴唇打扮的那麼花枝招展哼哼唧唧的小姐派頭兒來。學校是什麼地方？自己是幹什麼的？打扮漂亮了有什麼用？也許是打扮得漂亮點兒，心裡一高興考個第一。

四，講戀愛：戀愛是神聖的，在婚姻制度上，戀愛是不大合適的，在學生的時代，雖然有人說「可以互相勉勵，互相進步，可是現在已經有的爲戀愛而活着，功課算老幾，鼎鼐不就是那麼回事兒？反正出了門子用不着。這樣一來時光都叫妳浪漫的過完了，戀愛多半是沒有圓滿的成功。

四，不沾染社會的惡習：作時代化前鋒的小姐們，打牌，吃酒，吸煙比男人鬧得瘋狂。她們認爲這是最有意味的生活日程。但是從側面已告訴我們，這是一切壞風氣的養成，一切罪惡的媒介。那麼我們應當拘定堅強的意志，不要爲了人的勸導而濡染上社會惡習。

以上拉雜的話，是否有補益於我們呢？不知道。反正是一團熱心，在期待着妳們，爲國家，爲社會，爲自己的前途，皆應當珍重，仔細，不要受人騙，或自騙，走入那丟人格喪身分的路上去，來挽救這不良的世風。

現在敗被世風步入歧途的人又何嘗不是受過教育的呢，所以我們最基本的辦法，還是不要再繼續走上那條路！



談談百年後的婦女問題

藍玫

幾十年來醞釀久矣的婦女問題，在百年後，將以如何的進展而獲得解決呢！又男子與婦女在百年後的社會上，將發生怎樣的關係呢？想這些該是一件頗有趣的問題吧。現在根據日本須之內文雄氏「百年後的世界」中所說之點，加以介紹，以爲商榷。

試看現在的婦女，所以站在纖細於男子的地位上，其重大的因素，就是僅以「生育」素爲主要的職份所致。而且，又加上俱備有自然所賜的體質與頭腦。在預想怎樣來解決婦女問題之前，預先看看生產與育兒的問題，有着怎樣的變化。關於育兒的問題，現在既已有非常的變化。比起往時，將自己的子女一任他人來發育的婦女的增加，已成爲事實。最近，外國的婦女對於自己的子女數天也不見一面的出外旅行，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日本，由于女子職業進出的增加，也有了此種傾向。

此種傾向到底是好，是壞？現在還無澈底的解釋，但是作爲婦女職務之一的育兒，因了近代文明的進步，遠離開家庭婦女的手裡，而移向職業的育兒者來發育，却是事實。若是照此情形發展下去，想在最近將來，各處的托兒所將林立而建，只要付出一個月的育兒費，就可以將幼兒托給他人看養了。對於「育兒」之較「生產」在期間上爲繁勞，是誰也明瞭的。婦女們若能除去育兒的工作，雖在生產的前後幾個月，感覺身體上有些異狀，但仍較一病兩三年的長期病患的男子爲幸福。實際上婦女的不能工作，是只有在產後的二十天左右。

在百年後，婦女的產育可以除去危險，已收到相當的實效，而且對生產必要的休養期間，也有着驚人的縮短。那時對于「生產」的一個名詞，已使人變換了另一種眼光來看待。最近應用科學，既已由各種動物的胚芽，得以造成生物，今後將對此種研究更加進步，「人造人」的可能時代是不能說是不可能的

在「人造人」真能成爲實際化的時候，將會引起社會問題，而遭到各方面的反對吧。現在我們對人造人，可以造成健全的子孫，尚有些不大相信，可是「人造人」是可能的，就如現在婦女的生產形式，已較過去爲安全。且更至百年後，婦女們所想爲不可能的諸如勞動作業，大部將以機械化出現也說不定。這時候的婦女，所謂比男子在社會上種種不利的條件，將完全近乎撤廢殆盡。

現在，婦女的薪俸比男子爲低廉，但到社會機構及人造人實現的日子，正是婦女與男子獲得同等的經濟地位的時候。然而，肉體上及精神上所存在的各種相違性，所說的實現，不能說是容易的。人造人的時代，除對此發有頗大的影響之外，而結婚，家庭生活，親屬關係，及其他等也有很大的影響，若是此種時代到來的一天，對人類的發展上，應該有一個重大的考慮方策。

即使是人造人的時代，是不容易到來，但以優生學的問題，也有着相當的喧嘩，爲防止病弱或低腦力的種族的傳播，用科學的手段，雖遭受宗教方面等的反對，但仍謀求對策，此需婦女的力量來實行的尤多。德國現在既已對遺傳性劣病患者，實行斷種措置。

外國的婦女，永年是用織物來包裹身體，但在家庭工作時，或運動場上活躍時，却與男子同樣的，急遽的變成了現在的輕鬆服裝。在第一次大戰以來的十四年間，外國婦女的長髮，幾全部變成與男子同樣的短髮。日本因要維持古來的國風，所以曾遭到種種方面的反對，可是時勢所致，在不久的將來，對於婦女的長髮，或會變短的。

最近對于各種衣類的獨佔觀念（也可說私有的慾望），已有相當的緩和，借衣辦法非常盛行，伴隨洗濯等消費術的進步，與經濟觀念的發達，此種借衣辦法益形成爲一種傾向。在必要時，可以不斷借用自己所歡喜的衣服穿，來變換各樣服裝。不僅是限於衣裳，諸如家具，汽車，飛機及其他各物，擺列於貸借的商店裡，只要一個電話，不拘是什麼東西，都可以以低廉的費用，來供給暫時的使用。

最初，由於外國居住旅館的家庭的增多，百年後亂將成爲世界的趨勢，同時女子皆步入職業線上，因此夫婦各自都有着獨立的職業。將來即以汽車作爲一個家庭，雖然是活動的，但家族却隨之增多起來。

妻和我特輯



執筆者

陳綿　張鐵笙　吳謙　楊袁

村上知行　呂奇孤　宋昆雁　田驄

右圖係陳綿博士及夫人

幾首歌詠夫妻之情的古詩

虎嘯谷風起，龍躍景雲浮；同聲好相應，同氣自相求，我情與子親，譬如形追軀。子靜我不動，子遊我無留。齊彼同心鳥，譬此比目魚。情至斷金石，膠漆未爲牢；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軀。……楊方

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踰垣；與君爲新婚，瓜葛相結連。寄託不肖軀，尤如倚太山：……魏明帝

種葛南山下，葛蔓自成蔭，與君初婚時，結髮恩義深。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窃養棠棣篇，好樂和琴瑟：……曹植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懽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征夫懷遠路，起視夜何其！……蘇武

戲劇家

陳綿

她天眞，她誠懇，她莊重，她美麗，失掉了人生興趣的我，忽又遇到了生機。



陳綿夫人像

『綿！惰耳！』這是睡在隔壁房間陳綿夫人催我睡覺的呼聲。陳綿夫人高羅佳碧氏是法蘭西人，上面說的是法國話，「惰耳」「dors」是「你睡罷！」的意思，這種呼喊是每天上午三四點鐘的時候差不多總要聽見的聲音，說來我也眞是聽話，這種呼聲發出之後頂多不過五分鐘，我就熄燈入眠了。這並不是我怕妻的原故而是如果我不在短時間內睡覺，那外面看得見的門縫中一絲的光線是會使她驚醒而要失眠的，失眠？那如何地彌補她白天整日勞苦的疲乏呢？

她每天無變更的總是同太陽一同起來，起來後幫同着僕人操做，整天幾無休息的時候，所以到晚上十點鐘的左右，她是一定要睡的，而我多年的習慣必要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才能安心寫作。她多次的勸勉也未能使我改變，最後她也只得容使我那樣做，不過她總要在夜未盡時叫我睡眠，不肯叫我等到天明，因她深信黑夜的休息對人體的健康是必要的，所以上面的呼聲是非常的堅決，不容我不聽！

現在讓我先說一說我同現在這位夫人是怎樣認識而結婚的，因爲我在先還有過一位夫人。

靑年鰥夫的我在愛妻王舜采氏死後的一年到世界藝術之都的巴黎去研究文學，那是公歷一九二十一年的事，我是二十一歲。戀愛的心受了劇傷使當時的我變做了一個孤獨冷靜的怪人，過往幸福的回憶，幸福喪失的悲哀佔據了我整個的靈魂，眼前的繁華美麗如不見。應當興奮快樂的日子裡，我只感得淡泊與淒涼。學識的獲得美術的感動雖然給了我不少的欣慰，但是眉頭總在深鎖着，心房也好像緊閉了，自已覺得是被逐出了天國，生活沒了目的。

在這種心情下我遇見了我現在的妻高羅佳碧！

她那年才十五歲。她十三歲時失了她的慈母，幫着她的父親姊姊過着勤勞但快樂的日子，父親姊姊都有着很好的工作，她雖年青但也負着責任，管理家務。我因同學（她家親戚）的介紹，認識了她的家庭。我當時的沉默寡言頗得她父親的重視，因爲大戰後法國的青年多是飛揚浮燥爲她老人家所不取。彼此的同情使我很快地成了她家庭的一分子。

她天眞，她誠懇，她莊重，她美麗，失掉了人生興趣的我，忽又遇到了生機，時間的幫助把我靑年喪妻的痛苦漸漸地減輕，重新地有了希望，恢復了生活的勇氣。在她十七歲那一年我們定了婚約，在她十九歲那年我們在巴黎近郊玫瑰村的市府舉行了婚禮，同日她在中國總領事館加入了中華民國的國籍。

在我求學的時期她是我一個可貴的助手，她幫我抄寫博士論文，我在巴黎寫過幾種小書（如中國笑話集，中國孝子的故事，喜劇燒鴨子，悲劇劈破了的棺材）也都是她給我抄寫整理的。等我結婚後第二年的九月，我們的女兒亦釆降生的時候也是我們最幸福的時候，那時我身兼三職；巴黎大學的講師，國立東方語言學校的漢文助教，吉麥東方博物院的院員。假使我是法國人這種生活便長久的繼續下去了，可是她總勸我：「你是中國人，應替中國服務，何況你的父母還在期待着你！」

一天不幸的我在巴黎中國公使館得到了震驚的凶耗，我的父親去世了！當時對我的打擊過於強烈，如同瘋狂似的使我由巴黎到了郊外，無目的地向前瞎走，後來又無意識地到了家裡。她見了我灰白可怕的臉色驚懼起來！『你怎麼啦？』『我失掉了我的父親！』她同情的熱淚立刻流了下來，她把我過劇的悲痛引到常度，才發聲哭了出來；『我可憐的綿』她安慰着我

父親的死去，加速了我們的歸程，一九三〇年的春天我們回到了北京家裡。她披着帶孝與我家人一同地安葬了我的父親

歸來後我母親帶着我前妻的女兒澂萊同我們住在一個院裡，我母親因爲這個孫女無母所以非常地溺愛，結果使她的脾氣變得異常的暴烈無禮。有一天她又蹬脚地同她祖母吵鬧，我妻同我說；『你應該管教她了！』我就過去嚴厲地責打了她。以後我妻過去安慰她，說：『你父親責打妳是對的，妳不應當向妳祖母無禮，以後應當改過，父親是疼妳的！』聰明有感情的澂萊果然從此變得極孝順了。

我的母親操勞一生，到晚能享福的時候，她的身體已有重創，我們歸來後三四年，她就得了肝癌的病離了我們去了。當她病重的時候，我妻同我輪流地看護着她，當我妻值班時總把一夜或一日的經過詳細記載起來交給我參考，在她病的時候我妻就把澂萊完全地帶了過來。

對兩個女兒的教育，她非常地關心，學堂的功課，她們倘用不着督促自知用功，澂萊現在已然師大畢業亦釆也在聖心女學校得了文憑，只是家務的練習我妻却管教得她們非常地嚴密。澂萊如今到外面服務教書去了，最近來信說：『以前母親督催着我們上市購買下廚做飯，當時覺得旣有僕人何必自做，有時頗不以爲然，如今在外却明白了母親的恩惠。同伴中九人只有女兒同另外一個能做飯菜， 固然能者多勞但有本事能爲大衆服務頗爲自豪且自慰！』

我生來不善理財，平時即多感不便，

及戰時尤甚，幸我妻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戰事起時，[illegible]）早準備。現在居然能[illegible]事。[illegible]如出租多餘的房間，[illegible]，略儲生活必需物品等[illegible]家用的，[illegible]種了許多[illegible]，現在又在小院內有時夜間[illegible]起來，使我寫作不安，但想起兔肉美味，我也只得容忍了。總之，我妻還離家園在這裡同我過艱苦的日子，實是一位勇敢忠誠的伴侶，我幾次大病同遇險，都因她處理得宜而轉危爲安，更可說是上天賜給保衞我的安琪。「總，情耳！」糟了，她那裡又嘵了，好啦，暫時就此打住吧！

日本在京作家

村上知行

「我的妻是生在中國的南方，是南方長大的中國人；但是對我，却沒有像麥克伯夫人似的，勸我篡奪王位，也並不使我怕老婆。」



婦女雜誌以「妻和我」爲題，來向我約稿，可是，像這樣的文章，是不大容易寫的。如果我說我的妻是賢慧，是溫柔的她很愛我，在我妻的那方面，或許是感到滿足也未可知，但是，相反的世人是必將加我以非笑的。

在中國是怎樣的情形，我不知道，但在日本，在別人面前稱讚自己的妻，是最忌諱的事。如果，不慣而竟犯那忌諱，而稱讚了自己的妻，就要給人說：「那傢伙是妻的奴」，在朋友之間也不會有好的批評。在中國大概也是這樣吧？我在學華語的時候會學過「賤內」這個話。想這個話雖有些謙份，但是有鑒于這一句話的事實，可知中國的風俗，也仍然是以不稱讚自己的妻爲上。在人世間值得稱讚的妻很少，若是實有值得稱讚的妻，固然是可以大大的稱讚一番，可是世人對這樣的事，是並不表示好感的，所以無論如何不能枉關地稱讚。那便若是正直地告白他說我的妻有着這樣的缺點，我對我的妻持有這樣的不滿，則將怎樣呢？妻必會柳眉倒立杏眼圓睜：「你對別人罵我，把我的面子傷啦？」於是，不是震怒，就是啼哭，最低限度，也要三天四天的撑着撅子，勢必要大吵一場的無趣！然而我的妻，却是一位平凡的女人。所以我和她之間，也祇有說是極平凡。可是這樣說却也偏得刻酌，因爲不論是怎樣平凡的女子在某些地方，總會有一點不平凡的特長。如此這般，該怎樣寫才好呢？我找不出一定目標，祇好避免直書，委曲寫來。

話多少有些離題。但是，世界有名的文藝作品裡，可以找出幾位有名的的「妻」來。其中最周知的，有莎士比亞在「麥克伯」一劇裡，所描寫的麥克伯夫人，和歐文在「素描集」裡，所記述的威克爾的老婆。大概是這兩人吧！前者是教唆丈夫實行篡奪，暗殺；後者是位潑婦，使威克爾成爲世界上第一的「懼內」者，即所謂「怕老婆」的代表。

我的妻是生在中國的南方，在南方長大的中國人，但是對我，却沒有像麥克伯夫人似的，勸我篡奪王位，也並不使我「怕老婆」。所以，到底是沒有資格出名，可是在我，却覺得這樣勿寧挺好。我對於妻，決不是不許她有野心，至少像晏子御者的妻那樣的野心（與其說是「野心」，勿寧說是「氣品」的好），我却望她有，但是超乎限度，而逼我奪國，篡王，暗殺時，我便不能忍受了。同時，像威克爾的老婆似的，從早到晚總是叨叨嘮嘮的發潑，也使人難受。聽說美國的前大總統林肯的妻子，就是常作獅子吼的一位名人，鄰居某人，因受不住那種喧嚷，有一天特意去訪問林肯說道：「請您對您的太太勸告一下，多少安靜不好嗎？我是住在您的近鄰，可是對於這樣的喧嚷，實是忍耐不了。」於是林肯對某人答道：「您是住在近鄰，所以才這麼說。可是，我是和那個老婆住在一個屋子裡，我怎能忍耐住呢？此點還請您體諒原解爲感。」看看林肯的肖像畫，可知是很非常消瘦的人，那一定是因爲他老婆的囂嚷所致吧？我雖也是和林肯般的消瘦，可是我的瘦是出於天然，決不是托了妻的洪福。我的妻不是那樣的叨叨嘮嘮的。那麼我和妻之間，是理想的麼？還是怎麼？這也是很大的疑問。理想也有種種，在我雖有如中國的誰說的話「並頭聯句，交頸論文，極人間樂事」的理想，但是，像這樣的理想，若不是髮明末清初的柳如是女士，則欲實現是頗不易。那樣既然是很難，就不得不再尋求其他的理想，到底怎麼樣才好呢？一看侯方域的「李姬傳」，或冒襄的「影梅庵憶語」等，我雖也想：我的妻若像李香君或董小宛那樣的女性多好，但是人間浮世，是不能隨心所欲的。想到這裡，浮在我腦際的，是曾國藩的話：「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若全無一分，未有不敗。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不和未有不敗者。」曾國藩在中國近代的人物裡面，是位對家庭教育，特別關心的一個人，無怪其說得很妙。總之，一個人在自己的家庭裡所尋求的最上的理想，不出勤，敬和三字的範圍。我也是希望這三個字，然而我和妻之間，對這勤，敬，和三字，若問是否是能做到所願，是不敢說的。只是我努力的使其遂願，對妻也是那樣的去引導。

世上有許多富於好奇心的人，因爲我

是日本人，我妻是中國人，便以此爲理由，想像也許我們的生活是很奇特的吧？其實，不過是過着並不奇特的平凡的夫婦生活而已。只是這樣平凡的家庭生活，若是能調和了勤，敬，和，則我可以作更多的工作，並深信妻也會很幸福的。但是，「人」，這個東西，是一人一樣的，如以日本婦人爲太太的周作人先生，以法國婦人爲太太的陳綿先生等，對於國際結婚或有感想，也未可知，可是在我，卻什麼也沒有的。（潤澄譯）

北京市政府職員

張鐵笙

「近來物價太高，常常見她由菜市回來，面現抑鬱，嘴裏哪嚷着說，這日子我眞沒法辦了！」

寫下這個題目之後，靜靜想一想，原來和妻結婚已經十八年了！十八年不是一個短的時期，我們之間也有了五個孩子，可是自己總覺得還和在當年一樣，有着小孩般向前希望的心，但畢竟都成了中年人，孩子們也一天天長大起來了，歲月不饒人，眞正可怕的很啊！

記得很清楚，我們的婚禮是十八年前舊曆臘月十五日那天舉行的，小學裡的十幾位同學，還從城裡帶了軍樂隊的鼓號到我們村子，爲我們舉行那[illegible]前所未有的文明婚禮，牧師也是從城裡教會請來的——聽說去年他已長眠地下，晚景且甚淒涼，願上帝祝福他在天之靈！——唱歌，祈禱，祝福，都採用教會的儀式，可是她從她家到我家，和村子裡一般新嫁娘一樣，是坐轎子來的。我們兩家只有一牆之隔，未婚前我也常從牆這邊到牆那邊的她家裡去，雖然不交言搭話，可是從小在一塊兒玩，彼此是十分熟悉的，連我們的婚事訂定在什麼時候，我和她都不知道，因爲她父親和家嚴是數十年的老朋友，用自己兒女們的終身大事來顯化兩家的既存友誼，在中國社會自然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她到我家來，也可以說就是這種友誼敦睦之後更深一層的表現，一直到現在，兩家還是那樣知己似的往來着。

婚禮舉行之後的差不多十年，我們之間的印象反而不太記得清楚了，原因是我一直離家在外讀書，她就被環境限制在家裡做起媳婦來。一切酒[illegible]對她都是[illegible]調，都是那十年中學會的，從前我曾爲這樣消磨她的歲月表示過抗議和惋惜，現在卻覺着是太可貴的經驗，對於現在操持我們的家事是太有幫助了。本來，她和我一道在城裡讀過四年小學，後來姐姐病，我病，她病，又加着連年歉收，父親家道衰落，便不得已停止下來。後來結了婚，家庭經濟情形仍無起色，更談不到教她再升學讀書了。不過雖然她只有四年小學的程度，一切簡單書報，往來賬目，都能應付裕如，而一切受高等教育的女子們的缺點，都沒有習染上，這對於維持現在我們這個生活緊迫收入不太豐富的家，確實有不少益處——可是，這種感覺是我最近七八年才體悟到的，在我上高中和住大學的那個階段，曾爲此事發生異念，幾次想過要改革這個局面，並且曾和一位中學的女同學戀愛，一往情深地有過五年來往，後來那位女同學的宗教信仰和我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家父母爲我們幾個孩子所受的辛酸歲月，終於將我們從那個歧途上挽轉過來。妻對於我這件事是很知道的，現在，偶爾提起來，彼此也都覺着好玩呢！

在我大學畢業就了晨報社的事以後，就得了父母允許將她接到北京來。那時住在宣外香爐營一所小房子裡，每天我出外採訪新聞，兼教點書，她就一個人在家裡操持一切，縫衣做飯，洗灌灑掃，晚上給我起來開門，有工夫時也看一點書報，學習打毛衣做新活計，一年之後生了頭個男孩——弓兒——家事還是自己操作，一直到「七七事變」生了長女瓔兒，方用了一個女僕幫助炊事。現在我們已經是五個孩子的父母了，最小的才六個月，家裡還是一個女僕，我整日在外邊奔波，家事和五個孩子便全由她一人掌管，而且幾個孩子出生年齡間隔又太近，穿衣吃飯，都需要人扶持，假定她受過大學教育，恐怕這個日子，就不能這樣平安維持了罷？我常常這樣想。

自然，因爲我們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而且學力資歷相差稍遠，在某種情形之下，有時也會感到一點不便，可是在同甘共苦度過艱難歲月，這方面，我常想，比她再多受點學校教育是沒有任何遺憾的。其實，我也常想，假定她能受高等學校教育，大約我也未必能做她的終身伴侶，因爲她個性甚強，決斷力甚大，做起事來斬釘截鐵的氣魄比我高，如果知識能力足，對於這個家，也許會拂袖而去的罷！

現在，我們是實行着「男外女內」的分工合作制，每月我將薪金封套原封不動交在她手裡，一切便都不管了，怎樣付房租，購糧食，添衣物，育兒女，都由她一手經管。近來物價太高，常常見她由菜市回來，面現抑鬱，嘴裡常嚷着「這日子我眞沒法辦了！」的話，我除自慚沒法弄錢有愧丈夫職守之外，還是很愉快地拍拍小兒肥胖的小手，按時和孩子們吃着半粗半細的麵素飯食。啊，應該感謝上帝，使我能有一個這樣快樂的家庭。（三三，八，二二北京）

作家

呂奇



「她也有些小聰明，很會辦理家務，很能吃苦，當然也很忠實。」

（呂奇夫人像）

青年時代，人都喜歡做夢，而尤喜做女人的夢，因爲那是年青人頂需要的，並且是頂美麗的一種。然而，他們一旦把這夢彩之生活，大抵都不能如意，那向來的浪漫心情，綺思遐想，慢慢就在冷酷的社會環境中消磨掉了。

這是大多數人的「運命」，無可避免的；除掉極少數的「貴族」，靑年時代大抵可以實現人生的美夢以外。

我便亦過去遭逢了上述的運命。

當時，自己也和其他靑年人一樣，腦裡描繪着美麗的遐想，對於人生的幸福，時時在做着貪婪的構圖。記得讀過「少年維特之煩惱」以後，便幻想自己將來也會遇到綠蒂一般的女人，和她戀愛，並且結爲一生的伴侶。小說裡面的美麗的人物，都成了我的空想的對象，縱然那種人物，在「我」的生活中，未必存在，我卻並不懷疑。



筆者像

後來，到了外國，以往所空想的人物，實際上彷彿就在眼前，自己的夢也就跟着增多了。不過，說是「就在眼前」，其實距離自己卻遠得很，自己明明知道，卻仍偶不甘心地繼續做夢。其間也經驗了幾次類似戀愛的戀愛，結果，自然沒有成功，倒徒添了許多無謂的煩惱，那滋味，是遠不如小說或電影所描寫的那樣美好。

漸漸地，我在實生活中，懂得了所謂「理想的伴侶」，倘非「貴族」的遊戲，就不過是小市民的空想，勉強去追求它，不但自找苦吃，假定成功了，就一定會有幸福麼？最要緊的還是自己的一生大計！

從此以後，我開始專心自己的工作，在劇烈的工作中，就把這些「兒女」之事，暫時忘懷了。有時偶而想起，便決心事業倘不成功，寧願獨身下去。因爲這時期，我的心情非常的緊張。

然而，不幸得很，我遭逢了一個巨大的打擊，一度嚐味了死的心境，周圍的環境，整個變了。九死一生之餘，回到了故鄉，看看美麗的山河，溫暖的家庭，幾年來的風塵和心頭的怒火完全被卸下去。

「從此就作個平凡人吧」；在此精神淡的心情下，我便順從了家庭的要求，聽從了環境（我當時的環境，命令我變成一種宗祖的觀念）的命令，隨隨便便地和一個平凡的女人結了婚。這個女人，就是我現在的妻。

她絕不是一個小說裡面的人物，她的一切，和我過去的夢，都毫無關聯。她是所謂「旗人」，却已完全受了漢人的同化，縱然偶而談起清朝的事情時，因爲她的先祖是所謂皇族，並且出過「娘娘」；她的父親又是甚麼皇陵的都統，到北京來見過皇上，面有些得意之色，但她却也知道那是和故宮一樣，已是昨日的黃花，所以也只說是，算了，並不驕傲，更無懷戀。

她也有些小聰明，很會辦理家務，很能吃苦，當然也很忠實。她知道在思想和學問上來佔有我不大容易，便極力利用家族的關係和家庭的好處來維繫我們的精神生活，這一點五年以來，她是煞費苦心的。

有如普通的男女一般，我的生活態度，和她的整個相反：我很放蕩，她很拘謹。我常常大醉而歸，把她攪得一宿不安。常常和朋友一起胡鬧，把錢花光，家庭生活，因而狼狽不堪。諸如此類。長了不免發生口角，甚至動手。結果，表面上自然是我勝利，可是我很知道，在心裡她是永遠不服的。

我們的性格，只有一點相似，就是她好說，我也好說，這就糟了，一點小事，兩人就嘮嘮不休，常常因此而弄成了僵局，因之，我曾有一次恨恨地說：假若有一天我需要再娶媳婦，我一定找一個啞叭。

對於她，我沒有別的希望，我只希望她從今往後，能夠把那兩片嘴設法閉住，不再講說八道，就是說，也要小一點聲，別吵得四鄰不安。

細想一下，也許我的妻，當眞是就是小說裡面的人物吧。

美術家

吳謙

「我也是人，我想我們是沒有罪的。」

傍晚，妻柔和的說：

「謙，我們搬家好麼？」

「爲什麼？」我停止了洗臉。

「不是，謙，我想搬到較空曠的地方，寶也可以呼吸些清新空氣是不是……」

妻的語尾極含糊，同時避諱我的眼光。

「是不是又是爲了我？」我意會到。

「謙，你不要多心，沒有你什麼……我意思是……」

「鄰居又說些什麼了？我是外國人……」

「……」

「搬到什麼地方都一樣，只是爲難了你！」

「謙，不要說這些話，我是不聽見別人說你……」妻的淚在眼裡轉着。

「我是沒有關係，我常在外邊又聽不見，一群沒知識人的議論又有什麼？」

妻臉色興奮起來，微笑着反把淚滴下來。

「謙，這都是我不好，不要提這事吧！實在是到那都一樣！」

× × × ×

寶已經睡着了，妻微笑着靦腆的招我過去說：

「看，謙，寶的睡相是比什麼都可愛的。」這時寶的手拉着劉伯伯旅行時買給的唯一的大熊的耳朵，發出輕微的鼾聲。

「剛才還流淚呢，一下就忘了，孩子樣的！」

妻不敢笑，瞪了我一眼。

× × × ×

「混血兒一定聰明嗎？」妻緊摟着我的襯衫。

「你想！」我彷彿無心的說。

「我想比誰都聰明！」

「因爲是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讓，不是的，你沒有看見今天午間呢！」妻不好意思的自己解釋着。

「聰明也是要學才行，將來怎麼辦好？」●

「讓，叫他入你們學校，家裡我敎他說話好不好？那才有趣呢！」

「說話那到沒有關係，我想將來自己敎他才是我們的理想。」

「讓，自己是不好敎的……」妻放下針線，微笑的發怔起來，我知道這時在她腦中在畫出了一幅長大了的寶的想像畫。

× × × ×

妻見我最近不大說話，特別作了一襟拿手菜抱着寶提着傘，穿着藍布衫到路口去迎我。

「讓，近來工作太忙了嗎？有點感冒嗎？……」

我猛撞的一封信交在她的手裡，她不安的兩眼瞪着我，在小雨裡默默的走回家來，我去洗臉，妻躲在廚房在讀信，蒼白的臉强笑着把飯盛過來，我默默的吃着。

「讓，鹹嗎？」

「…………」

「我作時一下把鹽放多了……」

「不鹹！」我莫名的煩惱着。

妻很快的把寶抱到廚房，假作去拿東西，寂靜的透出寶的「媽媽，媽媽……」的雙聲和妻的啜泣。

「瑩，盛飯，怎麼啦？」我更抑鬱起來。

妻很快的跑出來，一面搵着淚！

「讓！請原諒我，都是爲了我……」

「瑩，不要去想，他們不會明白的！」我也放下了碗，似有什麼鯁着我的心。

妻低聲的！

「讓，我也是人，我想我們是沒有罪的。」我知道妻的心又亮了起來。



（筆者與夫人）

譯作家

宋昆

『經濟窘迫的時候，她甘嚼窩頭；經濟寬裕的時候，她比我會享受！』

如果不是「媒妁之言」而結合的，談到了這個題目似應由「戀愛」說起：

「戀愛」是美麗的，在青年人眼光中像是一篇詩，憧憬着，懷念着；但在過來人的心目中祇是無聊味淡，甚至初戀的甜蜜滋味也懸個的消失，因爲現代人所經歷的戀愛直像是一幕騙局，是錢的交易，肉體的慕羨，虛榮心的促使……愛的偉大祇歸在幾部文學名著「羅蜜歐朱麗葉」「魂歸離恨天」去找尋，而那結果是悲慘的。

我的戀愛開始是在學識極其貧弱的二十歲，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戀愛的深意還全然不懂，然而好心的朋友覺得我「孤獨」，硬介紹給我一個女朋友。於是乎馬路上有我的足印，電影院中有我的蹤跡，我負着等待的責任和會鈔的義務；觀察對方的一切？我懂得什麼？連對我自己都還不明白！但這種青年人認爲甜蜜的生活一直繼續了三年，和我「戀」着的一對象」先後約有五位，刺激傷痛的經驗，我對「戀愛」的解答是如此——

衣裝得漂亮，

金錢得充實，

時間須自由，

電影明星的名字得背得熟，

「泰倫鮑華」一般的面孔，「泰山」一般的體格，

講話須溫柔，信須寫得漂亮，

…………………

可憐的是以上我一無所近，一切正如我學識上的貧乏，所以我的「戀愛」屢告失敗，間或有的願意屈就，我却爲了對方的幸福着想祇有躲避，對這個心愛我的人唯有心領。

「戀愛」就是這樣的無聊，如此的簡單，無聊和簡單使我沉默了一年，這沉默的一年中，我竟獲得了許多寶貴的知識，同時進一步的領悟一條大道理：

現代女性是進步了，在學識方面，同時也在修飾方面，在服裝方面，但在新的美點尚未完全抓牢以先，舊的美點却藝個喪失。於是我決心選一位新舊兼備的女性作我的終身伴侶，採聖人所倡的中庸之道了，因爲積極的與完全新女性結合我吃不消

小說家

田靑

「吵完了架，便躺在床上生悶氣。可是一個鐘頭過去之後，便又你給我，我給你的道起歉來。」



（筆者與夫人）

要是請別人來寫這篇文章，人家提筆大概就能寫上什麼洋洋乎幾萬言，因為祗是那段戀愛史就是夠寫一氣的：——

「呵，我們的結合……你知道戀愛是世界上頂重要的。怎麼，馬馬糊糊的那怎麼能成？牠關係着一生的幸福，一生的快樂。因此，我總得……啊，我太幸福了。不知怎麼一下子我就認識了她——現在我的太太。她那麼美麗，那麼叫人神往。我于是為她瘋狂了。啊，我覺得她就是我的靈魂，我心中的智慧之花。……」等等。

瞧，這是多麼精彩的文章啊！可是叫我來寫，就難了。這『難』是不亞于『攜泰山超北海』的。慚愧，我從入洞房的那個時候才認識了她——我的妻。這就是說，我是遵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跟一個女孩子定了婚。那時我是十四歲。母親曾把那時候交換過來的妻的像片給了我看。看過之後，有怎樣一種思念或感想，現在實在記不清了。因為當時好像並沒有多少感想。就這麼着，就算完了婚。日子平平淡淡地流過去，直到結婚；其間像給她寫封什麼情書，偶而也約她跟自己看看電影，吃吃冰箕淩之類的念頭，壓根沒竄過腦子里來。如果有觀戀愛與婚姻問題為第二生命的那些進步的青年鑒于我這樣馬馬糊糊地不知自愛而罵我一聲：白痴，我可眞不能否認。十四歲雖然是個不懂得什麼的小孩子，然而跟現在的小孩子，尤其是小女孩子作個比較：才十一二歲就會微微低下頭，把眼睛向上一瞟，羞羞答答地向別一個說：

「你……你……你下次得給我們介紹就是那個……那個穿西服的小孩啊！」我還能用什麼大題目來替自己解釋呢？後來

有一個時代（許是在高級中學的時候），我也曾有過類似現在的這些小孩子們的『進步的思想』可是在學校里死氣白賴的念書，還依然不能有個較好的成績，堵氣子連那點思想也不要了。我原是一個十分拙笨的人。自己想：少年時期學問求不好，那有閒空去鬧到什麼勞什子的戀愛？哼！

就是這樣，我和她完了婚。我們沒看過電影，沒去跳舞，沒一塊吃巧格力糖，沒到花園里散步，沒找個僻靜處彼此靠得緊緊地談心，甚至于沒想到會會面，以致于不能敞舊面子說：「我愛你！」總而言之，別人戀愛的一切花樣我們全沒幹過。

然而我們結了婚。

× × × ×

要是大家不否認女學生是摩登的，那我的妻當然是個摩登的人物了。因為她是一個師範畢業生。至于我自己，雖然還很年靑（我記得結婚之後，我就去北平念大學了）可是無論在面貌或風度上來講，都沒有被那些嬌滴滴的娘兒們注意的條件了。一句話，我彷彿早已失去青年們所有的那種澎湃的朝氣。在這一點上，我的妻不知怎麼反而是很漠然的。因為她從沒有傷心地嘆着氣對我說：

「怎麼你就不把頭髮留得長一點呢？怎麼不多擦油梳光呢？我要你一定穿上洋服陪我出去的。……你看，你連現在最紅的電影小生是誰都不知道！唉，眞是……

……」

，消極的娶一位舊式小脚太太，我又不肯那麼犧牲！

事實是急轉直下，一年內我的一位留伯作了我的老丈人，三年內 抱了小寶寶，三年半後的今日，我應「婦女雜誌」之囑，寫出「妻和我」這篇文字——

她並不美如天仙，但還不難看；

她在中學畢業，學問有限，但我的學識不也很貧乏嗎？

她不會做整齊的衣服，但縫縫破襪子還可以；

她不會做大菜，但總不會給我不熟的飯吃，而且我也吃不起大菜的！

她的性情稍燥，但却是眞實的，所以雖不免和我吵嘴，却是雨過天晴；

她在內馬馬虎虎的可以操勞家務，對外也可以馬馬虎虎的交際；

她事父母很孝，所以也很愛她的孩子——我的孩子；

我病的時候，她能盡心的看顧我，我讀書的時候，她從不打攪我；

經濟窘迫的時候，她甘心嚼窩頭；經濟寬裕的時候，她比我會享受；

她頂喜歡看電影聽戲，但在家悶一兩個月也從不發怨言；

她愛「吃醋」，但這是愛的表現；

她的思想不那麼舊得可怕，也不那麼新得危險。

……………

半年前她生下來小寶寶，她常說我過愛小寶寶而不像先前那般愛她了，但好在孩子是我的也是她的，這總不會起衝突的！

「戀愛」的苦痛使我對婚後生活感覺到滿足，「妻和我」的故事是平凡的，但也是寂靜的。

那時，她看出了我的缺點，卻是我的世界太狹了，我的世界祇是大學校里的課程。這樣，雖然我將來能得到學位，一個了不起的頭銜，在她看來這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她認爲我在讀書途中，我還依然站在起點上，動也沒動。我們既然結了婚，她當然對我懷着很大的期望，因爲她着實地愛我。她爲我介紹了好多書。她叫我去看，叫我去讀。她在叫我快點跑。幾年來我自己覺得進步了，而且也眞的懂得了點東西。她認識而殷勤地指導我，可是在別一方面，她又溫和柔順地服從我。她一點也不輕視我。現在想起來，我覺得祇是這一點，她確實是很……想不出用什麼適當的形容詞。用個『好』字，太籠統了。用『偉大』，那可又似乎捧得過了火。

我們結婚已然九年了。在這九年中當然也吵過架，而且吵過並不算小的架。吵完了架，便賭在床上生悶氣。可是一個鐘頭過去之後，便又你給我我給你的道起歉來。我們原是彼此互相地憐愛着，雖然嘴里並沒說過：「我愛你，我愛我！」

寫到這里，我忽然想起華盛頓歐文（Washiuyton Jrving）的那篇美麗的散文妻（The Wifs）來了。其中的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某甲娶了一位年青而美麗的姑娘他們共同過着極甜蜜而美滿的生活。可是一個時期，他投機失敗了，弄得全然破了產。他不敢把這不幸的消息告訴他的妻，怕她傷心，怕她不能忍受窮困；因爲她究竟是從富貴家庭中生長起來的。于是他祇有把自己拋入痛苦的深淵。後來，經過友人的勸告。出乎意料的是他反而從他的妻那里得到莫大的安慰。他們變賣了一切，在鄉下住了下來。她永遠活潑快樂，精神飽滿地操持一切。他們的生活不但依然美滿，而且弄得充滿詩意。

這確是値得贊揚的。

一個女人在她丈夫快樂的時候，全然是他的裝飾品，這並不是一種恥辱，當一個丈夫突然被災難襲擊，而她，以前是裝飾品的她，能不使他跌倒下來，而叫他在這世界中復得他的地位，這才眞是偉大的女性。

至于我的妻，雖然是夠不上這樣偉大，但我覺得她在家中已爲我創造了一個小小變的世界，而我卻是作了這世界之王。

這樣，我們不能算不美滿地共同生活了九年。以後呢，我們希望我們能更有意義地，更硬朗地活下去。

木刻家

楊袁

「現在在她粗眉巨掌間仍然可以尋到中國農村婦女獨具的諄厚坦眞性格」

粗線條的女人

頭髮短得畫起來不美，在一般看起來也並不倫不類，人家都在學生時代不得已不剪結婚以後自然的蓄長起來、她、十年來一個樣，再過二十年也不易改，髮稍剛剛擔着耳垂，永遠垂直的往下沖，這些正像她那剛永不改變的性格，我一提起蓄髮，她反對得急紅了臉。



（筆者與夫人）

「少費話吧！我不是爲了別人看才活着，爲什麼叫髮梢咬痛我的脖子，擻服我背，油我衣服，不但不覺得恥，反以爲榮，這些灑痛的話我不願聽。」

這樣以來結婚十年間，替別人畫了許多像，妻偏沒有一幅，現在又被孩子們累得背駝了，髮禿了，前前後後都是孩子，二四小時都在替孩子們忙着，她未發過半句怨語，她像一個頂香拜佛的信徒，不問收穫的有無，反正那虔誠的信心使她邁進，至少這種昇華會使她向上，至美。

十年前，她不是這個樣子。

我第一次認識她，還是個好動的孩子，常常穿着白運動服，和男同學一起打球，高興的時候敞開嗓子大笑，沒有一分女孩子的忸怩，女同學們很少和她接近。

第二年她變了，塞外的風沙，刮翻了她的樂天，操場上，馬路上見不到她偶爾看她從圖書館出來，也只是一件舊了的藍布衫和一雙膠皮鞋，臉上的一抹恬靜中含着幾分微鼻，偶看見她笑一次，那眞是一個可怕的刺激，所以同學們更隔離她。

第三年再看見她，她常常獸坐在一個角落裡，或是垂頭喪氣的溜蹺在球場裡，一隻小本子常常帶在身邊，有人找她談話她默默然離開顯然地，她精神上受了刺激

第三年的末端，我開始關心這精神病患者到我家去休息（不如說長期療養）一輛紅汽車伴着樂隊把她迎進我的家。

一向生活在父母原諒下的人，不會感到大家庭的利害，這對於一個外姓人，特別的顯着出來，煩瑣的禮節，人事上的糾紛，家務上的頻繁，使她的病更沉重了。

第四年的開始她病倒了，似一隻傷了眼的獅子，自從由醫生的証明她懷了孕，他的眼睛裡常糊着一層淚水，有時失望的

開張眼四面掃視，那是她掙扎的言語夏夜裡房裡熱，她常常披衣夜起，伏在燈下寫些什麼，寫了撕撕了又重寫，記得有一次夜間，我偷偷的爬起來，看看她在寫什麼，實在說她孱弱的身體不適於勞累呵；剛剛邁出了房門，她突然的站起來。

「看什麼？連這點自由都不給，去，滾開」瞪圓了眼睛，一把碎紙向我投來，她撲向臥室去，她一咕碌昏在門框下，第二天她沉重的發着燒，不時大聲咆哮，這回果然是重性的神經失常。

這份丈夫看護一直繼續了九個月的孩子誕生時候，她的病才差不多復原了這回……和往常不同了，愛孩子的心代替一切夜間孩子哭嚎，她怕吵醒我整夜的抱着孩子，在孩子學話的時候她教導孩子學全家長輩們的稱呼，她開始學習各式的小孩衣服，她抱着孩子和公園各種孩子接觸，祖母命令說「別和野孩子玩」，他猝然回到屋裡自語「我的孩子不是嬌小姐，叫她看看別的孩子生活情形，將來好用自已的手賺飯吃，這家庭會把孩子嬌慣成廢物」這第一個孩子偏偏就是在那懷胎期中的象徵性格，她失望了，又振作起來，她為這個孩子痛苦了五六年，眼前一個重大的問題又折磨着她，孩子到學齡了，在學校沒有專科研究幼兒心理的師資，在家庭又受着古老消沉的薰染遺傳先天不足，後天又失調的孩子，在體質上，在精神上都是一樣的怯弱，這種病症就得看着孩子受，她雖然一樣的和我担起生活，然而無論怎樣節省，我們是薪金喂不飽胃，食的問題解決不了，還談什麼對於大家庭的脫離，於是三個孩子相繼着誕生，她的失望也一層層的加深。

十年只有一個要求

十年間，太辛苦了她，孩子們累得她駝了背，禿了髮，她沒有一句怨言，早起晚睡送走了一疊疊艱難的日子，在生活高度的今日，他為了孩子們的營養充足甘願擔起一部分生活，每天和學生們販講，回到家來，抱孩子，補襪子，納鞋底這些事情佔去了她休息的時間。

「不要再生孩子了呀！為生活擔負的不易，為了教養上精力的不够，除非生活形式變更了……」她對我僅這一個簡單的要求。

天天在想，我應該對於她每個生活關節都得有一個記錄，但一提到畫像，她不勝其怕的搖頭，她願我給每個孩子做個縮影，也就是把所有的一切全獻給孩子，現在在她粗眉巨掌間仍然可以窺到中國農村婦女獨具的諄厚，　坦直性格，她不會變一直到她的晚年，這種氣度已流傳到孩子們身上，純正的賢士女兒。

國專教授

田驄

金聖嘆評文至此，
必當拍案叫絕說：
『偉大呀，偉大！』

妻和我的關係，很特別，也很平常，很不調和，然而又很調和。這種關係並非常態而為病態，所以很特別。像我們這樣的情形，在這新舊交替時代也許並不太少，所以說平常。兩個人的學識經驗完全不同，所以說不調和。然而家庭的社會地位和家庭風習的浸潤很相同，所以能維持住夫妻的關係，至今不墜，而且分工合作，家庭空氣相當融洽，所以說很調和。

妻和我的關係可以分為三期！第一是新夫婦時期，第二是父母時期，第三期的名稱很難選擇一個恰當的名稱，姑且稱之為離心時期吧。

這婚姻是由父母代定的，因為是親戚，所以用不着媒妁之言，雖然事後尋了兩位媒人以完成其體制。說是由父母代定，也未免有對不起父母的地方，因為當時的確曾經徵求過我的同意。不過我那時候並無意見，只好以家庭的輿論，也即是父母的意見為意見。因為當時我纔十歲左右，而且並未見過這位姑娘也。

婚禮延長到二年。原來那時候正是五四的初期，大家醉心於自由戀愛。我在中學讀書。還沒有戀愛的機會，又沒有力量斷絕這項婚姻，只好採取不澈底的辦法，把婚期向後推諉。然而家裡洞悉此種心理，自籌備日起，政治戰，經濟戰，齊着向我進攻，我消耗了他們兩年，結果成功了我的撤收作戰。

我們的婚禮是舊式的。因為雙方根本未曾見過，所以舊式婚禮的神秘意味頗能引人入勝。那滋味，好像比「先友後婚」要濃得多。靠這一點，纔能維持新夫婦時期，有五年之久。至於究竟怎樣濃法，我只能舉出一件事實。在一個暑假期間，父親母親看出我們濃得化不開，恐怕兒子吃虧，為此替我在縣政府弄了一個科員的職位，叫我住到縣城去。但是一個星期之後，我竟不顧一切地步行了二十里路逃回家來，二位老人為此事頗生了一場氣。

第二期是最熱鬧的。那時我在北京郊外讀大學，而父親母親竟把家眷送了來。前後對照，十分有趣，然而怎麼也顧不住還失了羈絆的野馬，往北到過新京（長春），往南，到過南京；一方面北京的大佛寺南京的內學院曾使我多日流連；另方面

晚唐詩人行之若素的那種事情和地方也曾使我不時涉足。家眷從北京追到濟南，又從濟南追到上海，這纔慢慢安定下來。然而已經是十年過去了。這一期的關係如果要具體的描寫，那便是一大堆細碎了的茶壺和茶葉。

在上海定居之後，孩子們漸漸大了，家累漸漸重了，我 的關係纔一直轉入於第三期。我服務的學校在郊外，每星期回家一次。家裡的內外一切瑣事，我是一概不理。後來我就食於更遠的南邊，每年回上海一次，連孩子們讀書等事，都由妻一手經理，安排的妥妥貼貼。三年前大東亞戰爭開始，在三天之內，她結束了住了十年的家，隻身帶了大小孩子和行李回到故鄉來。念聖嘆評文至此，必當拍案叫絕說；「偉大呀！偉大！」

這樣的婚姻是離理想太遠了。自五四運動以來，大家都有這麼一個理想；小家庭，夫婦各有職業，生了孩子，經濟條件許可便請保姆，否則把孩子送進託兒所幼稚園去，兩人一直相愛着。然而能達到這理想的不幸太少。有的是不能單獨組織小家庭，或是爲了經濟，或是爲了禮教。有的是太太尋不到職業。有的是無力請保姆，就是最大的都市，也不能普遍的設立託兒所和幼稚園。因此，這一直相愛着便有問題了。於是反目，離異，打胎，棄嬰，種種不愉快的事就都來了。即便能夠將就同居下去，那家庭空氣不是陰慘慘澀絲絲，當年理想樂園，簡直變成苦海了。

上述社會諸條件，是造成夫妻關係的不幸的客觀原因。此外還有主觀的原因，便是學校教育的不健全。在學校裡所學的東西是適合於前述理想的社會的，然而畢業之後，到社會上一看，原來那樣的社會，倘未到來，還是不得不在這樣的社會裡混。那理想是太甜蜜，而現實是太苦澀，種種煩惱，由此而生。

那麼怎麼辦呢？我自己絕對無意提倡舊式婚姻，但也不願給人吹一個極其美麗的肥皂泡。平心而論舊式婚姻的女方所缺少的是新的家庭教育的頭腦；而新式婚姻的女方所缺少的是處理家務和應付家庭環境的耐心。然而前者可以由男方多負一點責任來補足，而後者中毒太深，實在不容易想出一種好辦法，因此我現在還是不得不表彰這舊式的妻，說聲偉大呀！偉大！

題目是妻和我，只能就題發揮，至於作爲近代夫妻煩惱種子的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是應該消滅呢還是應該促進，以及怎樣消滅和怎樣促進，那是社會運動家和教育工作者的事，恕不在此饒舌了。

小說家

孤雁

『我們希望我們將來能有兩個男孩子，和一個女孩子。』

我的未婚妻是怎樣獲得的

在去年夏天一個偶然的機會裡，我認識了容小姐。

那時我正因爲聽從一位大夫的勸告，行某一種外科手術，我開始在北京的一家醫院裡躺下來。又因爲我所住的是二等病室，所以在一間小屋中只關閉了我一個人；這樣，在大夫的眼裡對於病人是一種享受，但是在病人的眼裡却是一種苦惱；空虛和寂寞織成了每日必需的功課，一睜開眼就得望着屋頂想找一個說話的人都沒有。剛一進屋子的時候，忽然我有一種野馬被囚入籠中的感覺。

午後，我正被寂寞所苦惱着的時候，忽然病房的門起了一種輕微的彈動的聲音，我說一聲請進，隨後有一位化驗室的小姐托着一些化驗的工具走進來了。這人穿一身白色的工作服，有一段婀娜的身姿，面色稍帶一些蒼白，然而並非病態。面上柔順可親。如果用一些舊名詞來形容她這種態度，那末『溫文爾雅舉止端莊』這八個字十足可以當之無愧的。我第一眼見到她，便是被這種『靜的美』所懾服了。由外表上看，這人有一種能使人靈魂澄清了的能力。這不是一個人，是一位仙子，當時我這樣想，以後在這醫院裡我將沒有多少好日子可過了，因爲仙子是可以攝取人底靈魂的。

進來後，她並沒有說話，只是向我點一下頭，然後用一種柔和的微笑來代替着見面的寒暄。隨後她把盤子放在桌上，開始預備從我的右耳朵上取一點血液，當她用兩個柔滑的小手指頭捏着我的耳朵的時候，她這樣輕輕地問我；『不疼怕吧！不疼，閉上眼睛也可以……』但是我並沒有閉上眼睛，只覺得耳朵的下稍受了輕輕的一震，隨後她便用小手捏着，輕輕地擠出一點血裝在玻璃管裡。當時我眞的連一點痛苦也沒有覺出。

她走後，我心中的寂寞成分無端的增高了。我想，這完全是一種天意，不是人力。神讓我在這病中的時候，還受到苦惱

在入院的第四天她又到我屋裡來做一些什末來時正趕上有看我的兩位朋友在屋中談話，由朋友和我的談話中，她得知了我是一個喜好文學的青年，並且還不斷有些什末東西在刊物上發表。當那兩位朋友離開我的屋中的時候，她面帶一些嬌羞的樣子對我說；『從前在學校的時候，我也最喜歡文藝呢！可是我很低能，以後希望您多多的指教……』這事眞妙極了，原來我在這裡又遇到一位同道者。當時我用一種極大的欣喜和願意接受的話語來回答她的要求。我們最初的友誼基礎，便在這同道的方便中成立了。臨走時她又白床頭上和我借一本文學書走。

在入院後的一星期，大夫開始給我施手術。在外科上講，這是一種相當吃力的手術。因而痛也就特別的大，在手術時間內，我幾乎痛得昏過去，我嚐受到了一生

中懂受到的大痛苦。

隨後，就是只有在床上不動的日子了。那時正在盛夏，溽暑侵人的日子，終日躺在床上不動，簡直就和把人關在蒸籠裡差不多。尤其是在吃飯的時候，更是汗流挾背，熱得人發暈，而一方面同時我還得忍受着手術處的疼痛。

在這時候我想起那個人來，由看護的口中，我知道她的名字是李蓉。於是我在午後悶熱難熬的時候，我從報紙邊上剪下一個窄紙條來，寥寥地寫了這樣幾個字：『病中寂寞不堪，工作完畢時，盼過我室一談是感。此致李蓉小姐×上。』——我把這紙條放在一本雜誌裡，隨後我煩一個看護小姐把它給那人送了去。

事情完全出於我的意料之外，東西送去後，一直到傍晚時分連一點回響也沒有。心中的那份焦急簡直無法來形容，我想，這回算糟了，我不該把事情看成這樣容易。然而又一個出於我的意料之外，晚飯吃過後，我開了桌上的台燈，胡亂地摸一本書來看，恰恰在這時，門外輕輕起了剝剝的聲音，隨後門開了一道縫子，立刻兜的一陣香風，一個仙樣的人物輕輕閃了進來。不，不是人，也不是仙子，是一隻金色的小孔雀。天在上，這完全是一隻金色的燦爛奪目的小孔雀，這是一個奇蹟。我把裝閉緊了的眼睛重新睜開，我才看出蓉小姐的身上穿了一件像金子一般黃的長衣裳，上面印着紅綠的小花點，綜錯相交，在燈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輝，無怪乎剛一進來時要使我的眼花瞭亂了。進來後，她對我點了一下頭，用着夢幻一樣的聲音對我說：『那紙條看到了。我本來早就應該走來看您的，只因爲這幾天工作太忙，白天裡得不到閒暇……。到這時候才算正式得到了休息，想您不會怪罪我的吧：……』聲音愈來愈細，到末了的一句話，就幾幾乎使我聽不見，又好像這話是用了極大的力量才把它說出的。當時我也不知道我嘟噥了些什麼，我完全像騰駕雲霧裡，到最後我紅着臉讓她在椅上坐下。

隨後我們底談話開始了，第一次被我發現，原來這神奇的小孔雀很健談，她有着一個如彈簧的小舌頭，吐着動聽的聲音，把我這口齒拙笨的人完全比成一隻笨豬了。到後來我只好閉了我的嘴只聽她一人在那裡婉轉的吐訴着。那夜裡她和我講了許多話，她告訴我她來這醫院中的歷史和經過；她告訴我這醫院中的看護[illegible]屬誰最和藹可親……之後她和我講她家鄉中的風景，風俗和人情，以及她的家庭狀況。最後我得知了原來這小孔雀有着一個很可憐的身世。到末了她又告我，她完全是爲了躲避那愛飲酒的父親和殘酷的後母才來到這醫院裡做事的：真糟心，到後來，這小孔雀竟然落下淚來了。………

我完全同情這小孔雀的身世，以及她這不幸的遭遇，和本身所受到的苦腦。我應該想法子來援助她，讓小孔雀高飛，到自由天空裡去。

臨分別的時候我對她說：『蓉小姐，如果您不嫌棄，以後讓我們做一個朋友好嗎？』

『好呵！我記得是誰說過：世界上的人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朋友，一種便是仇敵。讓我們來做一個朋友不是比仇敵更好嗎。放心，以後我會不斷來看你的。……』聲音柔而嬌，臨而甜。而且話語又是那麼快和爽人，說實在的，那時我當真完全拜服在這金黃的小孔雀羽毛之下了。

那夜裡我有一個很綺麗的夢。

之後她果真不斷地到我屋裡來看我。並且每次來都要替我做許多事情，如同把窗子敞開，有一兩個蒼蠅時，她會自動的用拍子把它拍掉，我口渴時她會從冰箱裡把她預備自己喝的鎮涼的白開水給我喝。總而言之，一切，一切，一切，完全像是只有一個甜蜜的愛人才能做得出的。那時雖然還有[illegible]來苦惱我，但是我已經不再把它放在心中，我覺得我眞是一個最幸福的人了。

愛情眞是一種玄妙不可思議的東西，當它已經種植在你心中的時候，它會如同春天的花草一樣很快的在你心中滋長着。我和蓉的愛情就是這樣，在短短兩個多月的過程裡，我們的相戀程度竟會超過理想的十倍。這種愛情上的早熟，使我擔憂又使我害怕，因爲早熟的果子是不健全的。在一天裡我把這意思告訴她，她帶着一種堅定的口吻說：『好孩子！不用担這個憂，我們底心是三股的繩子搓在一起的，永遠也不會斷壞的。』

在甜蜜的享受中，日子過得飛快。兩個月過去後，天氣已經變成初秋的模樣了。又加上一陣落了幾場雨，天氣立刻更顯得涼下來。這時大夫告訴我，再有三個星期就可以出院了。到了晚上，我把這消息告訴蓉，她聽後立刻喜歡得跳起來。這一晚上，我們架起了空中樓閣，計劃了許多未來的事情；她替我，我也替她，共同做了無數未來飄渺的美夢。

「天」沒有妨害我們愛情的進展，「人」却對於我們底相愛加以嫉妬起來。由於我們間過往的親蜜，全院中的人馬上與傳開來，全都知道了[illegible]少號[illegible]房的病人愛上了這個小孔雀。小孔雀也在愛着他。大家在閒談的時候，都把這當做唯一的話題來講，更有一些得不到小孔雀青睞的人，個在背後說着一些毫無意味的閒話。因而我們的愛情馬上便也受到阻礙了。最低限度她不能再露骨的老往我屋裡跑，必需借端才能來看我一趟。而且還担着一份心，不大的工夫就得離開我底屋子。我對於這件事很生氣，蓉安慰我說：『不要生氣！一個月出院後我你的來往就能得到自由了。』

『不成！出院後我得回天津呢！』

蓉的確也沒有慮到了這一層。當我把這個話說出後，立刻有一層愁雲罩在蓉的

臉上。這小孔雀憂鬱了。

『不要緊！出院後我可以在北京多住些日子。即使離別，我們能多多通信也不是一樣的嗎？…………』然而無論如何說什麼，總不能使她再像先前一樣的快活了。

出院的日子到了，友好們全都來院接我，並且特意爲我開了一個慶祝會。我邀蓉參加，她笑着搖頭說：『怪不好意思的。』之後她又說：『還是明天我們單獨在××地方相會好。午後六點鐘，早去一點。』就這樣我們在戀戀不捨中握手告別了。

…………

世界上沒有不散的筵席，因了家中的催促，出院後又在北京多留戀了二十多天，終於還是帶着離別的傷感回到了天津。火車蠕動時，蓉在車外搖動着小花手帕，高喊着：『多多來信呀！不要忘了你的…………』悽哀的調子有兩行熱淚在小孔雀的眼內滾閃着。車行漸遠，到後來只剩下一點黑影，好像還是不住手地的在那裡揮動着呢！完了，斯人遠矣！我念着西廂上『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裡。』的句子。我竟然也不覺地落下淚來。

到家後的第一件事，便是給小孔雀寫信。我們的信發出後兩天，便也恰恰收到她的來信。蓉的鋼筆字寫得並不十分熟練。但是詞句却是相當地備。在信裡也很健談，全信足足寫了有六張信紙之多。她訴說她對於離開我的感到空虛，夜間的失眠，以後她說若有機會時她也願意到天津來。

之後每隔一個星期，我們准准有一次信件的來往。回家後我照舊又執起了教鞭，每天吞着粉筆末，還得對學生們講點子不當用的大道理。日子過得飛快，在一個落雪的日子裡，我正預備走出教員休息室回家的時候，忽然校役進來報告我說，外面有一位女士來找我。這使我很驚異。因爲在這學校裡，我是從來不和什麼女人有來往的。於是我匆匆地趕了出去，當一個熟習的身影觸進我的眼簾的時候，驚喜得我驚叫起來了。

『是妳？蓉！怎麼在這樣天氣裡妳趕到天津來了？…………』

『一言難盡！』

隨後我約她到一家飯館裡坐下，要兩樣菜要一點酒，爲她接風，又可取暖，並敘一敘離情。

『×！我和院長吵起來。我已經辭職了…………』蓉坐下後憤憤地說。隨後我們一邊用飯，一邊來談話。原來自從我出院後，蓉已經受到院方一般人的歧視。並且還有一些人在背後用冒語惡意的中傷她，因此她很生氣，可是又無有辦法可想。到後來連院長也一同地在用言語諷諷她，一直到今天的早晨，終於使她忍無可忍，還是離開了那塊吃人的地方。

到後來蓉氣憤地說：『這個鬼世界有力量，就是擊碎了他！』我還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美麗的憤怒。

『不要緊，妳放心。職業是不成問題的。』我這末地安慰了她。

爲了方便起見，我安排她在我的一家親戚家住下。隨後我託了每一個熟人爲她尋覓着職業。在來津後的兩個星期，終於爲她在一家醫院裡又找到了工作。

這一來我們見面的機會可是太多了，每天大約總能有兩小時以上的時間在一起守着。同時我們的愛情便也跟着突飛猛進。當過了舊曆年，我們底愛情差不多已經達到了最高潮。在春天來臨，百花開滿大地的時候，我徵求了家中的同意和蓉訂了婚。我主張蓉最好也通知她家裡一下，但是蓉却認爲不必，因爲她的父親每日裡只會飲酒，連一點正事也做不出，後母又是那樣的兇狠和蠻辣，逝知時確巧在事實上就許遭到了阻碍也說不定，所以還是不去通知的好。末了她的結論是：『小鳥有能力時就盡力讓她高飛。』既然離開了籠子，就不願該再有對於籠子的留戀，更不應該再讓它來阻止了自己的前途！』我認爲這話是對的。

爲了充實我們婚後生活的能力，和小家庭的健康，訂婚後我們先暫不急於結婚，我們要利用這由愛情激勵所產生的充裕精力，來努力於工作的增進。在實力充足時，今年秋日或明年春天再行結婚，婚後，我們預計有一個不十分遠的旅行。我希望我們將來能有兩個男孩子和一個女孩子。

濕氣　當日止癢
▲凡注射清血針藥均無效者速來治療▼
國際和醫師專治
週身瘡疸刺癢頭面流水奇癢
膿泡破爛疼痛腳氣陰囊濕癢
小兒濕毒胎毒瘡疽粉刺赤痣
▲上午十時至三時天津第一區渤海大樓二樓▼



海外婦女生活特

印度的寡婦

世界最不幸的婦女羣衆
丈夫死後無異被死神抓住了她
寡婦學校的大批畢業女生拯救着火焚運命中的寡婦

女子若生在印度是最大的不幸，因爲她們在家庭中是被認爲是附屬品的，她不能發展她們的個性，更不能有自已的主張，她們得恭牽的伺候男子，尤其是自己的丈夫，男人如鞭打或驅使她們，而她們認爲是應該的事，她們認爲生爲女，身，是自己前身品行不正被神所懲罰之報果，這因爲彼一種自古流傳下的神奇而殘苛之迷信所致。

一個女子嫁娶後，不幸丈夫死亡後，那無異是死神降在她頭上了，她必受某種不可測之社會力量逼着她活生生的投擲在熊熊的火堆中燒死，去爲她丈夫殉節，這固然出於自已的心願，然不這末作，她們又該如何辦呢？社會對她們卑視，家庭虐待她們，她們永受不到喜悅的臉色，她們更不能穿漂亮的衣服參加社會上任何的交際，她們只能悲慘地在與外界隔絕的生活着，「生不如死」這一句話，可以用來形容她們的生活了。

她們想到以後將要永遠嚐到這種生活，故她們在「生」一字便孳無留戀的意智，她們若爲自己丈夫殉節，社會必定對她稱譽爲貞烈婦女，她能爲自已丈夫殉葬，來世必能轉生於幸福，由於此種情形，印度雖無強制將寡婦投火中爲丈夫殉葬的規定，但多半寡婦難於逃却此種可憐命運的。

記得在一篇一個英人在印度寫給他本土的通訊上說，是記敍一印度寡婦被燒死殉夫的情形，那被燒死的寡婦，年約二十三四，有兩個孩子大的女孩子才五六歲光景，小的男孩還在襁褓中，這實在是不可目睹的慘劇。

寡婦穿着平日輕易不肯穿的而印度認爲華貴的衣服，坐在六人抬着的轎子內，淚不住的落着，臉色表顯着悽慘的神色，又怕別人看出她沒有爲丈夫殉節的決心，故不住的擦着淚，轎前有樂隊吹奏着，後面跟着爲她送行的婆家和娘家的人，前後左右擁着許多的觀衆，轎子抬到火葬場，那裡早有人把火燒好於是她向四圍觀衆和親朋們跪了四跪，舉行了最後的告別，樂隊此時又奏樂，樂停止後，有人把她兩孩子抱來，此時她再抑止不住自己的眼淚，她哭了，然而却不敢放開聲，大的孩子明白母女倆要成爲最後的離別，故兩手拉住他母親死也不放的大聲哭，哭了好久最後有司火葬的人催促着，她下了決心，對兩孩子吻了一下，而跳入火堆中。先聽到極端的悽厲嘁叫，終於屍身倒地，皮肉燒焦着，漸漸屍身被烈火焚化消滅了，臨臭氣味瀰漫在火葬場之附近而這寡婦就這樣死了，了却她可憐的生命。

一位美國記者也曾造訪過在印度孟買地方稱得起印度十足豪登的家庭，這家庭的主人曾經在英牛津大學讀過三年書，他女兒不受其印度舊式制度的束縛了。她能很暢快的和這位記者談話，能不受其他家庭父兄們的苛責，更爲了表示對記者的懇誠，特意打開留聲機，她家大大小小團聚在一起，但獨有一美麗的少婦，



在印度獨立聯盟總會·高呼
打倒英國的聲谷女代表

在室內之遠處給大家燒着茶，她的面部的表情，十分的悽楚，看人更不敢正眼看，故此記者很好奇心，他奇怪也許這位少婦特具有的害羞性情？然而爲何只單獨叫他燒水呢？因在印度是沒有把客人介紹在座的習俗故他也不便問。悅耳的音樂，使這少婦亦聽得入神這位記者不斷奇異的望覰她，忽然主人似有所覺的轉身看到她，向她大聲訶斥着，那少婦便慌忙的走入另一門去，爲了使記者明瞭此情形之故，主人便對記者說，「她是我兄弟的寡婦，她不守寡婦之道，當家中有客時她是無權和我們在一起的。」後來，記者便在悒鬱的心情中向主人告辭了，事後經記者之觀察，這主人對待他守寡的弟婦，較比其他印度家庭來確是好上幾百倍了。

人道的新思潮，已開始流入印度，漸漸這種殘酷無理性的寡婦殉

夫的惡俗，被前輩之士們來反對，當然身作寡婦者尤接受此種新思潮之潛徹，她們也是人，爲何替已死之人甘受無謂的犧牲呢？爲使這些身當寡婦者脫離火焚的厄運而重新變成社會上一有用的人起見，故在浦那地方，竟有一有名的「色帆塞登」的寡婦學校出現。「色帆塞登」就是「爲家庭而工作」之意義，有訓練主婦的重大任務之責任，全校可容納二百人，而是在一九三九年止已有一千二百個寡婦從這畢業了，她們從這學習了自謀生活的本領，做教師，看護或工廠職工。而她們的職業較優者，時常儉省而把錢送返回校，可使母校發展。

但一千二百個從寡婦學校畢業出來的，在印度全境裡比較起來，當然還不成爲數字之比例，但她們給社會之影響也很大，她們皆懷着決心，要從火焚悽慘的生活救出所有全印度之寡婦之志願，她們都換上更新的靈魂，增添一般蓬勃勃生命，人們如看見從寡婦學校畢業的學生們，便可以想到印度的寡婦和一切婦女在黑暗悽淡的生活時代，快要成爲過去了。

德國的「母親學校」

維靜譯

最初的母親學校

母親學校是德國納粹婦人會最重要事業之一，十年前設立在柏林北部的勞働區，和普通學校不管學生了解不了解，在一定期間裡，只教了死板的功課，在這兒使用母親們自己琢磨，先生和學生間，或是同學們互相討論的方法。母親們像朋友一般，一面教着一面互相研究，說着自己的經驗和閱歷，不是注入的，而是愉快的啓發，使母親們心裡隱藏着的一切都貢獻了出來。這樣着進行，得到很大的成功，達到今日的階段。

母親學校與國家

在家庭裡母親的事情，是家政，育兒，教育三項。就是每天在各家庭內所發生的種種事情，如果在大處着想，家政的問題關於國家的經濟，育兒的問題有關國民的健康，教育的問題是關於有才能的人，作成將來國家有關人材一般，廣播到民族共同體的事情。在其重要上來看，是非常有價值的事情，只有健康的人才能漸漸的發展他天賦的能力，獲得到高尚的能力，只有健康的男子才配做國家有用的兵士，只有健康的女子才能產生出健康的兒童。於是只有有能力有先見之明的母親，才能把民族之寶的青年用精神與肉體來培育。由於這樣的要求，才產生出來德國的母親學校。

生活就是功課

母親學校的學生是十八歲以上全德國的婦女。或現在做着母親的婦女，或未來的母親們，授與生活必須家事知能。比如說直接和國民有關的食糧，配給，榮養，勤勞等。國內問題，在教室裡拿它當作話題的中心。而以生活問題爲具體的研究。母親學校功課分爲三類：

一，一切家事家政（裁縫，烹飪）

二，家族的健康與福祉（幼兒的扶養，家庭衛生事項）

三，兒童教育（在家庭內兒童的知育，德育，情操教育的一切）

各功課分爲二十日，每天上兩點鐘，所有各科目用四十點鐘教授。由德國婦女指導部指導。

家事家政的授業法

這門功課是分爲裁縫和烹飪兩項。德國婦女也非常重視着這兩項並且極感興趣。關於烹飪的書籍很多，在學校裡都很努力學習。這不僅是女人在生命維持上握着必要的榮養關鍵，實在是負着對於民族的大責任的左證。家務小事，直接和國家的經濟狀態相關連，尤其是在戰時下，須有儘量利用物資知識，有的東西爲甚麼得不到了呢？有沒有代用品？更必須知道爲了維持身體健康，不能缺少的是些什麼？

烹飪以外，裁縫是女人惟一中心工作。只要是女人都應當縫出兒童的服裝和自己穿的衣服，在小學中學時已經是學習過了，可是現代的國民生活是全部規正成戰的生活，縫[illegible]很優秀的婦女，在這時能很巧妙的利用廢物，這才有做主婦的資格。母親學校主要的任務就是叫母親如何利用廢物。

健康指導與管理

再就是對母親們最喜歡的一門功課，是嬰兒處理方法。首先要講求的是生活的態度和作母親的態度，自嬰兒生後二年內的處理方法，講求其發展的階段。於衛生學的事情，孩子們穿衣服，洗澡的方法，床的作法，再關於孩子們最初的教育和規則的生活，都列成功課。這種場合決不是理論的，而是具體的，爲此設置了特別室，設備着一切處理小孩用的器具。洗澡穿衣服換尿布等所有一切事項，用和真小孩同樣大小的人形來實習。再對於孩子們的玩具，因爲在戰時下，沒有甚麼好的玩具來供給兒童們，所以母親們學習着用自己的手來製作玩具，這是在實際教室裡學習的。



上海特約通訊

戰時下上海婦女的陰陽面

「上海灘 上海灘 不軋姘頭猪玀三！」

王·饕·厂

××先生：

最近接到你從北京寄來快信，要我來寫一些上海婦女界通訊給「婦女雜誌」，這個題目使我慌悚，它的範圍廣泛，我遲疑好久，不知應該寫什麼？況且，我又是拙笨執拗的人，從來寫不出使自己滿意的文章，也永遠說不出使別人喜歡聽的話來。老實說，我雖然在上海旅居已經三個年頭，却還是個十足的「阿木林」，因在職業和語言上的隔閡，一向對她們很少接觸的機會，所以也沒有深刻的認識；現在祇能就個人淺薄的觀察，把所得印象，採用夾敘夾議的方式，寫出現社會下上海婦女在家庭與社會上生活的現狀。

假如我們承認「婦女是家庭的中心人物，而家庭又是國家民族的基礎」的話，那麼，一個主婦在社會上所處地位的崇高，所負責任的重大，就顯而易見了。

上海家庭的主婦們，既不附和舊傳統，老老實實的作「賢妻良母」，也不服從希忒勒的威令：「回到廚房裡去」！而自己更缺少一個至上的理念。却沉溺在奢侈淫靡的氛圍裡，若痴若醉的生活着，她們竭力裝飾自己的身體，和身體週圍的一切，更用盡種種新鮮有力量的方法，想保持青春，增加美麗，希望在家裡使丈夫歡心，到朋友的客廳裡，或晏會的席上，從時髦的修飾上，和華麗的服裝上，炫耀自己的高貴，讓個個男女來賓們尊敬和贊美。

「玩紙牌」，「打馬將」，或往跑狗場買「獨贏」，「連號」是她們最感覺興趣的娛樂，也是她們唯一的工作。

這些婦女們活在世界上，彷彿是為了裝飾，賭博或媚惑丈夫。可是從來不想到治理家務和孩子教養問題，這些都是娘姨（女傭人）的職務。

豈只有閑階級的貴婦們是這般盡情享樂，就是經濟狀況不很富裕的家庭，也無不拚命擺闊綽來撐體面，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主義。難道像這樣的家庭是國家民族的基礎嗎？我懷疑，我十二分的懷疑。

曾記得不久以前，一個美國的百萬富翁說：「我們不怕共產主義者，老婆早就要使我們破產了，比工人們還來得及幹這件事要早得多呢！」而最早的希臘詩人海西沃德（Hesiod）也說過「女人不是勞動的同伴，而是浪費財產的同伴。」這些固然都是抱怨女人，甚至是侮辱女人的狂話，但我現在倒也覺得有幾分真實性呢。的確，這種高度的浪費，不但潛伏着家庭破產的危機，並且也是社會崩潰與腐化的象徵呢。

× × ×

我國婦女因在封建制度的樊籬裡，被傳統思想愚昧了幾千年，近代歐洲革命思潮東漫，以迄辛亥革命，纔漸得拯救，如迷初醒，起而向男子中心社會爭求自由與平等的地位，雖然近幾十年來，受着種種阻遏，儘在艱難中滋長，沒有顯著的進展，「女子參政」問題暫且不談，而職業婦女應運產生了，是千真萬確的事。

在上海，職業婦女佔有龐大的數量，這我雖然無從考察和統計，大概至少十萬有餘，而且範圍逐漸擴展，如今不僅是在工廠裡勞働，一切組織現代化的商業團體——如各大企業公司，銀行，交易所，百貨店等——和公共機關都已經「開放女禁」，有了婦女的站脚地。這個原因，一半是教育的力量，灌輸給她們一些新知識和生活技能，還澈底打破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也消滅掉一般歧視職業婦女的病態心理，一半是經濟的原動力。

上海婦女得到這個優越機會，可以自由發展個性和才能，踏上「經濟解放」的道路，該是一件可喜的事，但是若靜心考察一下，對於她們從事職業的態度，委實感到十分失望而且痛心。

許許多多受過教育，而又以「新女性」自命的青年女子，其實她們知識貧弱，不足以認識新時代，沒有的正確人生觀，並對職業曲解誤用。可不是嗎？她們從事職業的動機是趕時髦，像披上一襲美麗的外套一樣，目的在於閃耀動人，如此欺人自欺的虛偽態度，怎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呢？固然也有抱着忠實態度，把擇就的職業認作終身努力的鵠的，來培植個人經濟基礎，希冀爭求未來的自由和幸福，而且能夠忍受現實的苦痛，雖百遇挫折却不灰心，堅強奮發創造新生活的人，但是鳳毛麟角，充其量，只不過百分之一而已。

成千累萬被環境逼迫的婦女，渴求着職業的豐富報酬，以補足生活的慾望，然而在事實上，

苗民的戀愛

向林

我們大概都知道，在西南方住在深山中　民族—苗民—他們的智識很淺，但他們沒有男女間的歧視，男女互相平等，男子所享受到的權利，女子是一樣可享受到，他們女子的支配權能超過男子，能獨立生存生產，以至在公衆的事業上能參加各種會議與意見，更能作娛樂場中之領袖與戰爭中之鬥士，他們的婚姻也完全能自主的。

他們男女間也有一種特優誠實的表現，他們如果要成婚須經過情感達到最高之融洽和幾次密會。但結婚後女子不但能有治家的職責，更能與男子相當的工作和少女時相同。丈夫公婆絕不苛責她們，故家庭並不是她們的囚牢，而是她們甜蜜的棲身之所。

她們在選擇情侶時，沒有門當戶對的觀念，更沒貧富之分，而是看對方容顏性情及態度，他們的體態，我們如看到會覺他們是一强硬之民族，身體粗黑，容貌亦不白，活潑且天真，柔媚動人，他們的個性，常有勇敢的氣魄，更有冒險奮鬥的精神，更有那美妙的風韻和溫和的柔情，她們閒暇相聚時常以美妙的歌舞調節她們的心，他們之中，沒有犯「戀愛狂」之女子，更沒有犯「誇大狂」之男人。

由此種音樂歌舞婚戀的媒介，而產生了一種先戀後婚的苗民生活，他們的婚姻由其雙方男女的意志相投，方能成婚，他們的戀愛時期男子從十六至三十餘，女子自十四至二十七八。他們稱戀愛爲「打私交」，打私交皆爲同年，而無少女戀長男故又稱「打同年」。此時期爲他們一生最快樂之時期，當他們男女初相識時，多在趕場時或祭神賽會之時，尤其是在仲春跳花燈，八月半跳月時，於每屆賽會時，男女皆盛裝艷服而出，有帶笙或短笛的，當月場花燈歌舞比賽時，正爲選擇伴侶之時，若中意便上前「打話」，或以美妙歌詞挑逗對方之情感，對方若拒絕，可回頭拒絕，或用鼻嗤之。若雙方意志相投，即跳舞，若高興，更跳得高興起勁。舞罷後，互相「換帶」並預約下次密會地點，但他們多在森林中，深谷裡，峰岳上。如到約會期，各人攜帶各種贈品，男贈女多爲手鐲，項圈，戒指，髮帕。女子贈男的多爲腰帶，衣裳，裹腳，紹巾，上有繡之蜜蜂，蝴蝶，鸞鳳，仙女各種花彩，幽會時或低聲談情，或低聲歌唱，唱後彼此呼喊「羅哥」或「妖妹」。迎神會雖都在一起，父母族人也皆不多事，別人也不會多閒話，由於雙方之相投在這種愛情中他們得到健全之生命，快樂之心靈，這時愛情在他們之中已情如莫明其妙之勢力與色彩，沒痛苦，沒悲哀，雙方經三五次之幽會，雙方若萬分之滿意，即可託雙方家長正式婚配，隔數日後，再託人說合，這樣父母也不好不允，這樣他們的婚姻即可很圓滿告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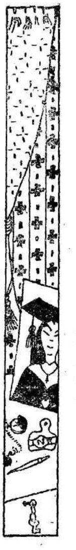
無論是高級職員，是經理的私人秘書，是電話接線生，只要屬於薪水階級，都同樣遭受到慘酷刻薄的待遇，老實說，現在最高薪俸也不過中儲券四五千元（中儲券一百元等於聯銀券十八元），還遠不如那些給人抱腰的紅舞女和唱靡靡之音的歌女們，一個星期六夜晚的收入多呢！比如照上海目前的物價估計，每人每月的膳食費，恐非三千元所能辦，而一雙高根皮鞋需二千元，若奶油燙髮一回至少耗費七八百元，更不遑論其他；生活的威脅，對她們無異是一種重大打擊，以致意志消沉，站在十字街頭彷徨徘徊起來，感到孤獨的悲哀了。

所以現在已有不少的職業婦女，淡漠了本身的職責，竟兼操「戀愛」副業了，所謂戀愛而又稱副業，你或許要莫明其妙，姑恕我猖狂，明白的解說一番，她們依靠年輕美貌，在出賣愛情了，像「長三」「么二」（上海頭二等妓女名稱）差不多，不過還沒有公開呢，卻富於神秘性，因而更容易吸引顧主了；她們祗有一個單純的享樂目的，希望獲得有錢有勢或更有「梅蘭芳型」的男朋友，天天把業餘光陰消磨在聲色場里，像吃大餐，逛花園，跳「華爾滋」「探戈」舞，對於這種自由浪漫的縱慾行爲，上海俗話叫做「軋姘頭」，而且是極盛行的風氣，我倘若再告訴你一個諺語：「上海灘，上海灘，不軋姘頭猪頭三，」（註：「猪頭三」是猪玀，上海罵人的話，）就不覺得我的話太誇張了。

我大約還不是道學家之流，在苛求聖潔女子，反對男女社交，但總以爲這班狂蕩女子，是在無形中創造「棄嬰」，「墮胎」，「遺棄」，「離婚」……一些犯罪的紀錄。是婦女的疾苦恥辱，也是國家的不幸呢！

我還不能忘懷，在黑暗的角落里，那一羣純粹彼貧窮逼迫，而出賣肉體和靈魂的可憐蟲，如風化區在馬路上拉客的「野妓」，跑飯店酒樓的「嚮導姑娘」，和浴室裡的「按摩小姐」，這些都是上海的「特產」，關於她們的苦痛生活，我想個別的用特寫或素描的鏡頭，映現給讀者們，如果我日後有充分的寫作時間的話。

在不知不覺中，竟拉雜的寫了這麼多，也許由於我的觀察力薄弱，不免有誤解的地方，假使有讀者誣我以「侮辱婦女」之罪，那就出於我的本意了，我除恭而敬之的道歉之外，最後仍希望都市婦女們共同反省。



拉綺珞芙底生涯與著作

瑞典文藝界一顆新隕的明星

周秋紫

一

拉綺珞芙



一九〇九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破天荒地授給了一個女性作家，賽爾瑪．拉綺珞芙(Selma Lageroff)。她是一八五八年生在瑞典萬爾蘭(Varmland)地方一個鄉村地主家的小姐。她被整個文明的世界所尊重，被她底同胞和她底故鄉所敬愛，拉綺珞芙底盛名使她底生命賦予了不朽的榮光。讀着這個靜穆而安謐的矮小的瑞典女性底滿溢生命的小說，讀者彷彿觀賞着一個一個的桂冠。以唯一的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女性作家，她成了拒絕接受瑞典學士院會員的一份子，而和其他十八個不滅的巨星同垂不朽了。

從地主小姐幼年時代，拉綺珞芙在莊稼人中間彷彿已經是一個命定的人生底觀察者和解釋者。她因為體格柔弱，不能像本家的或其他鄉村兒童似的撒野，滿田野亂跑，因此，她就時常安靜地和老年人坐在烟囱的角落，捧着書本，馳騁着她底想像，這是體格茁壯的鄉下孩子所不屑為的。

因為沒有多少朋友到那地主的家裡走動，沒有人對她敘講鄉下古傳的神話，拉綺珞芙就自己從書本裡挖掘着。在這方面，拉綺珞芙是幸運的，不但她父親有大批的圖書供她隨意翻閱，同時，她父母都是有教養，博學多識，而且在文藝上有特殊的興味與修養，他們幫助着指導着拉綺珞芙走上了文藝欣賞的正當的大路。

九歲那年，她在瑞典京城斯德哥爾摩，和她叔父一家過了冬天。對於這大都市的印象，她後來在「人和幽靈們」(Menard trolls)底「二先知」(two Predictions)裡描寫着。她述說着對斯德哥爾摩底種種老敝的情形，對都市的生活如何不習慣，走着狹小彎曲的街路的膽怯。她說：

「我和這些都市上體面的孩子們在一塊，就感到笨拙和寒傖，因為我還是用着萬爾蘭的土話。然而，我在斯德哥爾摩叔父家所住的那所老房子，對我有不可言說的奇趣。我叔父有一口滿裝着華爾透．司各脫爵士(Sir Walter Scott)底著作的書櫥。還有，就是劇場」。

她敘說着，有時他叔父給老媽一張戲票，那老太婆就帶着她去，在開演的時候叫她站在她面前看着，等她到春天回到老家以後，她就依照看來的戲文和她弟妹們扮着戲子做戲給家裡的人看。家屬都是觀衆，她有一次扮着兩個角色；女主角和一個滿頭白髮的老頭兒。演到老頭兒時，她底黃頭髮攏在後腦，用以代表老年人的一撮頭髮。

從她這種自己的寫照中，我們可約略推知拉綺珞芙愛好藝術的天性是如何的强烈了。

一八八二年，在西堡高等女子學校畢業後一年，拉綺珞芙進了當時的師範大學。她在那裡呆了三年。在三年中，她把所有的假期都回到家鄉萬爾蘭去消磨了。她底故鄉是她所鍾愛的，和她這美麗而神秘的土地，靈魂上越說越投合而深切，她一生底馳譽世界的作品，都是以此為源泉的。

師範大學畢業後，她在斯堪省底蘭次克郎那女子中學當了教員。在坐冷板凳的時代，她很想找一點富裕的時間，從事文藝寫作，她就以立定的目標做了下去，終於成了世界文藝巨人中稀見的女性作家。然而，據拉綺珞芙自已所說，她當時的作品，能在雜誌上發表的，不過是短歌之類的一些無足掛齒的東西罷了。但她對學生講了無數的民間故事，這卻是她創作的基礎。

二

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給與拉綺珞芙與其說是拉綺珞芙提高了她底國際的榮譽，毋寧說這是她在文藝上的成就該得的結果。她底著作，特別是她底長篇小說，不但在斯堪的那維亞半島放出了異采，而且，通過了她，把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北部邊陲被半遺忘了的美麗，傳達給了讀者，通過了她生花的妙筆，把過去的事跡摻到生命中了，譬如她底代表作之一的「歌司塔倍林格底故事」(The Story of Gosta Berling)，就是一個隨手拾來的例証。

因為出生在荒僻的鄉村，過着地主小姐安靜舒適的生活，在田園詩的氛圍中長大的，雖然正當現實主義的冷凉的明星照耀斯堪的納維亞文壇，拉綺珞芙卻和當時的都市

作家在生活上的方式互異一樣，她却總向了理想主義的道路。在她全部著作裏沉醞着她一顆灼熱的心，嚮往着她所能充分理解的家鄉生活，帶着習慣而認識着的瑞典底鄉村生活和自然底奧秘與奇蹟相起伏呼應。她所寫的一切，也就是所取的題材，外表上彷彿是鄉土的，局部的，然而內容存在着宇宙人類的普遍意義。說一句術語，她底作品是地方的形式，宇宙的內容。

她有三部並世巨著，那就是「歌斯塔·培林格底故事」「耶路撒冷」（Jerusalem）和「葡萄牙里亞底皇帝」（The EmPeror of Portugallia）。還有她爲青年們所寫的兩部現在已成爲古典的作品：「尼爾斯底奇遇記」（The Wond erful Advoentures of Nils）和「尼爾斯二次奇遇記」（The Further Adentures of Nils）。

「歌斯塔倍林格底故事」，是被認爲她底最成功的傑作的，我們在這裏略加敍述也許不能算題外之話吧。

如果你拿一張現代的瑞典地圖，你可找到買爾省，於是你就會看見勿烈根湖（Lake Fryken）。在勿烈根湖畔有一個叫做「生尼」（Sunne）的村子，就在這村裏，馬爾巴卡地主的古老的家裏，拉綺珞芙女士從幼小年代一直生活到她最後的日子。這莊園，這村子，以及四周的環境，就是「歌斯塔·倍林底故事」底背景。勿烈根湖在她小說裏改了「洛紋湖」，或者像她時常說的，稱爲「長湖」，小說中的人物也有現實的人物做模特兒的。

「歌斯塔·倍林格底故事」是以一個被追放的牧師被一個主婦從雪岸上搭救出來開頭的。在別的小說裏向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富有意義的女人。歌斯塔初次看見她時，她正離開煤灶回到家去，兩手滿是黑煤點，嘴裏叼着根泥笛，穿着一件沒有線條的短羊皮襖，和一件土貨的條紋布襯衫，脚上穿着草鞋，胸口放一把帶套的小刀。是那麼奇特的一個女人！你看她說的話多麼驕横放肆，「如果我動一根手指，地方官就來，如果我動兩根手指，主教就來，如果我動三根手指，全體僧侶丈老們和買爾底礦主們都會來聽我底音樂而跳舞。」

在領主底家裏，她養着一群食客，她又買了歌斯塔·倍林格，一個酗酒的說教者，一個詩人，他是有「一萬個吻和一萬三千封情書的老爺」。所有的女人都愛他一個——而且對她們都忠實——然而，他是個最强朗的人物，同時也是最軟弱的人物，是一個醉鬼，也是一個英雄，是一個光棍，也是一個高貴而慷慨的人物，有無惡不作的能力，也有力圖向善的精神。在聖誕節前夜，這些在她家裏的食客舉行了一個宴會，化裝的魔鬼帶着全副甲胄，戴着鐵爪和犄角，跑來嚇唬以爲他們爲贖罪的女主人。這些無恥的騎士以僞善的正直追逐着釜他們的一個女主人，最後，連歌斯塔·倍林格也和在謙卑與冷落中靜坐着的鐵店女主人胡鬧起來了。

一年內，這些食客們，把七個田地弄成了合乎自己意思的東西。他們底生活充滿了瘋狂的惡作劇和精神病的冒險。「你們在愛克璧的生活怎樣？」「那裏流着牛奶和蜂蜜。」詩人歌斯塔回答，「我們開空了鐵山，地窖裏裝滿了酒類。田野裏長着金子，我們用以包着生命的悲慘，我們伐下樹木建築球場和夏天的別墅。」

這些食客們歌舞作樂的時候，七個田莊荒蕪頹廢了。老邁的女主人拐着乞丐的拐杖在鄉間踯步着，在這樣瘋狂的作樂中，我們遇到了迷人的瑪利揚辛克萊愛巴·堂爾底嬌的金雀花姑娘，安爾和其他女人們，誰都禁不住歌斯塔·倍林格底迷人丰采。尤其使我們不能忘的是溫柔的伯爵夫人伊利沙伯，她爲這詩人神魂顛倒，放棄了她底家庭和性情怪僻的丈夫。她成爲無家可歸的浮浪女人而流浪到愛克璧村子裏。她要求歌斯塔底垂愛。他們結了婚，由她底力量把歌斯塔贖了身。領主底家屋是重新營造了，和魔鬼所訂的契約是取消了。他們過着自由快樂的生活。最後那遊的女主人也流浪回家而逝世了。因爲她昔日的罪惡，是上帝所賜的風暴，使她女主人在生命途上遭遇到毀滅和頹敗，但到最後却又變得天潔了。

在這小說裏，拉綺珞芙處理着各種不同性格的典型人物，而且發揮了她理想主義者的最大才能。一般的北歐作家是冷酷的寫實主義者，他們熱愛人類，但痛恨世俗的屠人與市儈，在他們底作品裏隨處表現着對現實的暴露，憤怒和諷嘲。但在拉綺珞芙的作品裏是沒有這些的。她熱愛家鄉，熱愛家鄉的那些人物，她從她們底卑微中看出偉大，從她們底困苦中唱出美麗的頌歌。

三

一八九九年，拉綺珞芙女士到東方去作了首次旅行，這次旅行的結果，使她完成第二部古典作「耶路撒冷」。幾年前，特來卡利亞省底一個荒瘠的農村中的窮苦的教區撒絲地方底一批農夫，移民到耶路撒冷去，參加文加哥底E·戈登夫人在那裏爲瑞典的美國人所組織的殖民地。他們底目的是實驗的和精神的，因爲那教會經辦着一個學校，一個醫院，和其他的社會公益事業。

他們不但經驗了耶路撒冷底不習慣的氣候下困惱的自然經驗，同歸熱的侵害和沙漠的土地所得的微小的報酬，而且在他們本國還流傳着許多關於這些「聖地巡禮者」底謠言。

爲了要證實這些謠言的眞假，爲了調查在瑞典流傳的「耶路撒冷死禍」，拉綺珞芙女士就到巴勒司坦去旅行。她看到這些可怕的北方人在聖地所受的不可避免的慝運，「耶路撒冷死禍」是太眞實了。那些不幸的特來卡利人，從他們使人神清氣爽的北方移居到沙漠裏來，立刻就成了

可憐的獵物。死亡在他們中間輕步着，然而，獲得了「瑞典民族底脊骨」的那些特來卡利農夫，咬緊牙關，和死亡奮鬥着，遂行着他們底任務。

在耶路撒冷的瑞典教會底對基督徒和回教徒的自由政策，引起了其他教會的敵意，那情形，拉綺洛芙曾有以下的描寫：

「在這裡，天主教徒說着基督新教徒的壞話，維斯理教徒說着新教徒的壞話。路得教徒誹謗着革新教徒……這兒到處是嫉妬；有理想的人就受着別人的歧視。正教徒和異教徒爭鬥着。在這裡沒有同情，沒有忍耐，這裡，人們爲了上帝的最高的榮譽而憎恨着塵世的衆生……！這兒是饒舌者的耶路撒冷，這兒是造謠誹謗者的耶路撒冷，這兒，人們無休止地迫害着；這兒，殺人不見血地謀殺着。就是這樣，耶路撒冷死禍在進展着。」

像這樣的背景要放到小說裡去，也許這是對拉綺洛芙女士文藝才能的一個最大試探。因爲要把複雜的社會背景如實地放進小說裡，然後在牠上面織上藝術品的細工，這是只有少數的巨匠才能完成的工作。

在她從聖地回來以後，拉綺洛芙寫成了「耶路撒冷」的第一卷，立刻博到了好評，認爲是當時之傑作。這書是一九〇一年在瑞典出版的，但過了十多年由介紹她作品的專家何華德（Velma Swanston Howard）譯成英文介紹到了英國。

「耶路撒冷」第一卷所寫的是向聖地巡禮的準備和特來卡利亞的地方景色。這裡讀者看到了瑞典人民底靈魂，斷片地然而却又連貫地在讀者眼前展示着一組組的圖畫，淸楚地陳列着瑞典一個鄉村教區的宗教的幻想主義的危機和一個家屬底二代的歷史。在特來卡利亞底貴族農民中的家庭裡存在着生活的本身。在「耶路撒冷」中，這感情一面附着於反對宗教的同情方面，一面又同情於反對戀愛。

拉綺洛芙在描寫着卡琳在犧牲因格瑪爾農田去服從聖地巡禮的內心熱望，而使她底弟弟在相反的立場，爲了要奪回那塊農田而放棄心上的愛人和自己終身幸福的鬥爭地地方，讀者看了沒有不深受感動的。

這部小說裏的人物，和「歐斯塔·倍林格」那樣風流自賞刁二浪蕩的騎士們恰恰相反，都是愚笨而吃苦的土地之子。拉綺洛芙用她魔術似的文體，使讀者從他愚蠢笨重的外表一直看到他們內心和靈魂深處的核心。而用她的筆向世界昭告了，特來卡利亞農民怎樣才獲得了「瑞典民族的脊骨」的名稱。

四

拉綺洛芙女士的短篇小說集「無形的連鎖」是根據瑞典的民間傳說寫成的。因此，從她的這些短篇小說中讀者可以感到北歐底特殊精神；她的故事孕育着曠野的森林和人民，孕育着超自然的生物的原野。這書名就傳達着人類的生活和這些自然狀態所具的密切關係。因爲在多少半隱約的情況中，他們的生活和控制着一切分子的活躍的精神是有着連鎖的。這些拉綺洛芙短篇小說裡的人物和她長篇「歐斯塔，倍林格底故事」中的人物不同，這些人物大都是卑謙的莊稼人、漁民以及其他的苦力勞動者，故事不但寫得一目了然，而且所有各人的生涯也都寫得十分淸晰。

「無形的連鎖」出版後，瑞典國王奧斯卡爾和太子歐根給拉綺洛芙財政上的幫助，同時瑞典學士院也因爲她底著作而給她小數目的薪金。同年，他做了首次意大利的旅行。這次旅行的收獲是「反基督者底奇蹟」（The Miracles of Antichrist）。在這書中，拉綺洛芙充分表示了她對於西西利島底民間故事與寓言的豐富知識。南方酷熱的光彩下是窮庶的，她對這些太陽灼晒的西西利人的理解恰如對內地的瑞典人一樣的深刻。

獲得諾貝爾獎金以後，拉綺洛芙又寫了兩部劇本——兩部成功的作品。第一部「濕地的姑娘」，是至今流傳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底最通俗的戲劇。

也許是北歐人的民族的性格，拉綺洛芙底作品雖有理想主義的元素，但她是寫實的理想主義者，並非用她底理想以躲避現實。恰恰相反，她是現實底銳敏的觀察者。統觀她的作品，是聖經似簡潔的文體，赤子似的一顆忠誠的心，同時展示着一個觀察者底神秘的睿智。她永遠以一般人民和他們平凡瑣碎的生命之浪花爲題材，然而經過她底巧妙而熟練的處理，呈現在讀者眼前的却是宇宙遍在的人性，因而，她底作品便每一顆心深受感動，她底每一種思維都在引導讀者去理解她底人民底不可思議的生活方式，她內在的感覺中，連無生命的東西也受了她敏速的影響，幽暗的森林，靜臥的流水，北方的灰色的岩石，春天嫩綠的草木，這些都是她美麗的夢境的泉源。通過了她的精神和技巧，讀者可以感覺到，她用奇妙而自創的字句把你引誘到遙遠的遠方，她最終的目是在使讀者理解我們底生存中時常被過分看重的表面的假相底意義。在她底作品中所感到的是人性的共通點和自然的宇宙性。她以地方爲題材而不流於狹隘膚淺的地方色彩和異國情調；她有理想主義的成分，但不以空想遁避塵世，作人生底僞善的享受的歌頌者。

因爲手頭已失去了確實的參考，她最後的生涯不很淸楚。但憑微弱的記憶，拉綺洛芙的晚年始終在她底故鄉寶闊地方消磨着。大約是一九四〇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多幾月吧，這顆北歐文藝界輝耀一時的明星，也隨在人類毀滅的砲火聲中隕逝了，當這簡短的電報從斯得哥爾摩遞送到世界各地時，留意到的人們恐怕很少很少吧。

當代女性剪影

針對生命描寫之女彫刻家 加萍



加萍女士肖像

巴黎是一個半老的婦人了，她爲從事彫刻把黃金般的青春埋沒在刀子與鑿子的生涯裡，但是也因爲有了長時期不斷之刻苦努力，纔博得了今日全世界唯一女彫刻大家的聲譽，讓我們敬佩與仰慕。

科尼利亞加萍（Cornelia Ven A. Chapin）這種驚人的技藝是在巴黎學習的，她的老師是一位西班牙的大彫刻家和南第茲先生（Mrteo Hernandez），她在老師的膝下領受衣鉢有十數年之久，差不多她的技藝和造詣都是這時間中所成就的，但如玉似的年華也就消沉在硬鋼與花岡石或槐木之下了。在老師的不斷指導下，她不斷的學習，直等到得了巴黎國際藝術與技巧展覽在一九三七年的第二大獎之後，她纔離開了她的老師回到故鄉去，可是這時候她已經變成了世界上的知名人物，受青人們的稱許與頌揚，她的令名也甚至於超乎她的老師之上了，但是她從沒有忘記過去砥礪研究之苦心，每看到手上的傷痕時更會一幕幕的映顯於腦際使她不會傲慢和自矜。

在一九三七年四月自巴黎歸來之後，舉辦了一次個人展覽，很得了些美評，並在她的目次册上，和南第茲氏眞誠的爲她作了一篇序言，中云，「爲有生氣的啓示藝術家之眞實的人格，在諸作家所用之方法中，針對生命描寫之直接彫刻實爲一最有力之方法，並且加萍氏爲世界上僅有的富於勇氣，具有令人欽敬的生活力與狗膂嚴正態度，在粗糙的硬石或木塊上操練其針對生命描寫之彫刻技法的唯一女性」，和南第茲氏之言語是深湛而透澈的，他能見到加萍氏的優點，無非他也是彫刻大家之一，故其欣賞能力超人，或能見到人所未見之內在精神和巧妙手法之特點，所謂針對生命描寫之彫刻者，就是彫刻家不假任何黃泥或石膏之模型，直接觀照對象之生命而描寫之，且又直接彫刻硬石或木塊之方法也。此法手眼心腦並用而且非有氣力之女性不能勝任，集用腦用力於一處，故和南第茲氏之稱許加萍氏並不爲過份。

在家裡，加萍氏有一個寬廣的研究室，在該室的中央擺置她的工作台，四外陳設着的都是已經刻好了的作品，像青蛙，烏龜，駱駝什麼的，這些作品都是用花岡石刻好了的鉅製，也就是曾費去了若干精神與氣力的代價。加萍氏曾這樣說，「從她手內創造出來的那些生物的眼睛，無時無刻的在監視着她，使她感到了良心上的責備而從事約制自己的軌外思想和行動」。動物是加萍氏最喜愛的對象，亦爲最得意之對象，在巴黎的時候，爲了要求作品的進展不得不想法子在動物園裡弄一個戶外的研究室，巴黎的動物園並不把動物們關在籠子裡的，而把牠們放在一個類似小島的地方上面，這個地方與外界隔離，人們可以從外面看見牠們，可是牠們却不能越雷池一步。在這樣的動物園裡自然不會爲彫刻家們設一個戶外研究室的。所以加萍氏只好每天推着定製爲彫刻用的小車，這上面載着應需的石料及工具，到園裡去實習彫刻了。她說道：「那些動物眞特別，牠們知道人用牠們做模型，一面看看牠們，一面鑿刻硬石，所以牠們靜靜的臥在那裡，擺着最好的姿式，讓人們看，讓人們彫刻。」

現在她在故鄉仍理着舊業——彫刻，保持着她那簡潔而包含着複雜的作風，我們看起來只覺得簡潔，但是在藝術家的眼底下，却變成了複雜而多樣性的東西了，她的作風是典雅而端莊的，簡潔而含蓄的，從光滑的表面裡透出肌肉，骨骼和精神，每個動物都是現着奕奕的神情，總之，她的彫刻品無一不是精湛而崇高的。在故鄉的動物園裡又時常發現了她的芳蹤，那自然她又開始了新的生命的創造，讓人們期待着的作品。現在她已走向了裝璜之途希望把她的名作統統的搬到建築物的牆壁上或是庭院裡，我們知道她的這種傾向就是將來的事實的。我們期待着她有更大的成就，我們在遙遠的他鄉爲她祝福和祈禱。

——彝——



加萍女士作品

兩個値得敬佩的日本女攝影家

水木衣和吉田女士

水木衣，她是一個恬靜而富於感情的女性，對於事務之觀察具有敏銳的頭腦，意志尤爲堅強，活動之迅速與態度令男子有不得不退讓之感。

水木衣與吉田マサ子同爲名古屋之知名攝影家，而其關係又爲姊妹，故親姊間常舉一致之行動，行動雖常一致而見解殊左。吉田氏每以批判的態度立於社會，以寫實主義者自居，水木氏則反之，沿報道攝影家之途徑勇猛邁晋，這大半也是興趣不同之使然吧！水木氏時常發表些以詩情之目光所見到的事情之照片，例如修道女之生活等幽靜而寂寥的角落裡的呼吸，社會人仕之目光所忽視了的另一個天地裏具有悲慘之同情的女性的生活。她說關於發表這類照片的事情，不過只是殘留在自己心內的一些見思潮——這些思潮就是想要把修道女類似的女性的種種內在的精神生活用照片翻譯出來的念頭罷了。故此坂田稔嘗說：「她是一個眞實的女報道攝影家。」



水木衣女士

她以爲女性在近代日本的一般社會上的攝影地位並未能把捉。因爲在日本寫眞的黎明期內已有相當數目之女性從事研究探討，但今日研究攝影之女性若按男女攝影家之數目而比，其比例數顯然較寫眞黎明期之比數低落，作品亦欠精湛，水木氏對此深引以爲遺憾。

從事報道攝影的水木氏渴望與歐美之女流作家們時相接觸以爲比較競技之良機，雖天淵互隔而思想得以交換，作品得以觀摩，這是她最大的願望。

大嶋紀美子，她與西山清氏同爲現在攝影協會之會員，她在昭和十五年入的會，入會之後非常熱心，前途之發展極堪注目，她是在全體會員中最蒙西山清氏之嘉許與重視的一位。

在日本時代攝影畫報十七卷第四期上曾發表過她獨特作風之佳作「無題」一幀，其旁有紀美子之小記說：我們在都市裡生活的人們每與自然接觸時，常爲其偉大之魅力引起驚奇，但驚奇不過是心理上一時的起伏不能作長時間之玩味，我等攝影家藉照像機之效能可將這些値得留戀與驚異的大自然之美景拍成照片而留爲後來的回憶與紀念，眞是幸福極了，若是不加用任何之巧妙手法僅以大自然的風景爲攝影畫的主題，那常會變成一幅平凡之照片，但我想若善於利用光線，例如逆光線等手法，即可將平凡之風景攝爲有趣而魅惑之佳作。

她的智慧是超人的，她的手法是新穎的，她對大自然之觀察與剪探是値得人們的敬佩和賀彩的。（彝）

吉田女士



青年女畫家袁玉珊

·聞青·



青年女畫家袁玉珊，是湖南長沙人，她生在南方，却長在北地，所以她的性情兼有南人的清秀，北人的純樸，凡與她曾經接近過的人們，都感覺到她的性情豁達而爽快，這正是藝術作者應該有的風格。

中畫裡的寫意，是以作者的氣魄爲主，有深邃的修養精湛的技巧，而以充沛的魄力揮寫而成的作品，才是最成功的，袁玉珊的寫意之所以有現在的成就，也就是由於她的豪爽的氣度與天資，苦功的修養和技巧。

她畢業於藝術專科學校之後，仍時與齊白石先生研習，其篆刻自齊氏之雄偉而渾厚的作風，但是有人批評她的畫過於豪放，易於流向粗野，因此她又發法汪藹緒先生畫意，她自己意思是想以此得到收穫，俟隔過一個時期，再事拓放，既不致於豪放無羈，亦無陷於柔弱之弊，她純係以採取各家之長的方法，而創成個人的特殊的風格。

市立女三中，孔德學校都有她的課程，因爲她的性情和藹，極得學生的愛戴，其課餘家居生活則是作畫理家，平淡而優裕，是很適於研究藝術的環境，加上她的努力，未來的成就是很可想而知的了。

（附圖爲袁女士及其作品）



上面是她的近影和今年七月間畫展的出品，這次展覽還有其弟肄習的篆案國扇，也是極有希望的一位藝術家。

甲種徵文揭曉

把握住自己的生命，向解放的路上走去，別完全受環境的限制！

我的奮鬥（第一篇）

華卿

一

一個小女孩兒，若是自幼失去了親愛的母



親，不用再請瞎半仙給算命，她的命運，是絕對好不到什麼地方。如果能夠殺出黑暗的重圍，找出條「較比」光明的路來，讓淚流浪吧，努力掙扎吧，不管怎麼着吧，反正錯不了！

故鄉在距京四百餘地的鄉村。家產，被死在監獄裡的那個抽「白面兒」的叔父給弄了個落花流水，若不是警察把他抓走，連十幾畝地他都不給我們剩。媽媽，在我三歲的時候，極不放心的拋下了我，「一命歸西」了。爸爸，在痛苦之餘無可如何之際，續弦了。我呢，多了個比拿破崙還厲害三分的繼母。

祖母因家事的獨裁，而減少了她的壽命，在我十二歲那年冬天，也「駕返瑤池」了。爸爸因祖母的死悲哀的太過火兒，在第二年隨着春天又離開了人世，所幸繼母給生了個小弟弟，總算沒絕了王家門兒的後代香煙。

事情一次次的打擊着我的心，繼母不斷用打罵冷眼來侵蝕着我的靈魂；我的性情便變成一個冷酷不可令人接近的女孩子。從此以後，受到困苦與折磨的時候，輕易捨不得流下一滴淚。「吃了秤鉈鐵了心」用來形容我，是很妥當的。

繼母的好歹，自不用提，好像是自古就流傳下來的一種風氣，至於那個嬌生慣養的活寶貝兒，他完全和女拿破崙鑽一條褲腿兒，他以她為大本營，聽她的挑唆，來向我大舉進攻，大人欺侮孩子，就不大公道，何況再加上一個幫手呢。本來我自小兒任性的了不得，這時候，內心忽然覺悟起來，我知道應該忍耐與暫時屈服，胳膊怎麼着也擰不過大腿去。「既在屋簷下，怎敢不低頭」呢？服從是必要的！

爸爸剛入土，她就叫我把書什麼的從學校搬回來，弟弟代我享受着這種權利。我沒有理由來反駁，只好聽從人家擺佈。假若有一個親人活着的時候，無論如何不能只叫我受「三年」小學教育，雖然我不記得媽媽的模樣，可是我總認為她一定是非常和藹可親的。

自從退學以後，我在工作上，變成了她的長工兼女僕（差不多的農婦是不參加田間工作的，只有我）。在享受上却和豬狗相彷彿，只是稀粥剩飯的瞎對付，幸而街坊的大媽，還不斷給我吃，有的時候，只有挨罵挨說來代替充飢，打是不挨了，一來因為能忍耐，二來我又不惹她的「心尖兒」，即便想拿我來解解悶兒，開開心，也不容易找出碴兒來。

一個時期的鍛鍊，才有現在健康的體格，回想起來，使我感到小時候的鍛鍊是必要的。是的！中國的兒童，身體多半是多災多病的，這就是城市的兒童，特別是缺乏鍛鍊的關係。固然像我這樣鍛鍊的過了勁兒也不好，希望諸位姐妹們，不要太溺愛自己的兒女吧？

二

我讀過「王冕的少年時代」和「李密掛角」的故事。我常想：男孩子能在困苦的環境中，闖開一條新的道路，我是女孩子。莫非就過一輩子地獄生活，沒有出頭的日子？媳婦過多少年才能熬成婆婆呢？不容易，真是過了一關又一關，過了一山又一山。我是一個沒錢而又有繼母的女孩子，絕對嫁不了什麼好人家；唯一的辦法還是自己奮鬥。於是我又要開始讀書了？只有讀書才能脫離深水熱火。

秀姐很聰明，比我大兩歲，她是街坊大媽的閨女，和我很不錯，我把我的心事告訴她，希望她能常到我家來，把新學的教給我（因為我不定什麼時候就出甚，如果我要私自離開她們一會兒，回來就有挨罵半天的希望。）她很高興幹這份兒美差，她同情我，不折不扣的完全答應了我。我感謝的要流出眼淚來！

對於時間的分配：早晨的溫習慣（不妨礙工作）；夏天午睡時和每天的晚上跟她學習，有時到田地工作的時候，我偷偷的跑到學校去，要求老師叫我聽講，她自然也很歡迎。

自從革新生活以來，繼母對我另眼看待；故意不給我一釘點兒時間；對秀姐不理，或故意給她個醜臉看，秀姐的「高」與勁兒，叫她給變「低」了。本來嘛，誰願担任義務家庭教師，還去見那哭喪着臉兒的女皇上呢？

繼母不叫我讀書，也不能怨她，本來讀書就難免就誤正事兒。可是我從前那獨古怪脾氣又上了勁兒，讀書是我頂願意幹的事兒，在家庭方面不是來限制我嗎，好，我多往學校去。可是沒有幾天叫繼母知道了，打罵之餘，把我當小偷兒一樣兒的給監視起來。這事使我非常懷恨弟弟，要不是那天他往女校去借粉筆（那時是男女分校），我總不至於受這樣的磨鍊吧！

暑假過去了，天還是那麼熱，秀姐進城去上高小，我越覺空氣凝沉了一點兒，誰再同情我呢？我只有在這黑暗的地獄裡忍痛，什麼時候才算到頭兒呢？這麼一想，我又溫習舊書了。繼母雖然可以限制我監視我，可是並不能形影不離的看着我。

日子過的顯着特別長，好容易才到了八月中秋，大莊稼都收穫了，風可以得意的吹着，然而刮不來一點兒桂花的香味來。秀姐從城裡回來，穿着女學生的制服，比從前幽雅安靜美麗的多了。羨慕她的，不僅我一個人。她送給我兩本短篇小說，一本字典，這更給了我最大的鼓勵。

三

天長到了一定的程度，漸漸熱起來，蒼蠅衛隊開始保護着人類，蚊子唱着流行歌曲替人們治着血壓高；我們日夜輪流的進行着職務，不管人們歡迎不歡迎。二年，靈裡霧裡的過去了。秀姐離開母校，鄉村，去考省立女子簡易師範。這時不幸的事情發生了：那作惡的媒婆邁着兩隻瑟了多半輩子還不見小的脚，墩打了來，我一見這個女夜叉似的凶像兒，登時就出一身冷汗。當她跑到三遭六趟的時候，胳肢窩兒裡夾着個小紅包袱；我知道婚事叫繼母給出賣了，自由被剝奪了。究竟給了個什麼樣兒的人家呢？這個問題在我腦筋裡轉開了磨。

孩子們是天眞的，坦白的多嘴的，我終於從他（她）們的嘴裡聽來我的消息。

「喂！尋了個二十八歲的大女婿，抗長活的！」他（她）們用俏皮神氣，滑稽的口氣，歪着脖兒，擬拉着小臉蛋兒：「沒羞！使了人家二百塊錢！」

大人們雖然不哼不哈，可是臉上滿堆着譏笑蔑視的樣子，使我心酸，使我慚愧。這是所謂『得天「獨」厚』嗎，我？

我去找大嬸，她可憐我，同情我，告訴我這是眞事兒。我爬在大嬸炕上哭起來。我就納悶兒，這麼大的宇宙裡，怎麼只能得到一人的同情呢？爲什麼只讓我一人來嘗試這特殊滋味呢？啊！原來我是有繼母而沒自由的苦命人。

環境給了我更深的刺激；小說給了我更淸楚的認識：他們說明舊婚姻的不合理，繼母虐待孩子……。這些個刺激和認識，在我心裡起了很大的力量，我要想法兒拯救我自己。我得另打主意。我走，我不能在「十五歲」的時候，嫁給一個二十八歲的小夥子。我哭了半天的工夫，跑到「絕戶」的姥姥「家」村裡去，打聽「過繼」舅舅的異地通信處，作爲冒險行動的準備。

四

「暑」不「盛」了，天熱的也夠瞧的。太陽魁偉壯麗的雄姿站在西山的頂點，招集他放出去的熱氣；西牆沈着臉拒絕了太陽的玫瑰吻；院子裡遮滿了綠蔭。女閻王和小鬼出去「玩兒」去了，家裏只剩了我一人在做飯。

我一眼看見秀姐臉含着笑走來，我直起腰來笑着歡迎她：「秀姐！回來了，考的怎麼樣？」

「嗯！回來了，考上咧！」她顯着更高興，臉上沒有一處不笑的。

「學費，一年得多少？」我鄭重地問

「不！不！不！管吃，管住，發書，一個子兒也不要！」她仍舊笑着，露出揚揚得意的神氣。

這時我又羨慕，又高興，又忌妒。怎麼我就沒這個命兒呢？我開始想到我自己。

她的笑和得意，讓我的喪氣給冲跑了。她說：「你的事兒我嬸說了，你打算怎麼辦？」我把找舅舅去的計劃告訴她，求她到省裡去讀書的時候帶着我；如果舅舅不許我在他那兒住呢，到時再另打主意。這個不澈底的辦法，她默然承認了。

秀姐剛走，閻王小鬼就進來了，大概她們碰在大門裏了。繼母近些日子總是笑着：今天什麼也沒說，大概是二百塊錢（那時的二百塊錢）過了手的緣故吧！「有錢能買鬼推磨」，不僅能買鬼推磨，並且能買閻王樂！「樂吧，有不樂的時候，花多少錢給人家多少錢！」我心裡說。

五

爲了避免繼母向着大嬸要人，在我們動身的前三天，謠言已傳遍了全村：「秀姐走了，上學去了。」這是表示我的走並不干秀姐的事。

絕早，雞還未叫，滿天稀疏疏的星伴着月色，英哥——秀姐的哥，套着大車送我們去。繼母還在做着快樂的貴金夢呢。

太陽大平西時已到了城裡，比鄉下又熱鬧多了。先到學校安置好了行李書箱，這才打聽我舅舅的住址。

有幾年不見他了，他還是那樣，只有鬍子碴兒變得又黑又硬，他竟不認識我了，等我報上姓名，他「哦」了一聲「怎麼妳也出來了呢？」我含着淚，羞着羞，敘述我的遭遇，懇求他收留我。他的眼睛直視着，眼珠不轉一下，過了一會兒：「還要吃飯得幹活，妳會什麼呢？」我說：「作活，作飯，都會；還認得不少的字。」他的眼珠兒忽然一動：「是嗎？好吧！妳幫我看這個小租書舖吧！」於是我又過一個新的家庭生活了。這個家庭裡還有新娶的舅媽。

新的生活裡，除去作輕閒的工作外，更可盡量的補習高小的功課，準備來年投考簡師，老在人家這兒住下去不是「長法」，還得找唯一的出路！我是見縫兒就鑽，像掉在蓆上的水銀珠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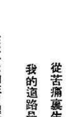
秀姐不斷來，我也有時去，她可以隨便找本書看，我也可以得不少的補益。

新年一瞬就來了還沒怎麼樣一瞬又過去了，我沒感覺出什麼來，只是增加了一

我的奮鬥

（第二篇）

浪絮



從苦痛裏生長，用自己的手去開拓新生。
我的道路是用我自己的手創造出來的。

在二十年前三月裡的一天，天空密佈濃陰霾，灰色的氣氛充滿了各處，空氣沉悶得使人窒息了，淅瀝淅瀝的霪雨下個不停，時針豎豎的指在八點上，我就在此時此景降生來到了人間，開始了這命定的灰色生活。

童年在無知無識的歡笑聲中溜去了，因為我是父母的第一個孩子，又因為我特別的聰明伶俐，功課也總是考在前面的，所以備受了父母的愛撫與親友的讚揚，整個的童年浸潤在幸福之天國裡，不知甚麼叫痛苦，甚麼叫憂愁，但是好景是不常在的，不幸在十五歲的時候，父親失業了，家道中落從前的快樂幸福完全變成了悲慘悽涼，整個的家庭掙扎在飢餓的生命線上，這突然的改變很快的把我變成了一個懂得人情曉得世故的孩子，從此，痛苦與憂愁代替了從前的快樂與活潑，天真的面容被趕得無影無踪，我開始與生活奮鬥掙扎。

我半工半讀的過了高中的三年，差不多在下學回家以後放下書包就還要出來東奔西跑，一直要到十一二點才拖了疲倦的身體走回家去，那時我担負了家庭一半的生活，我作過家庭補習教師，華語教師，或替人家抄寫文件等等的事情……

我曾在雨夜的柏油路上，一個人撑了一把小傘，借着微弱的路燈慢步着，我盡情的享受這雨夜的寂靜，欣賞這雨夜的美麗，我鄙視那些坐在汽車裡的少爺小姐們，他們是沒有福分來享受這些的，那是多麼富有詩意的雨夜呢！

我曾在暴風雨裡急行過，沙土飛揚，刮得昏天地黑的，對面看不見人，我衷心悸悸的，心裡充滿了恐慌與不安的情緒，加緊了腳步想趕快跑回家去，投到母親的懷抱裡去。

我曾在飄了鵝毛大雪的月夜裡緩行過，一片銀白遮掩了多少的汚穢與不平，它沒有偏私的落在各處，不分高低不分貧富的把它遮蓋起來，反映着月光放射出閃爍的光輝，使人深刻的感到造物者的偉大與無私。

我曾在傾盆的大雨中奔回家去，為了節省幾個車錢，我冒了大雨，下面踏着雨水，一步一步的走回去，當時我羨慕着別的同學，現在大概都躲在家裡用功或者睡覺了吧，可是我却為了生活的壓迫，不得不在這大雨裡奔波，比起別人來，我為甚麼就要這樣受苦呢？我嫉恨着別人的幸福，嘆惜着我自己的命運，可是忽然一個思想像閃電一般的衝動我的腦海裡，「吃盡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人生就是受苦」，「惟有自己奮鬥出來的生活才是最光榮的」，這等等的話清清楚楚的在我耳邊響着，我覺悟了，我快樂了，這些話給我增加了無限的力量，使我能一點都不覺得苦而安然的走回家去。

我曾在……

多少個可紀念可留戀的回憶啊！那時我不懂甚麼叫吃苦，甚麼叫勞累，我就這樣艱辛的掙扎，後來終于漸漸精神不支了，功課也慢慢退步了我心中十二分的焦急與慚愧，我常常自問着，我當真漸漸要落在人後嗎？我的回答是不，我決不，我要努力的追上前去，趕過他們，終于我又爬上了前三名，我心中感到了無上的安慰與快活。

三年的時光被我艱苦的掙扎過去，畢業的關頭又臨到了，升學嗎？就業嗎？這

歲，比從前美麗了。我高興，同時我又憂慮：前途怎麼辦呢？

六

人真是命苦，怎麼也不好辦，不幸的事剛過去，緊接着又一樁倒霉事兒：舅舅什麼時候抽上了「白面兒」，大概是跟舅媽學的。租金不夠花，開始賣書了。書越來越少；白面兒客的臉越來越黃；這裡我不能再住下去，我看出點兒危險來：舅媽開口就是些不三不四的話，沒一句正格的，好像是要我走上淫邪的路子；舅舅的眼神兒，又黑又亮，蘊藏着無限的奸詐陰謀，好像要在我身上找點兒什麼。可是，我往哪兒躲呢？

初夏的黃昏，牆的上半截兒還帶着金光，光線已暗下來。舅舅剛出門兒，進來個四十多歲的胖婦人，大眼睛裏只顯白眼珠兒。她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然後眼光停在我的臉上。

「你買書嗎？」我被她看的臉上直發燒。

「不，」她似笑非笑的露出一副狡猾的鬼臉來：「找掌櫃的！」

「她不等我搭腔」一直往裡走，我只好把她讓到屋裡坐去。舅媽拿她不當客人看待，可是我眞沒見她來過一次。舅媽拿眼向我這裡一掃，她點點頭似乎很明白我覺得馬上就得離開這塊地方。「我找秀姐去！」我喊了一聲，慢慢出來，一口氣

兩條道路擺在了面前，終于為了家庭急迫的需要扶助，於是我選定了就業的一途，眼看着別的同學都愉快的升入大學繼續着快樂的學生生活，而我却被生活的鞭子無情的趕入這崎嶇的社會裡，獨自支撐着小舟和這人海的洶湧抗衡。

我有一雙無能而又浪費的父母需要我來奉養，下面又有五個弟妹需要來扶助，這樣沉重的一個家庭生活逼得我只好棄學而就職，經過了一個多月的焦急與期待，終於在一個機關裡找到了一個位置，但是一個最大的不幸又光顧到我的頭上，最初科長對我很賞識，常常誇獎我小小的年紀倒很能辦事，後來就把我調到科長室，和科長對面坐着辦公，在沒有事情的時候就隨便談談，在閒談裡我知道科長的太太很利害，很不好，這件事使科長的精神很痛苦，並且他一方面對我表示好感，甜言蜜語，五花八門，用種種的手段與方法來挑誘我，金錢不行，虛榮不行，恐嚇不行，最後却以幫助我完成事業，使我達到目的，助我成功並且担負我的家庭生活費用這兩個題目下打動了我的心弦，為了家庭完成我所教育的夙願我迷惑了，我隨便的答應，犧牲我自己，我忘記了他有太太我忘記了我們的關係我忘記了健全的事業是建築在健全的精神與健全的身體上，我終於迷惑在他的甜言蜜語之下，造成了這一次的終身遺憾，一個墮落的汚點落在我的身上。

最初他待我還好，可是漸漸他厭倦了我，種種和以前相反的言語與舉動都表示出來了，這時我才知道我受騙了，我恨我自己的魯莽與盲從，不能辨白是非，輕易的就答應他，以至現在受到這樣的結果，我現在才明白了，覺悟了，我不願意再這樣像一隻小鳥一樣被人家關在籠子裡，寄生在人家的身上受人家的豢養，要看人家的顏色與高興來生活，我為甚麼呢？難道自己就不能掙飯吃了嗎？為甚麼要受人家的侮辱呢？我相信一個人只要勤儉就不會沒有飯吃，「一失足後苦更多」這句話我深深的體驗到了，我犧牲了清白名譽，終身的幸福，和光明的前途，可是換來的只是一片虛情假意和一堆艱辛而渺茫的未來的日子，因為我已經有了孩子，作了母親，這母親的責任是決不允許我旁貸的，所以我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孩子的生存，我必需更努力的奮鬥與吃苦下去，現在我已決定再挺起身來脫離開那劊子手的羈絆，用自己的手去開拓自己的新生，也許會創造出一條路來，那時我又多麼光榮啊！我的道路是用我自己的手創造出來的，人生就是受苦就是嘗試，去試試作了看吧，勇敢的去把理想變成現實，雖然那理想是那麼渺茫與不定，但是不要怕，不要退縮，我已決定拿出最大的力量利用百折不撓的精神作下去，奮鬥！奮鬥！奮鬥！奮鬥！

兒跑到簡師去。秀姐籃球打的正有勁兒，她看見我跑來，扔下球迎上來。陽光鋪在操場上，軟綿綿的；她的臉紅潤潤的像吃過兩杯「玫瑰露。」

「有事嗎？」她還沒站穩當。

我張一張嘴，連話都沒說出來。她拿起了衣裳，扶着我的肩膀：「走！回宿舍去！」

這一關是最難過的一關，她也想不出辦法來。呆呆有十分鐘吧，門房的老費走進來：「王小姐！有人找！」

「誰！」她驚醒似的問：「誰？」

「是位三十多歲的買賣人，連鬢鬍子，黃白臉兒……」

「啊！這就！」

•

秀姐叫我躺在她的床上，蓋好床單兒，她出去了。我的心像掉在空氣裏的小耗子，突突的跳。天色黑了，蚊子奏着樂，我的眼淚滴在枕頭上打着節拍。幾個說話的人剛走進來，又被鈴聲叫到飯廳去了。秀姐把他打發走了。我就算暫時安身在這裡。每逢吃飯時，他拿幾個饅頭給我。

七

秀姐本班的同學不好意思說什麼，有面子拘着；外班的可不管三七二十一。這不是澈底辦法，混不了一輩子，於是我們見校長去了校長是奔走過婦女解放運動的，她同情我，鼓勵我，允許我在這裡，她把圖書館的事務叫我幫助管理，於是，對新文藝也發生了絕大的興趣。

暑假到了，我也參加新生考試，結果出人意外，竟列第三名。自此我就開始正式的學校生活。

生活困苦時度日如年，生活痛快時度數年如一日。神不知鬼不覺的秀姐畢業了到鄉村去當小學教員。沒到幾月的工夫，她要奉母命完婚了，我聽到這個不知悲喜的消息，用我積下的稿費買點薄禮，和一封賀喜信，叫同學給捎去。

過了幾天，接到她一封回信，詞意悲痛，極表不滿他的婚姻，但為了親愛的母親，只好犧牲自身的自由幸福了。她是有母愛的人，失去了自由，我是有「母恨」的人，反倒爭回來幸福，人生是奇異的，變幻的，似固定而非固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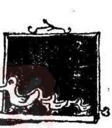
自從秀姐作了舊婚姻制度的俘虜之後，我寄多少信去，總沒見過她的一封回音。我的生活甜蜜，却又叫她給帶走了。苦悶之餘，我就往舅舅住的那條街去散步。小飯館已佔據了舅舅的書舖；一打聽，人家已作了二年生意。舅舅流浪到那裡去了，大概不在人間了誰對得起誰呢？我們！

爽性是畢業也不到鄉下去，和同學跑到北京來。師範上了一年，趕上事變；好在沒過多少日子又開了學，於是又當了兩年學生。現在呢？已是人之師，人之妻，人之媽了。

簡短的往事，算不了什麼奮鬥，因為有人來幫忙；但是有人幫助，自已不幹，也到不了這步田地。

命運不濟的姐妹們，別給自己洩氣，要把握自已的生命，光陰，向解放的路上走去，別完全受環境的限制。

乙種徵文揭曉



患貧血症的小學教師

寒淞

去年的秋天被朋友介紹到鄉村××小學校教書，因爲初次做事覺得非常高興，入社會雖不比學生時代幸福，而能盡心做事可獲得另一種精神安慰，俗云：「事業之苦而其實甘」，渡過些日子教師的生活以後感覺做教師的偉大，教育的崇高，教育確是立國之本，教師這個名詞近來名譽掃地，豈不是教育者不知自尊，辦教育就是一種勤苦事業換句話說貪求的人不配做教育界的領銜，盟邦日本教育何以發達，國家預算以教育費爲最高，教育設備齊全，清貧補助金獎學金，同時注意教師的生活，教師的生活不成問題，教育效能就大，教育界絕不允許不肯犧牲貪求無厭的人來做教育界領袖，所以日本國家強盛教育普及，回顧我國教育眞不堪設想私立學校商業性質，公立學校有一部分教員素日就不肯負責處此非常時期自覺身價崇高，微薄薪金賣命不值。這般商業思想教育人材，忘掉一般受教育的人就是國家將來的柱石。

××鄉村小學是慈善性質，無家及貧苦兒童由校方發給衣物文具用品供膳宿，辦慈善事業應想澈底解決的辦法，譬如冬季開粥廠放棉衣屬於救急事業創辦學校設立工廠，救濟一般文貧及財貧的人使人人有工作有飯吃，不會流落賊盜搶匪乞丐流氓，此爲眞正的慈善事業。

學校爲教育機關，邁出學校後便改頭換面，一天墮落一天，一般人常說人入進社會，就不能學好，這句話代表國家政治的不良，教育的失敗，要避免社會上的惡風習，須從國民思想道德的訓練做起，一方社會各團體機關設具體訓練修養人品，造就道德高尙的人材爲國家出力，這種訓練較目前的勤勞教育防空訓練更重要，澈底肅清貪汚打倒不法商人。

××小學校冬季收留二十多流落兒童，一切費用由校方担任，貧苦孤兒更應好好的受些教育，否則將來不知做什麼事來陷害社會國家，所以我特別關心他們愛護他們，鼓勵他們，希望個個接受我的話能做一個好國民，担當國家任務，按目前情勢看來國家將來的希望是在克苦讀書的一般孤兒身上，富家子弟走出校門立刻要變成商人財伐，若執政也不會設想大衆的幸福。

過了一個時期因種種原因，不得不離××小學校，每天與那般天眞的兒童相處，一旦離別心裡很難過，這羣活潑的孩子們再三的挽留，終於一天的早晨自己帶着行李坐在洋車上望着灰慘的天空，凄涼的荒林，我回憶在校的生活是多麼有趣味於是更戀戀不捨，我的頭回看那隱隱的荒山，校舍伏在山窩裡一點也看不見了，一路不斷的想，教育貧苦孤兒是我的人生價値，在黑暗社會裡只有他們是潔白的，好像夜間一個小小的螢虫，終日與他們相處就把人間的愁苦都忘在九霄雲外，把一日的勞累也換成了清閒。

一個春天在某私立小學服務，因自己未受過師範教育又缺乏經驗初次教導一年級兒童實感棘手過一個時期兒童的心理明瞭後教導方面漸漸走上軌道，學生的品學兩方面都顯露成績，這時候非常高興，雖然每月拿不到百元的薪金，而想到那般可愛的兒童，立刻把愁苦的日子忘掉了，每天很早跑到學校與那般快樂的小天使一同唱歌遊戲，自己好像與他們一樣，回歸到兒童時代，放學走出了校門，似乎從夢中醒來。

無論做什麼事不應以報酬爲轉移，應去追求精神的代價，物質所給的痛苦應以精神來彌補，每日窩頭凉水，仍舊很安心勤勞的去工作，定有一種應得的代價。

在目前一般人認爲好人就是愚人，這完全錯誤，若世界上沒有拿良心做事的人，恐怕人類不會長久存在譬如現在人類互相殘殺是人類進步呢？還是退步呢？以個人的見解來說自進入教師生活圈內因而提起從事小學教育的興趣，如遇到各種性格的兒童應施以何種的教育，並感覺未受好教育的兒童那種野蠻的性格，兇狠的態度是如何的可怕，所以更特別關心那般無家庭教育的野蠻學生，盡全付精神教育他們，教育學生是從事小學教師的要件，教育的眞正效果不僅使一般性善的人不去做惡，是使惡人從善，與佛教相同只感化善人不去做惡，而不能使惡人去從善便沒有佛教的價値，所以抱着善的目標去做人，社會就能進步的。

現在社會敗類日日產生，望各界擦亮人類的顯微鏡照一下診察病原，對症下藥，當前患貧血的小學教師們，爲我們的國家民族，應繼續將我們的血洒到每個兒童頭上，同時減絕那般一日成富翁的財伐，以免國家走上貧血的道路。

愛兒的遊戲





作爲幼兒的家庭教育的幼稚園，在日本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使得兒童的生活能够於身心上充分地發展，最能實現出來的就是遊戲，所以遊戲生活在兒童教育上佔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謂遊戲的教育其效果就是使兒童發揮自己的生活力而得到經驗，訓練自己的智能而得到發展的機會，而且對於身體的强健和成長上同樣有相當的效能。

社會上一切都實行戰時的國民生活，因此兒童們對於戰爭意識也有很深的敏感意味，他們用椅子或書積木等堆積成新式的戰車和轟炸機，不管大人們見着會發笑他們只是一心地果敢地像第一線的兵士的鬥魂似地抱着一顆擊滅英美的心。他們全身全力的學着飛行士戰車兵，爲正義而戰爭的日本武士道精神，他們做着白衣天使的「做事」的遊戲，總之在完成大東亞建設的決戰下每個兒童都體强烈的時局意識燃燒着。所以就在這些兒童的遊戲中也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大東亞的將來的希望。

（素心節譯）







一本指導夫婦性生活的佳作

結婚的教育

為什麼要結婚？

結婚後怎樣行動？

結婚了要不要技巧？

李．木．

婦女雜誌擬介紹一些關於結婚性生活的正確知識文字給她的讀者，這的確是很需要的。因爲雖然男女到了成年都會結婚都會生子，但獲得愉快美滿的夫婦性生活的卻不一定盡人皆能，尤其是女性。假如人類也像一般動物那樣只是爲了繁殖傳種而有性生活，也就不會有甚麼難題了；但顯然人們的性生活並非如此簡單，它對於男女個人，家庭社會，以及人類文明都發生重要的影響。我們姑且拋却這話不題，男女個人的幸福與家庭的美滿是直接和性生活的愉快有關；這是無容否認的。在男女自由解放的歐西社會，性生活的不美滿竟成爲夫婦離婚原因中的最大也是最多的事；東方的傳統習慣使得女性有極大的忍耐，使得男子有格外的自由，雖然離婚事件的比例不大，但使得女子忍泣吞聲自認命苦，使得男人放蕩成爲宿娼納妾的主要原因，却也不脫夫婦性生活的欠美滿與不調和。在目今的重大時代似乎更需要眞正的夫婦身體精神先稱愉快起來，鞏固家庭組織的單位，打起精神共同攜手努力，爲個人爲子女爲家庭爲社會，各盡最大限度的貢獻；因此在這時際談夫婦的正確美滿的性生活的促進，或非不合時代之論也。

恰爾夫斯合著之結婚的性生活一書，筆者初以爲由夫婦二人合寫的書籍，內容必極確切適用，不意費兩日之時間讀後感覺內中亦皆泛泛之論，二人或非醫學家故未能就科學及醫學之學理及事實，將確切要點明白簡潔指示讀者。即如司托潑女士及山額夫人所著結婚的愛，與健康的性生活等書，筆者雖曾讀過但似亦未得確實之裨益。至若書肆中所鬻售之夫婦的性技術，健康的性技術等書，筆者亦大致閱讀，雖曰講習某某醫學博士之著作，其譯文中如「春風初度……」等最作墮染類似性史之筆調實恐有辱原作者名譽。總之此類書物只因編著及出版者目的在圖營利，乃竟不顧對多數讀者之貽害，今後讀者實應愼勿上當。

性知識固甚重要，但如性學專家艾理斯所著性心理學，及性知識大辭書，厚數巨册似亦不太爲一般人士所需要者確切簡要而有效的指導性生活的書籍，筆者茲特介紹立本譯「結婚的教育」增訂再版本，海倫端特女醫士著「結婚的性要素」與巴特費爾牧師著「夫婦的性生活」合刊。海倫端特女醫士是指導婦女性問題專家，她根據科學原理即男女生理構造，及她的醫學經驗與她自身及向她請求指示的婦女們的經驗，寫出了這本「結婚的性要素」的確有精確獨到之處，對於女性如何可以得到愉快的性生活的祕訣加以確切明白的指示，實爲其它一般講性生活書中所無。蓋因海倫醫士自身即係女性，對婦女性生活之體驗自極親切，故此書尤適合女性閱讀。而且在夫婦性生活中男子之愉快似較易滿足，想女性方面則不盡然，常有結婚多年子女成群，而仍未能體驗性愉快之婦女實不乏其人。聞友人間談及立本譯「結婚的教育」一書，不但使新婚情侶獲得快樂南針，即對結婚已久之夫婦裨益亦非淺鮮，筆者除願對此書力加推荐之外，並感覺本書在促進指導夫婦美滿性生活上大有速成之效，故極宜於已結婚及即將結婚之男女參考，於距結婚時期尚遠者似可不必亟於早讀。

（該書現在再版中，市上不易購，茲特徵得立本先生同意介紹其中的一章，以窺一斑。——編者）



人生美化的基點

海倫瑞特女醫士
巴特爾德牧師

立本譯

爲求極其簡短的說明兩性交接只包括將男性生命細胞的精虫射出留於陰道之內而已。精虫於是自由游向子宮口而入於子宮，倘有卵子在內即行受精。這也就是開始妊娠的程序。

甚麼使男女二人共同實行性行爲呢？這有兩個主要原因並會同時發生。他們或是希望有一個小孩，或是他們彼此有着強烈的相愛以致急切的感覺需要用外界的滿足表示他們的戀愛。大自然賦予每個常人以性的能力和性的需要；現有的結婚制度可以使他們滿足。

在結婚後的頭幾年對生育子女的希望幾乎是普遍的，但總會到一個時期每對夫婦感覺子女的數目已經足夠了。於是夫婦彼此間的恩愛較之初結婚時愈深，並且在婚後的幾月性行爲便成了他們相愛的真誠表現所必需之事了

現在我們要確切的討論夫與妻怎樣共同享受最大的美滿愉快和滿足。這種愉快是怎樣的性質呢？它和其餘每件特異的事體相同，對於不會有此經驗的人幾乎不能用文字描寫出它的確切狀況。它是一種強烈的相接觸的慾望透徹男女兩人的週身，並且有一種奇特而不能形容的愉快舒服的感覺集中在外部器官上。節拍和韻律在性感覺上作着重要的地位；兩當事人本能的互相動作，因此接觸的程度永在變化、動作一經停止感覺亦行消失。

當這種性行爲進展時愉快的強度隨之上升，一切的思念均被放棄，難以形容的異樣的精神，自由於是發生。它係是蘊伏在身體感覺的一種精神上的東西一種心靈的愉快，僅在幾秒鐘的時間內給兩人一種消魂的滋味。動作覺節拍加快，呼吸亦促，愉快之達愈來愈強，終於男女兩人共同激到頂點。這個頂點叫作感情的激發，這時男子的精液突然射出在女子的器官裡也發出短促迅速狀肌肉動作。過此以後便入和平狀態。一種完全的鬆緩和滿足的感覺自流入身心，並且常是感到極欲睡去。

達到成功的性生活並沒有難事，因爲它是原始人類東方文明的普遍經驗。其與西方不同的是對於性的認識方法上。原始人類決不把性的知識委之機會；在他們認爲是嚴肅可敬的教育問題之一。性被認爲是人生的神秘美麗的中心，並且一個男子結婚之後不能引起和滿足妻的身體欲求便被認爲是一件奇恥。印度及阿拉伯人漸漸發現並寫出所有關於美滿的性生活的知識。西方文明對此却持有不同的觀點；不知是何原因把性的問題壓加曲解致使這簡單美麗的事實均被埋沒。人們對於性的態度是不健全，忽視，及不能令人滿意。然而近年來却是出點改進的現象，對於這類知識的需要之聲不時可聞，並且已有不少人設法供給這種需要。它是根據於一種知識就是健全和滿足的性生活是件美術創造的要素，並且是每位已婚的人所應當有的。

人們漸漸的都明瞭有一個快樂的性生活爲什麼那樣重要。心理學專家告訴我們說結婚若缺乏性的滿足不僅是一件消極的事而且是一切積極的罪過的主要根源。許多結了婚的人們心靈上的明顯齟齬常是起於性生活的不調和。人們的特性是如此的複雜因之結果生活倘不能給予心身和精神的滿足便不會完全快樂。

一切的失敗大半是忽略男女對於性刺激反應上的根本不同的結果。在適當的性情之下男子的性感覺是很容易又迅速的引起，並很快的得到滿足，並且最快感的部分也只限於男性器官裏面的一小區域。反之女子的慾望既不會迅速的引起亦不能迅速的滿足

這種不同又因人種，氣候，性情而各異，但無論如何不可磨滅的一件事實仍爲女子比男子要較長的時間方能引起充分的性興奮。

也許是因爲女子的對於性的反應較男子複雜所以需要長的時間。一般來說，像是大自然故意設定了男女性的喜劇中所應各自担任的職責。但這種職責多少是帶理論的。在實際生活中並非完全皆由男子先發動。在美滿均衡的結婚生活中夫與妻應自由的依情形而變換他們的內心表現。下邊所談到的因而不必太嚴格的依隨。大半在起初時多是男子先發動，女子只是樂意的接受，丈夫明白妻的這種心情，於是也很需

與慢慢的引起妻的熱情，直到把她的心也像自己一樣的興奮起來。一個女子的身體猶如一隻樂器靜待音樂家的手去彈弄。粗心只能彈出一些不調和的雜音，知識和技術方能引出無限的美麗音律。在結婚之前有心的丈夫應當去明瞭一個有忍耐，有知識，有實驗力的男子方成為一個資格俱全的愛人。假如妻總是冷淡並無反應必是丈夫的過錯，無論她是怎樣的願意她却不能引起自己的熱情。反之，無論丈夫是怎樣溫柔和熟練，除非妻確是實在樂意被喚起便不會成功。

在結婚後的頭幾天錯誤是一定會有的；雙方都很容易一時感到煩燥，失望，並且這些初步的錯誤有時會成為以後數年中無言的憎恨的起因。在這種困難時期有兩條確切的指導，就是起始彼此即以十分的坦白相對，並存着一個堅確的希望用忍耐和經驗，美滿的成功一定會來的。

每個圓滿的愛的行為都要按照一條固定的計劃；它應當是一對情侶相愛經過的小規模的重演。要每次被丈夫擒住時都需要從新再做追求獻媚溫存。它是需要一種安閑平靜的範圍；急忙的愛弄是不會成功的。第一要先用言語挑逗；丈夫表示給妻他是如何的愛她需要她，並且她的心中引起殷急切需要寵的感覺，人們一向都是在黑暗裡做愛的喜劇這真是可憐。在一點幽暗的燈光下一對情侶的面色可以彼此相見，並且丈夫可以從妻的眼中的表情得知她已否達到她的慾望。其次是該留作一些愛弄的時間，丈夫應盡各種可能的溫存撫弄妻的週身各處以引起她的熱情。

據研究所知大多數的女子在經過相當的引逗之後，都會起完全的反應。摸觸撫弄身體皮膚的某幾部分會很有力的激起性慾望。這些部分像是通貫着的，因此假如能按次序去刺激，反應便會逐步的加强，第一並且是最顯然的部分是，嘴，臉，頸項和耳根。最初的反應現象必是妻的兩頰紅暈，假如是這樣最後的成功定會漸漸的達到。易起反應的第二部分是乳房的皮膚，特別是乳頭。這部分的刺激是極有效力的，因為乳頭是由極精細敏感的細胞組成，並且若是被愛人的唇或手指撫弄會變成堅硬澎脹的。

到這時女子的週身已無覺醒響應，並且週身到處表皮的接觸她都是很樂意的。她應當已準備好了性器官的直接刺激。到這裡節指韻律便佔主要的地位了。陰核與黏液膜周圍的快感只能用時時變換的壓力引起，繼續不斷的壓力不久就會引起痛苦。手指確實是引起某局部性快感最好的工具。可能的動作種類是不同的，每個丈夫應當去發現怎樣的壓力和動作的節拍給予妻最大的愉快。大概沒有兩個女子是完全相同的。

一件奇怪的事為性的成熟對於男女達到充分的興奮和愉快頂點所需要的時間有相反的效果。沒有經驗的男子想要勿太快的達到頂點是很難的。時間既久，習慣之後，他們斷會把達到頂點以前的時間延長。女子却與此相反；等到她的經驗漸多，她的愉快頂點也就能更迅速的達到。因此大自然使男女的性關係日趨於圓滿的調和。

性生活也和其它任何事體一樣很需要變換的，甚麼是結婚關係破裂最常見的原因呢？當然是一些新事件的慾望，單調乏味是愛情的最大仇敵。沒有一個人願意每天都吃一種飯菜，或是一年到晚總穿一件衣服。這件常識何以不可應用在愛情上呢？每雙情侶都應該知道愛是一種藝術，應當去研究這個問題，並去思索愛的新方式，因而他們相互間的性經驗將永遠有新鮮奇異的滋味在內。

現代有許多夫婦都出外工作，因而時常看見彼此工作後的疲乏慘白的臉色，這類的妻不應使自己的丈夫忘掉她還有一種女子的修飾美麗的特性。白天雖是努力工作的伴侶，到晚上經過修飾化粧之後又使丈夫驚為天人一般的可愛，歲月前進因而使結婚生活也現出不同的階段。在結婚初期大概都是丈夫做主角，他不怕用盡種種溫柔的手段把他的新娘子的一切羞澀扯破而成為一位活潑興緻的愛侶方才心滿意足，到後來常是妻漸成了主動者。那才是丈夫的無上愉快呢，一旦知道自己成為妻的慾望的中心，特別是能學得了十二個女子的藝術的要。

無論一個人的性情是怎樣活潑，總會有一天他感覺疲倦暫時缺乏愛弄的主動之力，這時候應該是妻的機會裝現出她變化多端的特性，向丈夫追求獻媚把他從疲倦中喚起，平常他是兩人愛的

國民雜誌 第四卷第九期 九月號

來論 禁煙與拒毒 若谷
華北戰時統制經濟之特質 邢振鐸
故鄉 陳伯平
舊京掌故之一 崇璋
從東京到昭南的特急通車 楓尾豐能
幾千年來的國際結婚 雪叢
文化短訊 汀生
孤獨的紳士 吉戈木
時事述評
緬甸民族是怎樣的一個民族 何痴
錫月樓史話 聽槃外史
打油詩選 硯齋
民間情歌特輯 芹
惠州之役 顧瀾
岩石的故事 大羽
埋金發掘記 潤漁
我的貝殼觀 吕奇
第二代評介 方齊
觀劇雜感 曹匱
新聞摘錄 佛若
日本輿論
疑問的鑰匙
海濱的憂鬱 如水
國民論壇新題數篇

喜劇的精力供給者，現在卻該讚了她。慾是有男子氣的男性，對於這種暫時的性喜劇的反串才感覺得有趣。在這種情形對他是需要被追求，並漸漸的被喚起。一個精力健康煥發的女子有給她愛人氣力和休息的力量，她能消除他的疲倦，並有些神祕的方法帶回他的活力和光彩。現在的要每日注意的多是家庭雜務——飲食，衣服，僕役，等等——很少，甚而毫不注意那件異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在蜜月期間的新鮮熱情保持到老年。

如何完成變換呢？主要的是使用不同的愛撫方法，和在性交合時常採用變方不同的姿勢。

愛的生活而要變換的目的是什麼呢？當然是因為每件婚姻想要使之愈穩固愈好。怎樣才能穩固呢？快樂和滿意。需要變換常改是人類的天性，結婚的伴侶是要彼此滿足應當常熟悉這件事實。

結婚關係的目的，若只站兩當事人而論自然是彼此的融和——一心靈，精神和身體的融和。肉體的愉快的身並沒有什麼；若是只追求肉體的愉快最終定是空虛和失望。若用作心靈和精神融和的工具，肉體的愉快是無窮盡的，並且可以引到生活的美滿和豐富。利用肉體的兩種方法的不同處是很微妙不易解釋的，但是所有富於經驗的情侶們，都會知道有時肉體是表達心身融和的深長滿足的媒介，有時肉體的愉快雖然仍舊，但卻缺乏那種心身融和的感覺。這種不同大約是屬於心理的，並且若是為情侶們當時心中的真正目的慾望所支配。若是想獲得最佳最美滿的經驗，就應當對於這種性行為的方面加以深思。永久而滿足的關係，是應當有深度和變化，並且一定可以免除煩躁和饜足。

僅只建築在肉體情慾的結合是不能持久的這已無須申說，但它的所以不能持久的原因人們都能明瞭嗎？肉體愉快的無際感覺並不該非難；假如發生的時候，它們永遠是大致相同的，誘惑一且無存，愉快也就消逝，因為人並不純粹只是肉的動物，不管他明瞭與否，他必須有一些心靈，精神和肉體都參加在內的關係，方能得到充分永久的滿足。假如能永遠細心的看肉體為心靈和精神的工具，固然肉體也有它自身的需要，但卻不容它當主宰，無趣和饜足決不必慮其發生。這樣看來，性的肉體愉快實可有無窮的變化。沒有兩度的接合是需要盡同的，每次都是不同的心情的反應或解釋，每種可能的心情和慾望都可以找出表達的方法來。

身體在性行為時的狀態可以有多種的方式，大多數的夫婦只採用一種方式即認為滿足。許多人感覺最適當的方式只有一個正確的，我認為這太可憐了，並且會產生對於性關係的錯誤觀點。按理論來說並無「正確」或「錯誤」的姿勢，因為所有的目標都是相同的，姿勢可因效用和適當而改變，並且要看是否吃力，情侶們若不實行幾次之後是不會知道何種姿式最佳的。

天津紫垣醫院兩大貢獻

戒烟科：保證不受絲毫痛苦，安穩戒除，本院備有大量注射劑，在最短期間收獲功效，來院戒，在家戒，每日由專門醫師負責診治，收費廉效力大，保您滿意

花柳科：備有德國最新六〇六專行治療一切花柳淋病，自帶藥品來院注射每針收手術費十元

紫垣醫院院長
醫學士　劉紫垣

院址　天津第一區渠
棧大院裡內
電話二局三四五六號

內務總署化驗、許可商標局註冊
北京大學醫學院鑑定合格

一品膏

貼筋骨麻木半身不遂腎虧腰疼虛損勞傷心口疼肚子疼婦女月經不調白帶血崩乾癆久不受孕等

天和堂

總店　前外勸業場二樓
支店　新街口西大街十三號

千人針

細川武子原著
梅娘譯

也就是二十二三歲吧，髮披着，在散亂的衣服上，後背，用帶子牢牢地繫着一個週歲左右的男孩。下意識地搖晃着已經歪頭睡了的孩子，在傍晚的車站前，在雜沓的人流中，突然把千人針送到綾子眼前來。

因爲作課外運動，比平常晚回家兩點鐘的綾子正急急地走着。黃色混紡的布面上印着的虎形的紅點，也就作了五十針左右的樣子，綾子立定了脚接過來布。在人山人海中輕輕地問：

「誰出征呀？」

「孩子底父親。」

「什麼時候動身呢？」

「後天早晨。」

後天的清早，在這樣忽忙的時間裡，雖然想替丈夫作一個千人針來帶在身上的妻底純情的心，可是明天一天裡能够有一千個人來幫她完成嗎，綾子在千人針上作了一個結子之後，怎樣也不忍得立刻離去。

「如果您同意，明天我把千人針帶到學校裡去，一天內把它縫完，明天的這個時候，我們再在這兒見，我再給您帶回來。」

「呀！小姐，您太好了，您給我底恩惠太大了，那麼我就不客氣了，實在是給您添麻煩。」

第二天，綾子比哪一天都起得早，忙忙地跑到學校裡去，把書包放在教室裡之後立刻站到校門旁邊去。

「對不起，請給作一針。」

「呀，綾姑娘，誰出征呀！令兄嗎？」

「不是，給作一針吧。」

快到上課的時候，許多同學急急地跑進校門來，綾子彷彿作夢一樣地舉着那條黃色的布。

「喂，麻煩您，勞駕。」

「要打鐘啦，下課不好嗎？」

「您別推，快作上一針吧！」

這之間，虎形已經快滿了，那些繞着少女底熱誠的縫結中，織着純真的祈望。

綾子連吃點心的功夫也覺得浪費，她從這一個教室跑到那一個教室，從那一個又跑向另一個。

「今早，在校門沒有縫結的諸位，請給縫一針。」

全校有一千多個學生，每人縫上一針的話就足可以完成了。可是在剩了一百針左右的時候怎樣也不能進行

「呀！綾小姐，你這次是第三次來找我啦！一個人不是「縫一針嗎。」

「是嗎對不起，我分不清都是誰縫誰沒縫了。」

「喂！小綾！倒底是誰呀！」

「綾子姑娘沒有哥哥，父親又上了年紀。」

「小綾！你是這樣興奮，都要急哭了似的，奇怪，倒底是誰的呀，說開了吧！」

「喂！綾姐姐，這個千人針究竟是誰的呀，說出來吧！爲什麼不肯說呢。」

「真的，誰的呢？你爲誰這樣熱心地祈留着呢！一定是位重要的人物吧！」

「是呢！真怪，綾子，你這一分鐘也沒有休息，那位先生一定會高興的。」

大家這樣說了起來，綾子停了一停，要哭似的咧了一下嘴。

「誰的不是一樣呢！好說吧！不！怪可笑的，我不好意思說。」

「有什麼不好意思呢！榮譽的通召，這樣的時候最適合發表秘密。」

「你們想錯了，實在是這樣，昨天在車站前遇見了一個陌生的女人，背着小孩，爲明天就要出征的丈夫作千人針。我想，不是只有今天一天了嗎，當然她一定很忙，我忍不住地替她帶來請大家縫一下，並且約好了今天傍晚送還她，我既不知道她底姓名，也不知道她底住址，奇怪吧！可是約定好了，總不能背約，所以我願意無論怎樣今天傍晚之前必把這千人針完成。雖然麻煩了諸位。可是我底工作還沒完成，糟了。」

「是真的嗎，真好，真是好事，這樣的好事我看大家都會盡力的，你別介意，我們瞎猜了半天。」

「作呀！縫呀！快縫吧！我。」

周子這樣說着，從口袋裡拿出來一個用紅布做成的小錢袋，一邊說着：「熬過苦戰（與「九錢」諧音）勝在眼前」，一面把一個「十錢」的角子綴在布上，旁邊的美江子也說着：

「越過死線（與「四錢」諧音）預祝凱旋」也拿出了一個「五錢」的銀幣綴在布上。

「勞駕勞駕，多謝多謝。」

綾子感激得哽噎着，綾子身邊的幾個同學在運動場上玩着的人們底身旁跑了一圈一個個地帶了許多同學來

「這位還沒有作過。」

「這位，是屬虎的十五歲。」就縫上了十五針。

「這兒這八位也沒有縫過。」

又突然進行起來，又縫了一個十五針，又縫了七針，又縫了五針，三針。

想最後的一針去請級任先生Y先生去作，綾子到教員室裡來Y先生剛剛作完，放學的號笛高高地響了起來

「完了，完了，到底縫完了，勞諸位的駕，那位先生一定十分高興地繫了它去出征，那位男孩的父親一定會努力奉公的。」

綾子覺得純情的感激擊打着胸，高高地舉着那千個少女熱心縫就的千人針，綾子只是想喊「萬歲！」

【千人針：布上印就一千紅點，點組成虎狀表示勇壯，每人以縫一針爲度，出征時佩帶身上以爲吉利，因有千人精誠附於一身，爲之祈求勝利歸來。——譯者】

世界女性文藝介紹



蝕

瑞典・拉綺珞芙女士作
周秋紫譯

拉綺珞芙（Selma Lageroff）由於應募一個婦女日報的中篇小說而出名的。一八九五年起，放棄教職，專從事寫作。由於瑞典王室的輔助，遊歷了瑞典全國，意大利，德國，巴勒斯坦，埃及等地，著作有「歌斯塔・倍林格的故事」，「反基督」，「耶路撒冷」等，各國均有譯本。

她是浪漫主義作家，然而，也有現實主義的氣味，對人類愛的熱情和博大的精神，是她底作品的唯一特質，詳細的敘述請參閱本期另一篇關於她底生涯與著作的文字。

「山脊邊」的史蒂娜，「鳥鳴嶺」的李娜，「小沼澤」的卡艷夢，「天峰頂」的瑪雅，「黑芬關」的倍蓮和老兵家的新媳婦藹林，此外，還有兩三個農家婦女——所有這些女人們都住在教區的盡頭，在斯托洛頓的下面，那是一塊那麼荒野而岩石嶙峋，任何大地主不想染手的地方。

她們有的在岩石板上蓋了茅屋，有的把她底住家築在池沼的旁邊，更有的在山巔處按下了她們底住所，峰坡陡峻，要爬行上去，似乎很够辛苦，如果，她們之間，偶而有人把茅屋建築在地勢較優的地方，那一定緊挨在山邊，藉此擋去秋晴時期的太陽光，一直渡到告知節。（Annunciation Day 爲天使告示聖母瑪利亞以耶穌將降之紀念日，即三月二十五日——譯者）

雖然在異常困難的情形下她們各人在自己茅屋邊耕耘着一小塊土豆地。顯然的，在山腳邊有許多種類不同的田地，然而想從那土地裡種植出任何植物來是一種艱苦的工作。有些地方，她們得搬出大批足可在貴族領地的田園上建築牛舍的石塊，有些地方她們掘了墳墓似的深溝；有些地方，她們得用口袋去買來泥土，舖在不毛之地的山岩上。在不象這樣磽瘠的地方，她們又必須不斷地和莠草與豬尾草戰鬥着，這些莠草長得那麼茂盛，妳甚至以爲那些土豆地是爲她們耕種了的。

鎮天，那些女人們都單獨地留在茅屋裡；就是她們中有丈夫和孩子的人也一樣，因爲男人們都在每天早晨出去做工，孩子們上學去了。其中有些老年的婦女，她們有兒子和女兒，但他們都到美州去了，有的也有小孩子，當然，他們是永遠不離左右的，但不能把她們當作伴兒。

因爲這麼多的孤獨者，她們有時實在需要聚在一塊喝喝咖啡。這倒不是因爲她們彼此過得不錯，也不是大家有什麼互愛之處，而是因爲有的人喜歡照別人的樣子做事，有的人在山蔭下的生活過得太可怕了，非時常和別人接觸不可。也有的人需要能除去心上的

頭負，講讀着最近從美洲寄來的信，這些人自然是健談而好說笑話的，她們熱誠地期待着發揮她們上帝給與的這種天才的機會。

而且，結成一個小小的集會也不太爲難，咖啡壺和咖啡杯，當然她們大家都有，至於牛奶，如果自己沒有奶牛，她們可以到領主家裡去要一點來；美好的餅乾和巧小的糕餅，臨時急用，她們可以托牛奶棚的車夫從城裡的糕餅店捎來，買白糖和咖啡的鄉村小販則到處都有。所以，結成一個咖啡會是最容易實現的事情。不易的是找到一個機會。

因爲「山脊邊」的史蒂娜，「鳥鳴嶺」的李娜，「小沼澤」的卡鵲莎，「天峯頂」的瑪雅，「黑芬閣」的倍達，老兵家的新媳婦藹林，一致同意不在平時舉行聚會。如果她們那樣浪費一去不返的寶貴光陰，她們就會得到不好的名譽。在禮拜天或盛大的節日舉行咖啡會呢，却又事實上不相宜，因爲結婚的婦女，有丈夫和孩子在家，已經很可享受團圓的樂趣，其餘的——有的人要上教會去禮拜，有的人要去拜訪親戚，更有些人寧願呆在家裡，過一個完全和平而安靜的日子，眞正的讓她們感到這是一個神聖的節日。

因之，她們都熱中於把捉每一個可能的機會。雖然有的在她們孩子長出第一顆牙時或第一次學走時，大事慶祝，但大多數都利用自己底命名紀念日舉行慶祝會。接到了從美洲來的匯款信時，又是個很好的藉口；邀請所有鄰近的婦女來帮着縫製棉被，或從織機上卸下新織的布來，這也是個好機會。

總之，聚會的機會並不多，她們却需要的那樣多。有一年，這些女人中的一個弄得智窮才竭了。那是輪到她招待別人，她也沒有反對去履行別人對她所希望的事情；然而，她實在好像沒有什麼可以借以慶祝的事由。她自己的命名紀念日是不能慶祝的，因爲她底名字是倍達，而倍達早已被從曆書上刪去了。她也不能爲她家屬中的某一個人慶祝，因爲所有她底親人都埋在教堂的墓地裏了。她太老了，她身下所舖的棉被許能和她同壽。她有一只十分鍾愛的猫。說眞的，她的確跟她一樣喝着咖啡，但她不能爲猫舉行一個慶祝會啊！

她一面沉思着，一面翻過來翻過去的翻着曆書，她想，她一定可以在曆書裡找到解决她問題的方法的。

她從頭翻起，翻着「皇家」和「商號與預告」，一直翻到「一九一二年市況與郵政輪送」，什麼也沒有找到。

她一直把那本書念到第七遍的時候，她底目光停在「蝕」字上了。她看到，那年正是耶穌紀元一九一二年，在四月十七日，將有一次日蝕，初虧將開始於正午二十秒，於二時四十分蝕甚，蝕甚將佔全太陽面積的十分之九。

這些，她已念了好幾遍了，總沒有看出什麼意義來；但現在，忽然間，它在她眼前閃耀着明亮的光芒。

「現在可得到了！」她叫喚着。

但這事她也只有一二分鐘的自信，然後她就拋開了這個思想，恐怕別的女人知道了會笑話她。

過了幾天，可是，當她翻着曆書的時候，這思想又在她內心復活了，一直想到最後，她能不能還有更好的辦法呢。她想到，她這一生有哪個朋友對她較之太陽還好的呢？她的茅屋整個多天都是太陽光散在房內。她計較着太陽能回來的春天還有多少日子，太陽是她熱望着的唯一的東西，只有太陽是永恒地對她友愛而慷慨的，對太陽，她總是看不够。

她回想過去的歲月，也想到了它。她底手顫抖着，彷彿在極度的發冷，她望着鏡子裡的面貌，那麼蒼白而衰頹，彷彿被漂白了似的。只有站在强烈的，灼熱的，直射的太陽光下，她才感覺到是個活人，而不是一架行屍。

她總是思索這件事情，她總是感覺到一年中再也沒有比她底朋友太陽，和黑暗鬥爭，經過了光榮的勝利，帶來新的光耀和威儀的日子值得慶賀的了。

四月十七日不很遠了，但預備一個慶祝會的時間還頗富裕，這麼着，在日蝕那天而史蒂娜，李娜，卡鵲莎，瑪雅和其他的女人們和倍達一塊坐在「黑芬閣」的茅屋裡喝着咖啡。她們喝着第二杯第三杯咖啡，聯着一切可能想到的事情。有一件事情，她們說一生也不能理解。倍達爲什麼要舉行這個集會。

同時，日蝕正進行着。但她們簡直沒有留意。只有一忽兒，天空變得灰沉沉的暗澹起來，大自然彷彿披上了一個鉛罩，狂吹起一陣怒風，響着「惡運的喇叭」底鳴聲和「裁判日」底悲泣——只有在那一忽兒，她們停下了談話，感到了一點恐懼。然而，當那第三道咖啡上來了，她底恐懼的感覺馬上過去了。

日蝕過去了，太陽站在當頭的天空那麼輝煌高與地照耀着——還在她們看來，從年也沒有這樣光輝而威武地照耀過——她們看見老倍達走到窗前，兩手交叉地站着。望着太陽光照耀着的山坡，用她抖顫的聲音高唱着：

您又來了輝煌的太陽，
我感謝您，啊，我底上帝！帶着新來的勇氣，
力量和希望，
我高揚着快樂的歌唱！

衰弱而清澈地，老年的倍達站在窗前的光亮裡，她歌唱着的時候，陽光在她四周跳着舞，宛如也要給她們底生命，力量和色澤給予她似的。

當她唱完了那古老的頌詩，抱歉似地，她轉身對着她底客人們：

「你們知道」，她說，「除了太陽，我沒有更知己的朋友，所以在她被蝕的日子，我要舉行一個慶祝會。我覺得，在她從黑暗中解放出來的當兒，我們應該大家聚在一塊歡迎她。」

現在她們明白老倍達底意思了，她們底心受了感動。她們都熱鬧地談起太陽來。「她對富人與窮人一視同仁，冬天，她底光投射到茅屋裡時和爐中的火一樣舒服。人們無論蒙受着多大的災難，只要一看見她底美而的光就使生命覺得有了生存的價值。」

女人們從慶祝會回到她們家裡的時候，感到了快樂和滿足。她們彷彿感到心上更豐饒與平靜了，她們有了一善良而忠誠的太陽底朋友。

九月特約短篇文藝

棄婦

曹原

傻子躺在土炕上打了個哈欠，感到一股涼氣從那條破棉被口直往裡灌，不由得他連吸了幾口涼氣，兩個肩膀往上一聳，脖子隨着縮了縮，又把眼睛閉上。可是兩隻光腳無論如何也禁不起冰涼，他曲着變腿，直磨擦着脚鴨子。

隔壁大酒缸那邊的土墻上，本來有座煤火爐，所殘餘的那點煖氣早被寒風給吹散了。有時候還能聽見三兩隻老鼠在屋樑上吱吱地叫。

傻子翻了個身，嘴裡嘟囔着

「噴他媽的，要勁——」

外面是子夜的天，一輪光明的月掛在半空，地面上照得通亮。只有那破內窗的報紙，讓西北風吹得刷刷地響，從內窗縫可以看到街外是一片靜寂的景象。他睜開眼，躺在土炕上慢慢揣測着時光，大約該是換班的時候了，漸漸可以遠遠地聽到二更的梆聲慢慢地敲打着。

街巷裡，明亮的月照耀着，那幾株枯乾的槐樹　擺弄着枝幹，順着風向動搖起來。

路燈的光亮顯得有些淡黃了

一個更夫從街巷口拐過來，他正敲打着懷裡的木梆，聲音顯得很沉重，等到走過了半條街，他把那根木棒夾在懷裡，隨手從那件破襖裡掏出一個小瓶來，他先停住了腳步，用那抖顫的手打開瓶塞，慢慢放在唇邊，仰着頭喝下去一口，一面用手撫摸着那發亮的白鬍子，然後從嘴裡吐出一口熱氣，接着又塞起那個小瓶來。

在他的頭上戴着一頂三塊瓜皮帽，身上是件舊布棉襖，外面還套着一件老羊皮的坎肩，走起步來顯着遲緩得很，兩隻腳邁着很短的步子，慢慢沿着街巷走下去。這些條街巷，他是非常熟習的了，不但能使他記憶得住這一帶的住戶，甚至於每個住戶的興衰，他都能說得清楚。

他抬起手來又敲着木梆。

「喂！老頭，還沒換班哪」

從一家住戶的門邊送出一聲招呼。

他敲着梆子，用眼往那邊望了望才說：

「快啦！怎沒到蹬廠裡去」

「別提啦！寧可凍死在這兒吧！」

「唉！」他停住了脚步搖了搖頭。

「你想想，我的腿，可禁不起鞭子抽呵！」

「喂！，你來口酒，也暖和點。」

他說着就掏出那個瓶子來，遞給躺臥在乾草堆裡的人。那人半揚着身子，用眼望了他好半天，然後用手接過來，很快地喝了一口就不再喝了。

「謝謝你還好心腸的人。」

他沒說出甚麼來，收起酒瓶，又邁開了脚步。

梆子的聲音，伴隨着他又穿進了另條巷口。

▲　▲

「傻子！要該你接下半夜啦！」

老更夫走回來，望着躺在炕上沈睡的傻子招呼着。一面在地上找些乾木塊，放到那個小鐵爐裡去，自己用洋火點起來，立刻屋裡就充滿了薰人頭疼的烟味，木塊被燒得必剝必剝地響着，他蹲在爐邊烤着手，那微小的火光照着他那副老臉，兩隻眼閉合起來。

傻子蹦嫌着得連打了幾個噴嚏。

老更夫用手撫揉着兩頰，那乾巴巴的手掌貼在臉上摩擦得直發響，他摘下那頂皮帽，又抓起一把乾樹枝扔到火爐裏去，一面用眼瞟了望傻子已經蹲在土炕上了。

「外面又刮上小風了。」

傻子說着從炕上跳下來，一面抓起一件號坎就往身上披，老更夫也脫下那件皮坎肩說：

「傻子，給你這個，總算又多一件。」

傻子戳着牙笑了笑，伸着一隻手也沒說甚麼。

老更夫掏出那個酒瓶搖晃了一下，

「你到算還有點兒造化，這回可留神別讓狗咬了腿。」

傻子把酒瓶接過來就都倒在嘴裡去。

「再要讓狗咬了腿，那可算是傻子了。」

老更夫又無語地慢慢靠近了土炕。

「三更，三更——」傻子自語着。

▲　▲

一天，外面的天空是灰陰着，傻子瞅着倒靜水的老二走了。

天色已經漸近黃昏，老更夫走進了隔壁的大酒缸　他掏出那個酒瓶遞給小夥計說：

「我們是外甥打燈籠，來個照舊吧！」

小夥計笑了笑，打好了酒就提過來。

「小子，好好幹吧，明兒回老家說個俊媳婦。」

老更夫兩眼盯住小夥計的臉

，小夥計剛把搭在桌上擱了一下，却被老更夫在他那微帶紅暈的臉蛋上摸了一下。

幾個酒客都哄地一聲笑了。

老更夫嘴裡嚼了一口辣椒，就慢慢喝起酒來。

「唉，人這一輩子都混個甚麼，也不就是圖個眼前歡。」

他說着就望了望左右的酒客，一面用手摸了摸胳膊，在兩個手腕上深印着一環疤痕，他漸漸沉默了。

「這一輩子啊！」他心裡叨唸着。

「大爺，咱們就賭這盤殘棋，誰輸誰就會賬。」

「唔！走着瞧吧！」

那邊有兩位酒客正擺着一盤棋，說着又不言語了。

老更夫手拿着酒瓶，心裡不知都想些甚麼，只是感覺那雙脚腕有些疼痠。

「他媽的，待人的玩意。一到陰天就搗蛋！」

正當他嚥下了一口酒的時候，傻子一步跳進來。

「又蹲在這兒，喝這苦水，外邊有人找你呢！」

「小子，我這一輩子是離不開這玩意啦！」

他說着就隨着傻子走出了大酒缸，剛出門來就看見老二坐在靜水車子旁邊望着他。

「老頭，那個胡同二號找你有點事。」

老二用手指了指說着。

「多半要來兩零錢花花。」

傻子居然也很聰明地猜測着說，老更夫對老二點了點頭，然後蹣跚地走下去，沒有走了幾步，忽然腰變了兩聲就停住了脚步，用手輕敲了幾下腰背。

「二號，又是二號！」

他心裡叨唸着，可是在他的腦子裏還記得很清楚，那是今年的今天二三月裡，在某個夜晚，他懷抱着木梆子沿着街巷敲打着，自已心裡有些發悶，爲甚麼年底下剩的幾個節錢，全輸給老二的牌九上呢？於是他拚命用力敲打起梆來，一面還想有了本錢一定要撈本，至少也得剩他幾個打酒喝，他不認輸這一口寃枉氣，可是到底也沒有個辦法。

當他走進了另一條胡同裏，忽地，一家街門突然打開了，在夜裡，路燈的光亮照得不甚清楚，他停住了脚呆呆地巡視着。好像有個人懷抱着一件東西，伸出脚來又退縮回去了。

「怎麼一回子事？」他有些懷疑着想。

這樣又過了幾分鐘的功夫，街路上依舊是靜寂。

他等待得沒有一點消息，於是又敲起梆子往下走。可是他並沒走了多遠，只是把梆子的聲音敲得輕些。然而那家街門又緩緩地打開了，一個人捧着那個東西已經走出來，而且在暗處看得清那個人恰正對向着他走過來，他忙閃身靠着一家牆壁的暗處，他注意地望着那個人漸漸過近了，尤其在那雙手上有個蒲包。現在他清醒了，他覺得還是怎麼回子事，他依舊靜靜地不動，兩眼望着那個人轉過拐角去。

「哦！有井！」

他不曉得爲甚麼使他驚醒，他很清楚地記得在拐角不遠的地方確實有口井，說不定會有甚麼事故發生，這樣不容他再思索甚麼就緊接着追跟下來，當他正拐過身子來的時候，那個人確已站在井邊，發覺後面有人驚駭地說

「不能，不能！」

他呆呆地望了一下，一面很快地就貼近了那人的身邊 。這時候 ，那人忙背過手去，似乎有些畏縮的樣子，嘴裏打着顫喃喃地說：

「誰！誰——」

好像有些氣喘了。在暗中他才看清是一個稀瘦的女人，瞪着一雙發着微光的眼睛，臉上的表情一點也看不清，只是她混身打着顫，那種被驚嚇的樣兒，實在有些異樣。

「妳要幹甚麼？」他猛然問了一聲。

那個女人先像要喊出聲來，後來却慢慢倒下身子去。

「黑夜裡搗甚麼鬼，不說話就帶妳走！」

「我，我沒——」

她說着就要拔腿跑開，老更夫一雙手就把她攔住。

「跑甚麼？」

那個女人忽然嗚咽起來，嘴裡喃喃地說：

「老大爺！我是招惹了誰呢？」

突地，有孩子的哭聲，從她背後發出來。

「妳把那個蒲包給我！」

女人忙雙跪在地上磕頭哀求着：

「善人哪！救救我吧！」

老更夫跳過去，伸手把地上那個蒲包抱在懷裡，俯下頭借着路旁的燈光看了看，一面用手在懷裡緊攏了攏說：

「還是一條活命哪！」

女人依舊跪在地上呆呆地望着他。

「爲甚麼要讓他死？」

「這不是甚麼體面的事，你做個好人，不要往下追問了——」女人說着就爬了起來。

老更夫沒有搭理她，隨着就脫下自己的單褂把那個蒲包圍攏起來說：

「孩子的娘呢？」

「怕也是昏過去了。」

老更夫稍微沉默了一會就對那個女人說：

「去妳的，造孽！」

他說着就把孩子貼在懷裡，拿起木梆子又敲下去。

「你把他抱到那兒去呢？」

女人在後面低聲地問，好像還緊跟了幾步。

老更夫頭也不回地往前走，女人忽然跑過來說：

「讓我再看看，我給你兩錢，你這好心腸人。」

老更夫猛地用拳頭推了女人肩頭一下說：

「我不希罕妳那臭錢！」

女人險些仰倒下去，驚奇的

忙收住脚步呆立在那裡。

老更夫手裡敲着木梆，嘴裡叨唸着：

「你這小鬼，還能活嗎？那口井不容你看到甚麼，就把你的命給要回去。你該死，該死，罪孽！」

「又有甚麼事呢？」

老更夫今天聽說。那條胡同的二號找他，自己心裡思索着，慢慢已走到二號的門邊。

那個女人早站在門前，像是等候着他。

「你來得好！」

女人說着就進內裡去，老更夫也跟着抬起了脚步。

「你看，孩子的娘已經快要不成了。」女人停住脚步說：

「誰？孩子的娘？」

「嗯！」女人眼裡淌着淚點頭說：「怕就是今夜的事了找你幫着守夜，倘若有個好歹，我也能分個身。」

老更夫望了望那邊亮着燈的屋子，他也有些冷靜了。

屋子裡，靠着一個角落裡有兩三個木箱，已往打開來，亂堆着一些衣服，一張鐵床邊有盞棉燈放在茶几上，從那盞燈射出來的光芒，正照着床上的一個年青女人的臉，床上緊蓋着厚厚的被褥，旁着門邊有個煤爐吐着盛旺的火焰，只有那個水壺嘗讓蒸汽動盪着，其餘除去一些藥水的氣氛外，再有就是一些凌亂的傢俱了。

他仔細望着那副女人的臉，這個女人，年紀也就是二十左右，烏黑的頭髮散披在高高的枕頭上，削瘦的臉上，兩隻深陷的眼窩，把鼻樑弄得顯着高聳了，兩個顴骨直溜下去，露着皮包骨的雙腮，那張嘴微啓着乾裂的雙唇，她閉着雙眼像是昏迷過去了。

老更夫看了看隨着從外走進來的那個女人，自己搬過一個小木凳，慢慢地坐下去。

「你看，讓我可怎麼好？」

老更夫也不知回答些甚麼，只用手撫摸着雙頰。

床上的病人躺在那裡很沉靜

「今兒白晌已經昏了兩回，該預備的都算齊了。唉！往後的日子，眞——」

那個老女人一面說着，一面走迎床，整理了一下被褥，又彎下身去聽了聽病人的呼吸。

「不成了，不成了。」

她說着就搖擺着手，很快地跑到門邊，可是又停住脚步，慢慢又落在一個床舖邊無力地坐下去。

「直到如今，她還夢想着那個孩子呢。」

老更夫低着頭斜望着床上的病人，病人先是微微地動了幾下嘴唇，好像要說些甚麼，可是已經沒有聲音了。

街外已經響起了初更梆聲。

老更夫咳嗽了幾聲，吐出來一口痰說：

「傻子，今天可得値整夜的班了。」

床上的病人好像從夢幻中清醒過來，睜開兩隻無神的眼，呆呆地望着屋頂，從棉被裡伸出一雙枯瘦的手，在空中搖了幾搖，隨着停住不動，沒有多久氣喘地咳嗽起來，嘴裡有口痰總是欲嚥吐，接着兩頰顯出紅暈來。

女人忙跑過去用個小碗去接痰，病人盡力地吐出來，又呻吟着嗚咽了。

老更夫慢慢站起身來，在屋裡走來走去。

「我的孩子，我的——」

病人忽然發出一種微弱的語調。

「妳——」女人俯着身輕輕拍着病人的手間：「又想要啊？」

「孩子——孩——子。」

病人閃閃眼，兩隻眼角擠出幾滴淚水。

「妳醒醒，抱走孩子的人來啦。」

病人先是沉靜着，過會忽要仰起頭來，可是又無力地躺了下去，慢慢地說着：

「來了嗎？那個人——」

在老更夫還沒聽淸病人嘴裡說完話的當兒，那個女人一閃身就用手一指說：

「妳沉下心，妳看，就是他。」

病人在亮處去望站在暗處的老更夫有些模糊了。

「我看不見哪！」

病人這樣失望地說着，可是她仍舊用眼去巡索着。

老更夫顫抖着身子走近到床邊。

「哦！是你？」病人用力地睜着眼說：「孩子呢？」

「你別寃我。」

「不能，我送到一個有錢人家裡去了。」

「呵！」病人沉思了一會說

「我想看看。」

「妳放心吧！早晚會看得着的。」

老更夫說着就坐在床邊的木椅上。

「早晚會看得着的。」病人嘴裡一個字一個字的吐說着。

夜深了，窗外飄飄着鵝毛似地雪片，只有那微風搖撼着，幾片雪打在玻璃窗上，砂砂地響着，却又靜悄悄地在玻璃窗上融化了。

老更夫手裡捧着一杯熱水慢慢噴嚥着。

病人已經不能入睡了，兩眼閃亮着像是思索甚麼。

屋裡有座鬧鐘滴達地敲着。

「你爲甚麼讓孩子還活下去呢？」

老更夫的臉上有些痙攣的動作。

「爲甚麼不讓他活呢？」

「你沒想到，將來有一天，孩子成了人，他會有多少苦惱呢？他究竟是個私生子呵！」

老更夫把茶碗放在茶几上說

「小姐，您想得太多啦。」

病人把眼緊閉一閉，慢慢又把話繼續下去。

「我眞恨哪！我生到這個人間裡，就嚐到一種常人沒享受過的滋味，我活着被人恥笑，就是死，也沒有人會原諒我。可是他

們偏給我受教育，讓我能自己活下去。

「我呢？有時候很懷疑，人世裡有這麼多的花樣，都是個人，卻又有不同的命運。都是有一樣的生命，卻又不能一樣地安全活下去。沒有時候，他們恐怕我自己曉得是個不名譽的私生子，他們竭力鼓勵我去努力創造新的生路。

「然而，我很不幸，這個神祕的謎，早就被我發現了。我可以告訴你，那時候，我很想了結我的生命！我不能接受那虛偽的慈善，我認爲那是恥辱，他們造下了罪孽，最後禁不起良心的譴責，而要求得一點寬恕。

「不過，他們的善意，的確是暫時就不見了。但是我忽然打定了心，我不能死，我要利用他們，向這個人世來報復。我有希望，我有快樂，我更有計劃。我不能逃出那些厭惜我的人的圈子去，我總想，爲實現我的希望，我不得不把自己的苦痛給掩蔽了。」

病人說到這裡，伸手在茶几上拿起一支玻璃杯，老更夫彎着腰，接過來給斟上一杯熱水，她稍微喝了兩口就放下了，一邊用手在胸前揉了幾下。

「想起來，眞是上天給我造了個機會。我終於遇上了一個人，這個人竟會沒用甚麼力量就被我抓住了。天哪！那時候，我說不盡地愉快，我一定要纏絡住他，不允許他識破我的祕密。爲了我的希望，我一定要毀掉他，唯有這樣才可以給嘲諷我的人一個報復，我想我是勝利了。」

老更夫雙手用力撫摸着手腕。

「於是——」病人慢慢轉過來頭說：「他跟我說『爲了愛，我們爲妳犧牲了一切。』但是我並沒有理會他的話，不管甚麼感誘也擊不動我的心，因爲我很清楚地看見，我們中間早已就深深埋了一條鴻溝，終究是不能打在一起的。這樣在我總以爲我堅定了心，要完成我一生的宿願，即或犧牲了這個肉皮囊，我也無所顧惜了。」

「孩子！」那邊臥躺的女人喃喃着：「話講得太多啦！」

病人好像沒有理會她，只用一條手絹擦了擦嘴角。

「小姐，您說的話很不錯呵！」老更夫這時候插進了一句。

「可是我最担心的終久我不能隱瞞了他，那麼豈不是我要通盤失敗了嗎？不，我設法使他隔絕一些曉得我的人群，我倆去過着甜蜜的生活。天哪！直到那時候，我才有些呆痴了，我並沒有多想過如何去實行我的計劃，甚至于我對那個天眞的孩子，也有些迷戀了。

「在那個時候，我眞昏迷了，我忘掉了我的計劃。我丟失了我的希望，我的心已經被他征服了，我已經是把自己整個獻給了他，好像我對於他只有愛的義務了。你看，當我不在他的身旁，我就像孤鴉無主似地不安了，然而每逢我見了他的時候，我也不曉得爲甚麼，只覺得失去他，我就不能獨立地活下去了。」

病人把話停住了會，用手抹去了眼角的淚水，接着望見老更夫臉上的一雙睜大的眼。

「還是把他說下去吧！這樣，我就好像一葉失了舵的扁舟，行駛在那汪洋的海水裡，任隨着風波而飄流了。可是他却變成了划手，擺弄着我只有順着他而生活了。天哪！我就是那樣輕易地把自己獻給了他，甚至好像沒有一點疑慮地屈服了他。然而當我有些清醒的時候，我發覺了我太恥于做人了。

「我居然懇摯地把我的身世告訴他，我說「我是一個私生子，我是一個下人生的孩子，我沒有見過親生的父親，然而我相信我的一切都是純潔。」他呢？他很勇敢地向我表示，他不會顧及那些世俗的輿論，而永遠愛護我。天哪！我昏了！我快活得向他落下那感激的熱淚。不，與其說是感激他，反不如說像一隻野狗向人乖憐了！

「我這樣過着，漸漸使我担憂着將來的日子，有時候，他向我講些人質的問題，他說『優秀的人類是含着優秀的種子』。他的話也就是說人的貴賤，就看他們配合的人。這句話也許說得不經意，可是却驚動我有點神經過敏了，我恐慌得不知怎樣好，甚至我連連地問他是否有些厭憎我，而他呢？只是微笑地搖頭沒說出甚麼來，我的心漸漸不安了。

「此後的日子，實在使我難過得很，的確，他對我有些疏淡了。我難過的是怕他有一天撇了我，而我更悔恨，恨的是我爲甚麼這樣無恥地出賣了自己的靈魂。人多半都是這樣，在昏迷的時候，甚麼都看不清，等到醒過來的時候，就只剩下了悔恨。

「你聽厭煩了嗎？我的話已經快要完了。」

病人又要了一點熱水喝，又濕潤那灰暗的雙唇。

「我實在無法相信他的話是眞？是假？我該怎麼好呢？每天我總是想以後的日子，我不能這樣不安地活下去。終於我鼓起最大勇氣向他要求結婚，因爲我必須要抓住他，不然我實在是完全失敗了。我向他說『讓我們活在一起吧』！你不知道，我說的時心裡有些難過，可是他却遲遲地向我說『我們不是已經活在一起嗎』？天哪！我昏過去了。」

「罪孽！罪孽！」老更夫緊握着雙手直叨唸：

「現在我還可以說給你，在我生了孩子的半月後，他居然會來看我，雖然他那副神氣很使人傷心。他先是問候，之後他追問着孩子，我很偏得再等他的話了。之後，他放下一些錢就預備走，我忙把他喚住『我們算是怎麼一回事呢』？他只說『我說在我總對得起妳』就走了。

「我恨我太傻了，我爲甚麼要向他哀求？難道有幾個錢就能出賣一個人的靈魂嗎？之後的日子，我就倒臥在床上病了。每天給我熬水吃，給我稀粥喝，不過

家庭看護一問一答（五）

問：在什麼時間來哺喂嬰兒最合適呢？

答：在一天之內的時間裡哺喂嬰兒最合適的就是要每次哺喂乳汁的時候要有一定，而每日喂乳汁的時間也要相同，不可因爲嬰兒的啼哭不安和吵亂而即行哺喂他，乳汁總要時時刻刻的保持着一定的標準，不可隨意的來更改。嬰兒哺食乳汁的時間，更要借此而養成嬰兒良好習慣，普通所通行的嬰兒每次哺乳相隔的時間多少是沒有一定的，聽着嬰兒身體的強弱，身體重量的多少而歸定體格，強健而能够標準的嬰兒是每隔四小時哺乳一次，在夜間也是要這樣實行，有的時候也有人主張每隔三小時給嬰兒哺乳一次，這種情形多半是因爲嬰兒的身體重量不增加，或是母親的乳量不够，而嬰兒等不到隔四小時再行哺乳，或是嬰兒的母親，爲了給嬰兒相隔四小時哺乳一次，間隔的時間過長而感到不安，故此強實行每隔三小時一次哺乳的制度。還有的時候是嬰不足三小時即要給嬰兒哺乳一次的，像那種早產的嬰兒（即不够月而生產出來的嬰兒）和身體極虛弱的嬰兒是每隔二小時就要哺喂乳汁一次，不分日夜一定的按着時間而哺喂嬰兒。

問：哺喂嬰兒乳汁以前應要注意一些什麼事呢？

答：哺喂嬰兒乳汁以前最好要有預備，看着嬰兒的鼻孔通氣不通，褯子濕不濕，要換好乾褯子，嬰兒若是在睡着必須要將他拍醒，用硼酸水先洗淨乳頭若是嬰兒的母親患着傷風時，須要用紗布做一口罩帶上，免得傳染上嬰兒，在未哺乳汁之先是要將嬰兒抱起來吃，抱嬰兒的姿勢和位置對於嬰兒與母親的兩方面，都要合宜而舒適，母[illegible]好坐起來抱着嬰兒，使嬰兒的頭靠在母親的胳臂上，臂部靠在母親的腿上，使嬰兒的全身都要有依靠的地方，這樣一直等嬰兒吃完一乳再吃另一乳。

問：若是有嬰兒哺乳的母親她的乳汁不够飽足嬰兒的食慾時，對於母親的自身應怎樣處理？

答：有了嬰兒哺乳的母親若是一旦發現了自己的汁乳不够飽足嬰兒的食慾時，先要自己檢查一下自己近日以來的精神方面是不是常常的在憂慮中，或是有了他種擾亂的情感，在自己的身體方面也要仔細的查看，是不是近日的工作太多時常勞累，每天睡眠的時間足不足，還是有失眠或是缺少睡眠的時間呢？並在自己的飲食方面應當豐富，每天都要進入到身體裡有六〇到八〇的液體，若是每天給嬰兒哺乳是相隔四小時的，自現在起要縮短相隔的距離而每天的哺乳時間是隔三小時一次，在每次哺乳的時候，要先將一個乳內的乳汁被吸吮空了之後，再讓嬰兒起始吸吮另一乳房。若接着以上的種種方法來處理母親自己的身體一下慢慢的是可能使母親自己的乳汁增加起來。

問：哺喂嬰兒乳汁時，所需用的時間，應當是多麼長久？

答：普通的嬰兒哺喂他乳汁時，自十五分鐘至二十分鐘即可吸足，其所需的乳量，在嬰兒吸吮乳汁的最初五分鐘內大約可吸取乳房內乳汁的四分之三，或至少吸取乳房內乳汁的二分之一，若是嬰兒的每次哺乳時

那些東西對我都沒有甚麼用，我自己會好起來。我絕不會死；我更沒想到死。你也不用伴我坐夜，現在我還有希望，爲了這個希望我不能死！」

老更夫站起身來注視着她那鼎蒼白的臉。

「今天把你找來，不是要你看着我這麼平安死去，我是要你還給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要我自己醫，我要把我的遭遇告給這後一代的人，要他曉得我是無恥地降服了。他不能像我這樣無聲無臭地生來，又這麼悄悄地死去。他必須要有一條生路是他自己創出來的。」

病人說着就轉側過去她的頭，慢慢地閉上了眼。

老更夫這時候不曉得爲甚麼週身痙攣起來。

「對！」

病人像是被驚嚇了。她睜開眼望着老更夫，同時她感覺一隻手背上已經落上幾滴熱淚。

「爲甚麼哭？你爲我傷心嗎？」

「不，不！五年前，我在獄裡也是——想——「

老更夫伸出那雙粗壯的胳膊，兩個手腕上留着深寬的創痕，病人呆呆地望着他。

「小姐！告訴您，」老更夫的嗓子有些宏亮地說：「我也是沒見過父親的人，我念過幾天書，我做工，跑碼頭，做賊，我還殺過一個盛氣凌人的人，沒把他弄死，我就住了十年的監獄，我恨那看守，差點被我用木棒子把他打死，他們又給我續了十年。如今，年紀老了，甚麼心腸都沒有了。方才您說的，像我們這樣的人，要爲後代的人去找活路，我也這麼想過。您的孩子，我原該讓他活，不過我又讓他送錯了地方，我一定要把他找回來，平平安安地送給您，小姐那樣地方終究不是他能待的地方呵！」

病人的臉上好像掛上了一些笑容，她慢慢地說：

「那麼我現在應該謝謝你，你是保全了我的孩子的活命，尤其你還給我留下那點生存的希望！」

老更夫揉了揉那雙鬆軟的眼皮，緩緩地移動了腳步，當他打開了屋門的時候，一陣風雪直撲到他的臉上來，他感覺到一些寒冷的氣息，不由得連着咳嗽了兩聲說：

「哦！原來外面的雪下得這麼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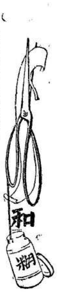
「來！我給你開門，慢慢地走吧！」

老女人在旁邊跟隨着說了這麼一句，又從衣兜裡掏出兩張鈔票來說：

「讓你受累，拿着這個打點酒喝吧！」

老更夫也沒接錢，心裡也不知想些甚麼，低下頭走着。

街外飛揚着風雪，四更梆子敲得挺響。



▲某君三十許體健品貌端正大學畢業優職徵二十許體健貌美處女爲婚須性溫能持家工女紅願者請述略況附近照函……

北京華北新報七月八日

× ×

▲屯溪的街上所要取締的是一群妨害風化的妓女，她們帶着一身的花柳病從一個黑暗而齷齪的地方，走到這邊來，無恥的抹着濃厚的脂粉，穿着三角褲在街上徬徨。」上海中報副刊中流，蘇伽尼：「憶屯溪」。

六月廿三日

× ×

▲現在南京既爲首善之區，名士美人，自然更少不了，流連廟上者，徜徉湖濱者，甚之在螺獅亮似的白鷺洲畔品芳者，同坐三輪車招搖過市者，辦事署內無事可辦，男幹事女幹事「晤言一室」「取諸懷抱」，「放浪形骸」者，此中多美人名士。

▲畢竟大腹賈的腦筋靈敏，竟會把美人名士，利用到「生意經」上。「名士揭幕」「美人剪綵」於是盛況空前，生意興隆。

民國日報「橡皮」

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 ×

▲「雜誌」七月號蘇靑氏作的「男人煩惱」中開首有一段値得注視的報道，且看我抄來：

「『女人變男人身上的最小的一部份』，說這句話的是女人中被叫做女作家的」

早已有人說過，今年是文壇上的女作家縱橫年，亦有人說是女英雌縱橫年，證之於這位女作家的敢大膽赤裸，直率爽快到道人所不敢道的地步，我們試餽以文壇女英雌的雅號，當不爲過吧？

民國日報七月二十五日

× ×

▲相傳曾國藩在南京，因遊河徵妓，忍俊不禁，竟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之尊，公然在任納妾，而且所納的就是秦淮歌妓。更有一說：謂出於水師提督彭玉麟獻的貢獻，秘密送進督署，以供大帥娛樂。後來曾氏的歐陽夫人，微有所聞，爲酸素作用，特地從湘鄉趕來，擬興師問罪；將到南京的前夕，國藩遣妾從督署後門出去，藉以寧人息事。查檢曾氏日記裡，某日有『季弟（指國荃）代余買一婢，在座船之旁，因往一看；體貌頗粗，特近痴肥』云云一條，右說殊非事實，或者不爲無因。

上海中報「中流」六月八日

× ×

▲唐宜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遣人執之，截其耳鼻，剝其陰皮，附駙馬面上。並截其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吏共觀之。

申報「中流」六月八日

× ×

▲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別廳婦女，風髻色目有稍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又倒懸一婦人，以石縋其髮，使証與長安尉房恆姦，經三日不承。婦人曰：「侍郎如此苦毒，兒死必訴於冥司，若配入宮，必申於主上，終不相放。」旭慚懼，乃捨之。

申報「中流」六月八日

月經期的衛生常識

『貝雲』

月經俗稱叫做癸水，是女子生殖器官成熟後所有的現象。普通在四星期來一次。顏色大多暗赤而呈凝結性。當月經流出的時候，因爲與子宮的頸部的粘液混合，所以畧帶有特異的臭氣味。在行經時期內，身體的各種機能，都比較減退，偶一不愼，就會有生疾病的危險。所以婦女月經間中的衛生，是應該注意的。現在把幾項關於月經間的衛生常識，簡單的寫在下面：

1應當注意淸潔：婦女們往往在行經的時候，無論怎麼樣的穢垢也不加以洗滌，一定要等到經行完了的時候才能見水，殊不知當月經來的時候，雖然不必像平時的洗滌，但是要用溫和的淨水稍稍的洗拭外部是沒有防碍的。像一般患赤白帶。有大多是不淸潔的原故所致的其外像月經帶，也應當常常的滌洗，以免得有微生菌寄生在上面，而罹致疾病。

2應當注意飲食：在行經期間，對於飲食方面，應該選擇淸淡而富於滋養的食物：對於油膩的東西頂好不吃，尤其是關於有刺激性的食物，更不要吃。

3應當避免風寒：在月經期內，因爲本身的抵抗力薄弱了，所以很容易被風寒所侵襲：並且由此更可以引起種種的子宮病。對於這是不可以不注意的。

4應當使精神愉快：當女子在行經間內，每之性情要稍稍改變的：很容易發怒和煩惱，假若要是任性的去做，而不稍加節制，很容易引起肝鬱等等的疾病。在經間內，最好是不要爲外界的刺激或銷雜的事情所煩惱而動怒，在精神方面，要竭力去尋求快樂，使思想樂觀，不要過事傷悲，以致七情感動，而有影響於月經。

5應當安靜：在行經時候，身體各部的機能，較比平時都要衰弱，所以對於一切過於費力或勞累的舉動，最好要較比平日少做，況且運動遊戲也不可以過度，但是終以不感覺疲勞爲適度。

以上所說的幾種，都是十分簡單而容易做的，若是每次能照着去做，這樣養成了習慣，對於身體的的健康是很有補益的。

間皆要在二十分鐘以上時，大概都是因爲乳房內的乳汁量的供給不足以應合嬰兒的需要，而不夠嬰兒的飽足。

問：若是嬰兒的母親因了種種原因，不能自己哺喂嬰兒乳汁時，可不可給嬰兒僱用奶媽呢？

答：嬰兒的母親有不能哺喂嬰兒乳汁的原因而欲要給嬰兒僱用奶媽時是可以的，因爲人類的乳汁是比各種的乳汁更適合於嬰兒的生長，但是有幾種情形，是在未僱用一個奶媽以前而需要注意到的；奶媽身體健康的詳細檢查，在未僱用奶媽之先須要將奶媽帶到設備完全的醫院裡請醫生爲她檢查身體，確證實奶媽的身體健全而沒有幾種可怕的疾病，像結核病，花柳病，砂眼……等等，奶媽的乳汁檢查也很合格時，我們也要注意奶媽的奶量的多少是否適合於自己的嬰兒，她的嬰兒月數的大小須要與自己的嬰兒月數相等不可相差太遠。還有對於奶媽的品性，像貌，和知識的程度也要稍稍加以留心考查，在各方面，我們都認爲奶媽合格時可以先僱用奶媽到家庭裡，教導她種種的環境衛生習慣和管理嬰兒的方法，一方面我們也要注意她自己的飲食，這樣的訓練好以後，便將嬰兒讓她來哺喂乳汁，但是最後我們不要忘了觀查一下奶媽自己的嬰兒身體是否是健壯而無疾病。

端錦

編輯後記

「晏和我」特輯在各作者懇誠的協助下，捧獻於讀者之前了。

× × ×

戲劇家陳綿博士對他歸適異國的法國太太，纏綿敬愛之情，活躍於紙上。

× × ×

以「中國通」名振遐邇的日本作家村上知行氏底文章裡，對他的中國太太，抒寫着機智的鍾愛之情，在平凡的家庭生活中發掘着瑰麗的珠玉之光。

× × ×

吳鐵氏爲他底日本太太描了一幅素描。畫家始終不會忘了他底本色，把文字也當了畫炭。

× × ×

如果以上「三對戀人兒」是「異國情調」，那末，其餘的執筆者則都是「鄉土色彩」。或淳厚，或幽默，或樸素，或輕鬆，都各具有值得讀者吟味的特點。

× × ×

十月號擬刊的是「母親的面影」特輯，執筆者有錢稻孫，趙今吾，龔淑芳，傅芸楣，羅菱，楊鮑，東方聞諸氏。

× × ×

「我的奮鬥」徵文，採用了兩篇，文字都不見得很好，因爲我們並不單在文字上着想的。但也由此感到目前一般人對文字修養（且不說其他）太出人理想了，尤其是女性投稿者數量之少和文字之欠通順，有時雖勉强想用，也實在叫人爲難。

× × ×

爲此，我們還用這個題目繼續徵文，十月號，還有徵文揭曉，乞注意。

× × ×

十月號除了「母親的面影」外，還有一個「美容」特輯。

× × ×

．乂霄雀是法國對女性解放的先驅，又是那時浪漫主義的小說家，下期世界女性文藝介紹，有她底小說「侯爵夫人」。

封面說明

這些穿紗婦裝的南國美人，是菲律賓之家的構成分子。菲律賓，向來是詩似的美麗的國土，地理上的「得天獨厚」，生長在那裡的女子也自然有一種天賦的美態，活潑和健朗的風韻。

婦女雜誌定價表

價目	冊數
每月一冊	五　元
預定半年	[illegible]十　元
全年十二冊	[illegible]　元

郵費在內 直接向本社訂閱



華北唯一百貨大市場

中原公司

秋貨備齊，即請選購

理髮部：特聘名師，保您滿意

西餐部：備有冷食，味美適口

總店 天津第一區旭街

支店 天津第一區廿六號路

分店 北京王府井大街

鼠瘡瘰癧丸

本號獨創政府發給一九號執照專治男女一切鼠瘡瘰癧未破即消化已破爛大症流膿流水憑藥力服下長收平

惟藥質與衆不同吃時使白水溶解泡開方可服下每打十二盒壹百元病根深重雙加料每打十二盒一百五十元函購郵費兩元姚鑫森大夫是專門診治鼠瘡瘰癧破爛生管大症津地有保好後收欵

小兒開口金丹

此丹官府註册天下馳名凡落草小兒在三個時辰內未吃乳食以前服用保他前後心處當時准能發見紅點以透出紅點爲度胎毒解矣日後花疹抽瘋瘡癤腫爛毒症不生如大人逛過花柳落草小兒服用更良每付廿元函購郵費貳元開設天津東門南路西胡同

鑫森藥房

姚氏創製本廣告臨時登載請君剪下留傳親友代售處北京前外五牌樓恒元隆保定城內西街春和慶石門朝陽路春和堂唐山市榮華順徐州公安街張魁子青島金星藥房濰縣聚成益濟南三大馬路大同志烟台中美藥房惠民縣恒春堂張家口橋東寶善街忠記藥房長安街宋記山西大同城內西街一德堂北街福興恒汾陽健身藥房山東鄒縣西門外神光醫院

婦女肚子疼

甘露膏

甘露膏是本堂秘方與市井之藥名雖同而藥方與配製法大不相同效力如何請各界試用專治經血未來以前肚子疼經血來時因受寒生氣以致經閉不通肚子疼經血到期不來肚子疼產後惡露不淨白帶子宮冷久不受孕肚子疼一貼痛疼立止準保經血調順永不再犯一試便知每貼拾元

半身不遂 麻木寒腿

回生大造丸

專治男婦初得久患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語不清四肢麻木腰背酸疼腿酸腳軟行走困難如拌蒜下癱不能起床等症不拘多重服此丸一付即能見效輕者一打准保全愈此丸妙在服後二點鐘病手病腳即覺麻發自己跳動乃係虎脛骨等舒筋活血祛風之効力一試便知每付四元每打四十元外埠函購或用郵局代收貨價亦可能使主顧先見藥後付欵如您親身臨敝堂購買一樣來函請直接天津南門內

體仁堂

天津南門內分店北京前外鮮魚口豆腐巷代售處濟南大同好來屋天津勸業場厚德堂滄州文華齋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一日出版
每月一日出版 每冊定價五元 外埠另加郵費
編輯人 武德報社 韓龍光
發行印刷 武德報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電話(五)二九三一號
總經售 華北 …… 北京

兒童發育良好到長始能健康



個人的健康與否，由幼年時代就應當立下基礎，幼年發育良好的孩子，將來必定健康聰明，做事有魄力；發育不好的孩子，一定身體瘦弱，愚笨，做事畏難苟安，這樣，不獨個人失掉幸福，就是國家亦要受到影響。

想要兒童將來得到良好的結果，那麽對于兒童的發育，則不得不注意。要時時查驗他的發育情況，同時常給他强劾福樂片服用，强劾福樂片是高單位維他命B2結晶體製劑，主治維他命B2缺乏，發育不全，腺病，結核病，貧血，疲勞，肋膜炎，及皮膚疾患，更能預防傳染性疾病，都有特別功効。

天津市五區西錦路
若素製約公司
最新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强劾福樂片

9465 / 34383